超人

〔美〕马丁.H.格林伯格 编

北京出版社

超　　人

序　曲

戴维·吉本斯

遥远的冥王星以外，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一颗闪闪发光似宝石的星球，从广阔的太空滚滚而来。它收集着恒星的光芒，复而散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这颗宝石带着宇宙的潮汐而来，永远地折射着宇宙的光辉，目睹和记录着永恒。

无尽的灾害分裂着，熔合着它那亚原子空间；数不清的帝国在它的晶体疆域中兴衰。无数的幻影出没于它那镜子般的微观世界中。

它是一颗宝石，但又远远超出一颗宝石。

它比地球上最大的钻石还大。无穷的知识和无尽的可能性都编录在它那深不可测的空间中。人类怎样来看待这颗宝石的价值呢？在它的轨道上，偶然截住它的人会从它那儿得到何种财富？从它那里看到的太阳只不过是一个寒冷而遥远的亮点,对于这样一颗宝石,人类要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占有它呢？

超人像一道彩虹般的流星冲离群星，向太阳的方向射来。那颗宝石反射着他的缩影迎面而来。他身着蓝红色的衣服，强健的肩膀上披着一件长长的红披风，宽阔的胸前戴着一枚 S 形的徽章。

他是一个人，但又远远超出一个人。

他放慢了速度，小心地沿着宝石的轨道飞行着。他伸出有力的手臂，拿到那颗映着自己面孔的宝石，用手指擦了擦宝石的水晶面，然后就像怕碰碎了鸡蛋壳似的小心翼翼地拿起这块冰冷的石头，皱着眉头翻看着。

他那双无所不见的湛蓝的眼睛，清澈得就像碧蓝的夏空，眼光敏锐而深入，每一眨都充满智慧，都仿佛能看透另一个世界。在无数星光的照耀下，各种可能的世界像万花筒般呈现在他的眼前：那些即将存在的世界，那些已经存在的世界，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世界。

他翻转着这颗宝石。

超人的面具之谜

威尔·默里

克拉克·肯待所能记忆起来的，就是他被抛到了废墟中。

意大利的庞培、柬埔寨的吴哥窟、马雅的蒂卡尔、布列塔尼摇摇欲坠的塔、古代印加要塞首都马丘比丘、安第斯山上阶梯式的高高的堡垒、被毁坏的圆形罗马竞技场、还有那些被石壁挡住的歌，一切都萦绕在他的心头。

克拉克·肯特很久才明白，他并不属于这个地球，而是一个被抛进星海而漂泊的孤儿。废墟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克拉克·肯特的心。

今天，在爱琴海火辣辣的阳光下，咸涩的空气中飘着刺鼻的柠檬树的香气。克拉克·肯特倾听着雅典卫城那沉默的歌。

这是一首悲伤的歌，由亡者所做，由幽灵所歌。听者是一个文明世界的唯一幸存者。那个文明世界比古希腊还大，比亚瑟王宫廷卡默洛特更不为人所知，比里昂乃斯更神秘。

然而，在宇宙中没有别的废墟会令人想起被毁灭的氪星。那还是在克拉克·肯特是个婴儿时，他那时叫卡尔一埃尔，一场大爆炸毁灭了氪星，只留下漂浮在宇宙中有毒的发热的岩石，以及一个扁扇形的巨大空间，它属于一个遥远的星系。

有时，克拉克·肯特用那双能穿越星空的眼睛向那个空间望去，只是为了体验一种奇怪而又无奈的痛苦。

坍塌的帕台农神庙高高地位于一座山上，从那儿可以俯瞰当代辉煌的雅典城。克拉克·肯特凝视着这片废墟，感到又有一股熟悉的疼痛袭上心头。他想知道当他注视着那些已风化的遗迹时，该怎样去体验现代的希腊。悲伤？愤怒？胜利？或许……

“克拉克！”

肯特伸出手，假装扶了扶眼镜，实际上他是在掩饰自己那愁苦的表情。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他转过身来。

西奥多拉·米塔克丝爬上山来，她那乌黑的长发随风飘动着。她穿着一件手织布的白衬衫，黝黑的双肩露在外面，显示着女性的无限魅力。

“克拉克，大家都在等着呢！你被什么事耽搁了？”

“只不过感受一下历史。”他解释道。

“旅行团要去探索苏格拉底山洞。”

“我马上就来。”克拉克允诺道。

她仔细地看了看他，他那两道浓眉紧锁着。

“你没事吧？”她问，“你脸色不好。不过你们美国人总是看上去像个幽灵，或是像个煮熟的龙虾。”

克拉克双手背在身后说：“没事，我当然挺好。真的没事儿。只不过，比起山洞，我更喜欢显露在外面的历史遗迹。”

“你肯定没事？那好吧。”

他勉强笑了笑，说：“我肯定。”

“好吧。”西奥多拉慢慢地说：“不过别呆得太久，不然，你就找不到我们了。那山洞就像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牛怪。）的迷宫。”

西奥多拉提着她那条深色的裙子，躲闪着一堆堆荨麻，向山下走去。

克拉克望着她下山后，又转过身来，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类的幽灵们交换着心曲。而实际上，依照克拉克在宇宙中的权力，他本来永远都不该知道人类的过去。

当他用那像X光般有穿透力的目光探索着废墟的地面时，他想，在氪星毁灭之前，星体的表面是不是也有许多废墟呢？

透过几层满是昆虫的土地，在坚硬的地表下，他发现了一枚古代手工铸造的硬币，上面铸着希腊的三蛇女神之一；一面已经被腐蚀了的铜制手镜；一些陶瓷碎片；还有其它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手工制品。肯特想，这也许对未来的考古学家有用处，而对他都没有用。他只不过是正在度假的美国旅行者之一，所不同的是，他身穿长袖上衣和长裤，脖子上也没有挂相机，并且他还会讲希腊语——纯正希腊语和通俗希腊语，而且流利得令人难以相信。

肯特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转过身，不再搜寻那片废墟。

他停下脚步，侧耳倾听，那声音很远，人类的耳朵是听不到的。而他却能接收到，甚至比那只正在做巢的鸟还要灵，那只鸟停顿了几秒后，不知所措地从远方那棵橄榄树上飞上天空。一只狗汪汪地叫起来，招来更多的狗叫声。

从他的鞋底，他感到刚刚开始的震动，这初起的震动警告地球上敏感的动物，一场大的地震就要在这片土地上爆发了。

克拉克·肯特正在度假，但超人却时刻没有放松警惕。肯特在一个断裂的多利斯式柱子后迅速俯下身，解开衣服，露出了超人那枚在天蓝色的底色下的金色与大红色相间的徽章。

穿着红色鞋子的超人拔地面起，脚下的尘土四处飞扬。在他刚才站立的地方形成的尘柱粉碎了，与数百年前的尘埃汇合在一起。

超人红色的披风呼呼啦啦地随风飘动，超人就像一艘火红色的帆船，射向天空。到达飞行的最高点，他弓起背，卷着身，打着滚，就像跳水运动员那样向地面冲去。

在下面，大地轰鸣着，颤动着，受惊的昆虫都聚集到天空，更加敏感的鸟在空中飞着。雅典的四周到处可以看到破碎的窗户，以及从窗台上摔下来的花盆。

飞翔在城市的上空，超人看到狂躁不安的人们冲到大街上，神情呆滞、忧郁。

超人深吸一口气，用标准的希腊语向地面上的人们呼喊着，让他们不用担心。最后又告诉他们几句注意安全的话：不要惊慌，呆到屋外，远离那些有可能掉下破碎玻璃和石块的建筑物。

人们抬起紧张的面孔向空中望去，看到了超人便欢呼起来，表情也轻松了。

可是一个小男孩正在一所别墅的拱形门洞里，而那个门洞墙顶上的泥灰正像血管扩张似的迅速向四下裂开。超人猛冲下来，一下子从倒塌的泥灰中救出那个颤抖的小孩。

超人把孩子交给一位圆脸的老奶奶，又飞回天空。“谢谢你！”老奶奶用希腊语喊着，她那悲哀的叫声就像一个喧闹的幽灵随着超人而去。

超人满意地看到这个地方没有出现伤亡，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其他地方。

他看到地震已经衰减，地上裂开的缝又隆隆地合上了。而这在他脑子里只留下瞬间的记忆。

超人伸展着双臂飞翔着，紧绷的手指就像箭头一般，卷曲的额发被迎面吹来的风吹拂着。气流从他紧绷的手上流过，他利用气流来把握方向。

超人那双湛蓝透明的眼睛巡视着仍在震动着的地区，看是否有人类需要帮助的迹象。他的耳朵首先听到了求救的声音。

“救命！救命！救救我们！我们被困住了。”

超人向东方转动那双有如双舵般的笔直的手臂，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疾飞。

雅典卫城的山系中布满了由山洞构成的洞穴，那声音就来自那些稠密如网的山洞。超人辨别出那是一位叫卡劳利太太的声音，她是他所在的美国旅行团中的一员。

超人垂下双手，如箭一般飞到洞口前。那洞口已被岩石及泥土堵住，洞口吐着尘土，就像泰但神临终前的叹息。

康斯坦汀·卡劳利很喜欢希腊山洞的凉爽。她漫不经心地听着关于哲人苏格拉底的故事。传说在几个世纪之前，苏格拉底就被关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喝了一杯含毒的人参酒而死。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没有人真正知道苏格拉底是在什么地方死的。然而，这并不重要，对于她来讲，能躲避毒辣辣的希腊太阳，已经够好的了。

紧跟在导游西奥多拉后面，卡劳利太太努力解释着她对克拉克·肯特的那种奇怪的看法。

“他并不像他看上去的那样。”她肯定地说。

“什么意思？”西奥多拉问。

“我认为他是个间谍。”她轻声地说。

西奥多拉用粗哑的声音笑起来，这是典型的希腊式的笑声：“他告诉我他是个记者。”

“他要是记者，怎么连相机都没带？别人可都带了。”

“他是个正在休假的记者。”

“我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对于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来讲，他的希腊语好得有些过份。我丈夫康斯坦汀的母语是希腊语，也没他说得那么好。”

这时，西奥多拉·米塔克丝正好停在地上的一条裂缝前，传说这是苏格拉底死的那间屋子的门槛。她向旁边迈了一步，用手电照着亮，让游客们安全地迈过去。她什么也没说，也正琢磨肯特的语言能力怎么那么强，他的希腊语好像就是在旅游中自然学到的。

等这一长队的最后一位游客也迈过那道裂缝，西奥多拉才跟了进去。

这是在那些山洞群中的一个主要景点。沿着坚硬的岩石洞顶吊着 40 瓦的光秃的灯泡，阴暗的光照着山洞。

“请看这儿。”西奥多拉大声向游客们解说，“有些人认为苏格拉底就是在这儿喝下了传说中的毒药，作为对他腐蚀雅典青年的惩罚。”

“这里没有石笋吗？”一位男游客伸着脖子望着洞顶，失望地问着。

“您是指石钟乳，”西奥多拉纠正道，“石笋是从地上往上长的，不是从顶上垂下来的。”

等一会儿，他们就要感谢上帝，多亏这个熔岩洞里没有石钟乳和石笋了。因为在这个地下像大碗一样的深洞中，传来隆隆的轰鸣声，犹如一块古老的岩石发出的怒吼，头上的灯泡开始摇晃，闪了一下就灭了。

“不要慌！”西奥多拉喊到，她把手电放在下巴下。在手电光下，她的

回到从前

爱德华·韦伦

1

“你呆呆地想什么呢？”洛伊丝·莱恩的声音打断了克拉克·肯特的思路，将他拽回到《行星日报）本地新闻编辑室的办公桌前。

她原本可以有所收获的。克拉克给她带来的东西将会对她的事业和她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克拉克此刻思绪如潮，各种各样的念头涌上心头，像宽阔的科罗拉多河一样，翻卷着浪花和漩涡，奔流不息。所有这些想法，都源于他那种疏远感。

他觉得自己有点不协调，自己的生活仿佛是只时钟。按照一定的节奏运行，而地球上他周围一切的生活都在按不同的节奏运行。他觉得十分疲顿，对地球人类的同情已到了极限。当然，一切不公平仍会激怒他，但促使他行动的那团火，却郁于胸中，再也爆发不出熊熊烈焰了。这个钢铁铸成的人此刻也感到身心疲惫。

看看吧，在我们身边每一分钟都发生着什么事：一辆故意卸去了消音器的摩托车朝西咆啸而去，穿过了三个街区；刺耳的噪音与停在那儿的一辆汽车发出的撕心裂肺的鸣笛声交织在一起，互不相让；再朝东边看，两个街区以东一辆救护车正徒劳地鸣着笛，可怜巴巴地请求拥挤的车辆给他让出一条狭窄的通道。也就在这一刻，在地球的其他角落，有人正在破坏热带雨林；潮湿地带和寒冷的极地同样在劫难逃。每时每刻，人类都在无所顾忌地破坏着他们仅有的那点儿空气、水源和土壤。

克拉克感到身心疲惫，他想从自私、愚昧的人类当中摆脱出来。

一个时期以来，南极的一座孤零零的城堡一直能帮他远离这种喧嚣，但现在看来，躲到那儿去也不是办法。

至少目前不行，因为极地上空的臭氧层遭到破坏，北极上方已经漏了一个大洞。他不可能在那样一个大洞下面自由呼吸，他也不能置之不理，只顾在一边沉思冥想。

当然，他可以把那个大洞补上，但这只是一剂救急的“创可贴”，如此迅速的补救只能纵容地球人更加肆虐地破坏环境。那样，他们就会心安理得地说：

“看见了吗？有什么可着急的，根本没什么危机！我们可以继续排放二氧化碳！地球是可以自愈的！”

这显然不是办法。要想彻底远离地球人带来的烦恼。就得离开地球。可是离开地球又能怎样呢？尽管他已经厌倦了地球上喧嚣的生活，可一旦离它而去，他又会很快产生随之而来的那份孤独。事实上，孤独感已经悄悄地包围了他，帮不上别人的忙，他的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他渴望给人帮助，渴望给别人的生活带来转变。他喜欢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现在，克拉克进退两难，他不想和人类共同生活，可离开他们，他也无法生存。

更糟糕的是，他的烦恼还远远不只这些。

为实现他的价值，为了证实他那与生俱有的不凡之处，为了“超人”这

两个字带给他的骄傲，他必须向自己的极限挑战，甚至超越极限。而在地球人的社会背景下，他的抱负根本无法实现。

他虽身处地球人的社会，却并不属于它。他的存在其实无足轻重。他无权对人类社会指手划脚，所以他不可能加速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这些就是克拉克呆呆地思考着的问题。

但要是把这些如实告诉给洛伊丝，他的超人身份就暴露了。

所以他只是用指尖轻轻推了推眼镜，微微一笑：“对不起，洛伊丝，我刚才正想别的事呢。你说什么？”

“干吗这么孤僻？瞧你那副深思熟虑的样子，你不会是因为消化不良才一脸深沉吧？”

“洛伊丝！”对讲机里传来了主编的声音。

克拉克和洛伊丝一起转向主编那间玻璃内室，佩里伸出手臂示意洛伊丝加快脚步。

洛伊丝调皮地做了个鬼脸，小声咕哝了一句：“快，他们没给我的快速加钱。”之后，一溜烟儿地奔向佩里的办公室。

克拉克叹了一口气，转身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坐下。

尽管声音嘈杂，但克拉克还是无意中听见了主编与洛伊丝的对话，听见了佩里的声音。佩里已布置洛伊丝去采访大都市斯塞普特希尔斯居民区的民族争端。克拉克长舒了一口气，很庆幸佩里没把这活儿分配给他。

现在正是那些煽动暴乱的人上窜下跳的时候。他们在记者的镜头前装得恭顺之至，暗地里却极力怂恿民众进行暴动。当石块和破瓶子飞上了天以后，他们又巧妙地混进人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时候去报道他们的丑行。揭露他们的嘴脸，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克拉克又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不管怎么样，他总算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这个苦差事。

他刚刚完成那篇有关糟糕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报道：生锈的铁桥，堵塞的下水道，拥挤的大街，破旧的学校以及城里那些爬满老鼠的旧公寓……这一切已经够他头疼的了。正在这时，步话机响了，佩里叫克拉克过去一趟。还好，他没做加快脚步的手势，克拉克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佩里将克拉克上下打量了一遍，不满地说：“瞧你那样子，胸前还挂着个‘S’！”

对超人来说，再没有比这句话更让他生气的了。

他最害怕这个时刻。佩里·怀特那双犀利的眼睛，能一下子看破超人的身份。

“您怎么……您说什么？”也许，仅仅是也许，是他听错了。

可佩里伸手在空中划了个大“S”，“你很清楚我说的是什么。”

克拉克战栗一下，他想否认可又不能撒谎，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噢……”

佩里皱了皱眉，怪声怪气地说：“噢？不是0，是S。”

克拉克实在不明白佩里为什么对他这种态度。佩里难道不应该高兴吗？他手下有这么个能力强，效率高的超人！

克拉克偷偷看看四周，还好，没人听见他们的对话。如果他别无选择，只有忍受耻辱的话，他希望至少别让别人听见。克拉克开始摘眼镜：“我……”

佩里挥手打断了他：“‘我’？你得去健身房锻炼锻炼，把后背拉直免

得成罗锅，你现在的身体是‘S’型。”克拉克用指尖把眼镜推上鼻梁，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他放松了一下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后背确实有点弯，连忙挺了挺腰，“我，噢……”

“我不想听任何借口。我只是把我的意见说了，听不听由你。不过你得明白我的心情。”佩里摇了摇头，“我忙这事的时候，你就别给我添别的麻烦了。”他盯着克拉克的眼睛：“你以前的热情哪儿去了，克拉克？我早就看出你很有希望，怎么搞的，你应该干得很好，成为我的明星记者的！你善于处理各种各样的情况，可最近连最容易报道的事件你都能推就推，你吃错了什么药吧？”他朝克拉克的胸前伸过手去：“看来，你得把这玩艺儿摘下来了。”

克拉克不自在地耸了耸肩：“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佩里等着克拉克说下去，可是克拉克沉默了。

佩里摇了摇头，愤愤地瞟了克拉克一眼，“我想你的工作就是面对任何情况都知道该怎么说，要是你故意推脱的话，后果自负！”佩里的脸阴沉下来，“可要是你的态度影响了工作，那可就成了我的问题了。我想你知道我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总会有人从出版社的花名册上消失，是不是？”

克拉克低头凝视着地板，像是在寻找自己的倒影。他感到佩里灼人的目光正盯着自己，但他仍一动不动，固执地研究那块旧地板。他不会请求佩里给他留一个饭碗的，也不会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许愿。

佩里叹了一口气，递过来一张电话记录：“按理说，这个活儿应该给我最优秀的记者干，可洛伊丝正忙斯塞普特希尔斯居民区暴乱的报道。这个格林女士发现了太空中一些奇怪的物体。她出生在大都市，我想我们能够找到她。你行吗？”

溺水的人可从不挑浮木的粗细，至少这个事件和地球糟糕的环境没多大关系。“我想我能行！”

“我希望是这样”，佩里苦笑了一下，“这事和星星有关，我想它也许能让你也成为一颗明星——记者明星。”

克拉克勉强笑了笑，浏览了一遍简明电讯。

PA40 公告

帕萨迪纳 8 月 6 日（上）

宇宙观察站今天宣布在太阳系的外部边缘发现了一个“非物体”。在科普顿山负责用 200 英寸反射望远镜进行观测的厄莎·格林博士在 2 月 2 日最先观察到了这个物体，她形容这个神秘的物体像个黑洞——但不同于其它黑洞的是它可以透光。格林博士声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事实的确如此。”她因此给这个神秘物体命名为“亚当的肚脐”——众所周知亚当生下来就已长大成人，而且没有母亲，他根本不需要脐带，而人们却在描绘亚当的绘画作品里发现他有个肚脐。据初步测量，“亚当时肚脐”距地球约 50 亿英里，恰恰位于冥王星后面，而冥王星的轨道范围在 27．61 亿到 45．89 亿英里之间，距太阳的平均距离为 36．75 亿英里。

“克拉克，干这活儿的时候你别忘了……”

克拉克把记录纸折起来收好，“什么？”

“我一直想请教天文专家有关宇宙起源的问题。”

“噢？”

“他们说宇宙的起源伴随着‘一声巨响’，可人类根本没机会听见，又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呢？”

克拉克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记下了这个问题，“我一定向格林博士请教。”

佩里看上去似乎很想让克拉克快活点儿，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朝他挥了挥手，“上路吧。”克拉克点了点头，转身向外走。

“噢，克拉克，我差点儿忘了。”

克拉克转回身，扬了扬眉，“什么事，先生？”

“出去的时候顺便去布莱索那儿一趟，他有事想跟你谈。”

克拉克一听，心一下子抽紧了，可还是点了点头。从主编室被打发到行政办公室的感觉使人联想起小时候在学校被老师从教室带到校长办公室的那种恐惧。

克拉克脚步沉重地朝布莱索的办公室走去，心里不住地想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布莱索办公室的磨砂门上印着：编辑审计员。

克拉克小心翼翼地轻轻敲了敲门。审计员大人此刻正坐在他的会计室里，听见有人敲门，只用鼻孔哼了一声，克拉克明白，这是让他进去。

审计员大人一向以节俭闻名，乘坐地铁也要精打细算。

克拉克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经济问题，也实在想不出自己会有什么把柄被布莱索抓在手里。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由得偷偷伸手抹去了脖子上的一层细汗，才去开门。

写字台后面瘦小干瘪的身躯反衬得写字台更加宽大了，布莱索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克拉克。不等克拉克开口，布莱索就单刀直入，“是克拉克吗？”“是的，先生。”克拉克忽然担心那眯起的眼睛会翻个白眼，把他倒着个儿抛出狭窄的视野，就像换钞机会把破烂、打卷儿或塞错了的旧钞票，无情地抛出来一样。这种感觉令他毛骨悚然。

布莱索的“爪子”从文件筐里拽出一个文件夹。克拉克有种感觉，布莱索似乎要用他的“鹰嘴”把那文件夹撕碎；而布莱索只是打开文件夹翻着夹在分类帐单里的收据。

“好好想想看，”布莱索翻起眼皮，那两道缝变成了两个圆圆的枪洞，直视着克拉克，“这事有点蹊跷，上次你到风城去采访比格·多尔德拉姆事件的时候，没要求报社给你报销往返机票，只报销了从芝加哥返回大都市的单程机票，”他挑起眉毛直视着克拉克，“这是怎么回事？”

克拉克开始搜索记忆，他仍清楚地记得那次去风城的事。佩里给克拉克分派了任务，他凭着自己“超人”的力量赢得了时间，拯救了生命。作为超人，克拉克轻而易举地阻止了莱克斯·路德的截机行动。那次如果克拉克按常规乘飞机去现场的话，等他到了也来不及了。虽说回来时他乘了飞机，但他自然没要报社给他报销两张机票。

“想起来了？”

“对不起，布莱索先生，我觉得，我知道该怎样向您解释。”

“你觉得？难道你不应该知道吗？不可思议！”

“我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当时我已经在芝加哥了，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买飞往芝加哥的机票。我没买，当然也就不用报销了。”

布莱索盯着克拉克，“太奇怪了！看来假如我找不到证据的话，就只有相信你了。可我仍觉得这事有点儿离奇，不瞒你说，克拉克，今后我会特别注意你的！”

“好吧．先生，谢谢。我现在得走了，我得赶飞机。”

那双机敏的细眯的眼一亮，“噢？”

“从大都市到帕萨迪纳。”

闪亮的眼睛盯住了克拉克，“是往返机票吗？”

“是的，先生。”

“噢。”

克拉克走后，布莱索抓起笔记下了什么。

克拉克一心想着打消布莱索的疑虑，直接打电话预订了一张往返机票。他打车去机场，小心翼翼地记下车费和小费的花销。堵塞的交通给了出租车司机足够的时间向克拉克详尽介绍世界时局，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措施。这么说，再怎么多的小费也不够了，可这司机倒是个世界级的哲学家，只是耸了耸肩，说了句：“旅途愉快，伙计。”

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克拉克出示了《行星日报）的记帐卡，拿了装着机票的信封走向登机入口，距飞机起飞只有 6 分钟了。

在入口处的门外，一个女人的抽泣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从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克拉克了解到，这个妇女要去看望她病危的父亲，可钱包被偷了，她现在既没有钱，也没有机票，甚至没有任何证件。

克拉克把自己的机票塞给了她。

她激动得不知该怎么谢克拉克，可还是执意要谢。

克拉克有点粗鲁地拦住了她，“没必要谢我，女士，——也没有时间，已经开始登机了，你的飞机 3 分钟以后就要起飞。”说完他转身快步跑了。

大厅里传来广播员的声音，请大家注意还有无人认领的行李（暗示着其中也许有恐怖分子安置的炸弹）。克拉克做了好事的喜悦心情立刻被这个广播和拥挤的大厅冲得无影无踪。

没有空调干扰的外界空气真新鲜。克拉克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可以起飞的地方，这简直太妙了。他冲上蓝天，开始了自由的翱翔，渐渐远离了马路上的喧嚣，远离了人群。

2

火红的太阳像只大眼睛，紧紧追随着他。

他的表这时候是太平洋时间下午 6 点 30 分。他悄悄地降落了，降落在印有费洛斯天文观测站的楼顶上，恰好落在“文”字的那个点上。他重新换上了克拉克·肯特的装束。克拉克没带行李，也没拿什么东西，一身轻松地走向大门。

进入安全通道之前，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天空，灰蓝的天空中玫瑰色的云片像鱼鳞一样层层叠叠，直铺到西天边，天空中还看不到星星，因此厄莎·格林博士可能还没有来。

可当他向门卫出示了证件，向公关部介绍了身份之后，才得知格林博士就在里面，而且漫漫长夜已经让她不耐烦了，此刻正焦急地等待着克拉克。

格林博士是个精干的女人，有着夜色一样漆黑的皮肤，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与克拉克设想的大不相同。

大家都说克拉克与人交谈时缺乏幽默，所以这回他试着用轻松的语调开始他的采访，“说实话，对天文学我一窍不通。”她丝毫没有动容，只是用

那双明亮的眼睛紧紧注视着他。

克拉克尴尬地掏出纸笔，“格林博士，在开始介绍您的发现之前，能不能先讲讲您个人的经历？读者一定非常关心，我知道您有过辉煌的成功，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转瞬间就升上了苍穹。”

他以为这番话会引起她的兴趣，可等待他的仍是那副无动于衷的冷漠表情。

“我不明白为什么说我的成功像颗耀眼的流星？耀眼的星星有可能坠落——至少是我们所研究的——我明白你要我说什么，我的成功其实不值一提。我只是经过了漫长而艰辛的跋涉，最终到了山顶。”

克拉克眨巴眨巴眼睛，琢磨着该怎么说才能引上正题。而她这会儿心里想的显然不是克拉克，而是她自己的年轻时代。“我出生在大都市的斯塞普特希尔斯区，我们叫它鬼怪希尔斯区，因为谁要能从那个遭人歧视的地方出来，可真是见了鬼了。”她忽然紧紧盯住了克拉克，“那儿又发生什么暴力事件了吗？我们一般都和别人相处得挺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他摇了摇头，不得不告诉她这个让她伤心的消息，“很糟糕，双方的极端分子把本来已经很混乱的局面弄得更糟了。”

她苦笑了一下，“历来如此。”之后，她摇摇头，把自己从忧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一说起她的发现，她的眼睛立刻亮了，“别说我自己了，还是谈‘亚当的肚脐’吧。”

“我告诉你我发现了什么。噢，要不还是让天文望远镜告诉你吧。”说着她站了起来。克拉克也站起身来，望了望窗外，天空昏暗了。

他们没有直接去使用望远镜，而是来到一间装满监视器的控制室。

格林博士坐到控制台前，示意克拉克坐在她身边。她按动了一个按钮，一个监视器立刻显现出安放望远镜的巨大拱形棚和大镜子。她按动另外一个按钮，拱形棚自动分开一个缝，逐渐变宽，露出了一片天空。

她按动第三个按钮，监视器显示出望远镜镜头在慢慢移动，然后定位于天空的一点。第四个按钮展现出被望远镜定位的那个物体。第五个按钮把它放大、清晰化。

“亚当的肚脐。”

她按动了第六个按钮，控制台上的一盏红灯亮了，“这是相机。”她微笑着告诉克拉克，“一分钟也不能放松，不能错过任何机会。”

“不过那到底是什么？”他迅速地加上一句，“用外行的话来说。”

她对他笑了笑，“你正看着它呢，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他摘下眼镜，用力盯着屏幕。他超凡的视觉不停地给视网膜输送着图像。他的大脑紧张地加工着这些图像，“我看见一轮红色的太阳正穿过一个黑洞。”

一阵兴奋伴随着颤栗淌过他的脊背。

他曾经看到过那轮红色的太阳！

他的耳边传来格林博士惊讶的吸气声，她的身子坐得笔直，“你说什么？我是说你看到了什么？”

他赶忙调整自己，重新用凡人克拉克的肉眼打量这个世界。

“呃，我看见了一个黑洞，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挡住了一部分远方的星系，它中间好像有微弱的亮光。”

“这就对了，许多人看后都这么说。”她摇了摇头，笑了，“一轮红色的太阳！黑洞里有光透出，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谜。我更无法解释为什么竟有一轮红日在黑洞里面闪耀！”

“那您能试着解释一下吗？格林博士？”

“首先，你必须明白黑洞是什么？它是时空中的一眼深井，它深得令任何东西都无法爬出来——甚至是光。”她的目光明亮，“这眼深井让人迷惑，也令人神往。光线是不能穿过黑洞的，因为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我们已知的物理原理。目前只有一个线索，我仔细地研究了分光器得出的结果，所有的结果都显示出了一束很强的原氪星发出的光。我不能告诉你那意味着什么，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自己也不明白。”她看了一眼挂钟，“我想我们就谈到这儿吧，黑夜结束之前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克拉克起身告辞时电话响了，格林博士皱了皱眉，抱歉地看了一眼克拉克，拿起话筒。

克拉克趁这工夫又仔细看了看“亚当的肚脐”。

那轮熟悉得惊人的红太阳千真万确地在那儿闪耀着光芒。

他又一次感受到兴奋的颤栗。他试图从那景象中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却做不到。

他不经意地听到了格林博士电话里的内容。

马塞诸塞州，剑桥大学梭罗学院观察小组的负责人韦恩·韦尔金斯基博士和美国宇航员的代表对格林博士的新发现表示祝贺，并对其结果给予了肯定。

而格林博士挂掉电话之后是这么介绍的：“同事打来的，”之后她说：“现在我真的必须……”

克拉克站起身同她握了握手，“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也谢谢您的坦率，格林博士。”

“不用谢。”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主编让我向您请教，如果当时没人听见的话，怎么能断定地球的起源是伴随着一声巨响呢？”

她笑了，“你忘了上帝。”

“噢。”

她的眼睛一亮，“如果让我说为什么会有‘一声巨响’，我可以给你两个解释。也许上帝喜欢焰火，也许上帝在玩俄罗斯轮盘赌。”

他点点头表示感谢，同时说了声再见。他不知道佩里·怀特会不会把这些解释登出来，但他还是一边往外走，一边一字一句地认真记了下来。走到大门口回头一看，她已经消失了。

经门卫检查之后，他快速地溜进了附近的树林，换上了“超人”的装束，一跃而起，朝着拱形棚露出的那一片天空飞去。

他登上环绕着望远镜的那座螺旋形梯子，站在那儿径直往下看，恰好能看见那面大镜子。没有了监视器的图像转换，他可以直接用超人的视觉力观察那轮耀眼的太阳。此刻太阳的光度更高，层次更鲜明了，而且照得它周围的空间分外明亮。这轮红太阳有一颗自己的行星。

他的第一感觉就是失望。在现实世界，家乡那颗红太阳已不再拥有行星

了。很久以前的那颗氪星已经自行毁灭了，因为它内核里的原子压力超过了警戒线。由此可见，他那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只是一种错觉，这不可能是氪星的那轮红太阳。

除非……

除非他现在看到的是氪星毁灭前的那轮红太阳！

他用手遮住眼睛，避开刺眼的阳光，仔细观察那颗行星。

他看清了那颗行星的面貌，看清了那上面海洋的形状。他忽然感到脊背发凉。

那些熟悉的景象告诉他，这正是氪星。

他抖擞起精神仔细观察、尤里卡洲所在的那半球现在正是黑夜，他几乎可以辨认出北部城市氪城的灯光。他盯住了那灯光，只见随着行星的转动，城市脚下的那些绿莹莹闪着水晶般光泽的小山被那轮红太阳逐渐染成玫瑰色，向城市上空迸发出片片耀眼的光斑。

他忽然悟到，此刻，他通过“亚当的肚脐”观察着氪星，而另一端也会有人正在观察着地球。

是他的父亲，乔一埃尔。

当年通过”亚当的肚脐”，他的父亲发现了地球，研究过了它，并且把年幼的卡尔一埃尔送到那儿去创造理想的未来世界。

但是不可能啊，很久以前，氪星就已经毁灭了。

尽管让人难以置信，可是它现在真真切切地在那儿，像“亚当的肚脐”一样。

超人摇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下。很快就要天亮了，拱形棚马上就会关闭。他最后看了一眼那面大镜子，起身飞回了树林。

他亲眼见到了。可是他所见到的有可能只是依情而生的幻觉。虽说眼见为实，可有时候，虚幻的东西也能变成现实。

要想弄个明白，只有一个办法。

亲自到那儿去。

如果“亚当的肚脐”是永恒的时空中一个难得的机会的话，假如错过了它，他会感到遗憾，甚至永远不能原谅自己。通过“亚当的肚脐”，他不仅可以回到家乡的星球，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去拯救它。假如没有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也会为了家乡父老尽全力，去同命运之神一搏的，同时甚至有机会去看望一下尚处在壮年的父母。

他找了个路边电话，查了韦恩·韦尔金斯基博士的电话号码，很快拨通了。

“抱歉，打扰您了，韦尔金斯基博士。我现在正在准备有关‘亚当的肚脐’的报道，我知道您刚刚肯定了格林博士的发现。”

“对，是这样。”

“我能请您谈谈您所知道的情况吗？”

话筒那边的声音沉沉稳稳：“当然可以。”

“谢谢，韦尔金斯基博士。首先，您如何评价‘亚当的肚脐’？”

“‘亚当的肚脐’相对来讲是一个特例。”

“呃，您是说它不是一般的黑洞？”

“可以这么说。”

“那一般的黑洞应有的特征它可能不具备？”

“这个结论应该说是对的。”

“那么，假如有人想穿过‘亚当的肚脐’，他会不会遇到穿过一般黑洞时要遇到的障碍？”

“很难说。如果有人掉进了黑洞，巨大的吸力会立刻把他吸进去，像吸一根软面条。”韦尔金斯基博士的声音沉了下来，“可对‘亚当的肚脐’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很难说那个掉下去的人会遇到什么。”

“可您能猜测一下吗？”

“呣，最大胆的假设是，那掉下去的人会有一线希望，不过那一线可是细得很，像……一根面条！”

“谢谢，韦尔金斯基博士。”

克拉克用传真给《行星日报》发去了采访稿，同时发去了一张给佩里·怀特的备忘录：

亲爱的主编：

您是对的，我应该学会幽默。我得跟您请个假，有件十万火急的事，等我回来再具体向您汇报——如果我能回来的话。我希望您能准假，并请您原谅。我不知该怎么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的关照，您能忍耐我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请转告洛伊丝多保重。最后向您和《行星日报》全体同仁致以深深的祝福。

克拉克·肯特

3

克拉克热血沸腾，身上每一个细胞似乎都跃跃欲试。耽误一分钟都关系到氪星的存亡；而不做好充分准备，就盲目出发只能导致灾难，其结果将与克拉克的初衷相去甚远。

超人可以忍受大气层上空特有的气体轰炸，也可以耐住真空层的强冷强热，甚至能抵御太空中大量的辐射。可他仍然需要食物和水——以及最重要的东西：空气。

他集中精力思考技术问题和行动方案，同时准备好必要的装备。可是思绪还是悄悄涌上了心头。

如果他能阻止氪星的毁灭，或者只是在毁灭之前救出他的父母，那当年送小卡尔一埃尔到地球上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可要是那样，他就不可能作为肯特家的孩子在地球上成长了。他的那些美国式的英雄传奇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然而地球享受到了她的养子的爱，氪星球就不应该享受她亲生儿子的回报吗？

他的嘴角绷紧了。关键时刻就要到了，他现在得考虑如何接近那轮红太阳，什么时间最合适。他收回思绪，把心思集中在手头的活儿上。

他干得既认真又迅速。十天过去了，终于一切就绪。他背上氧气包，穿上特制衣服以防被氪星的那轮炽热的太阳烤焦。除此之外，他还准备了充足的压缩食品和水。

他取出氧气面罩，戴到脸上，检查了通气管和控制器。

他感觉满意，准备起飞了。向前伸直双臂，指尖相对，双脚绷直，他用力将双脚一蹬。

不用倒记时，直接起飞！

他此刻充满了信心，向无限的宇宙挑战！

他迅速沿大气层爬升，空气渐渐稀薄，在 25 万英尺处，他到达了太空的边缘。

现在他开始利用星星定位，寻找“亚当的肚脐”，然后径直靠近它。一条无形的感情的脐带已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

他飞过火星，飞过月亮，不停地调整方向，小心翼翼地通过危险的小行星带。他飞到木星的左侧，借助它巨大的引力加速。同样为了给自己加速，他飞到土星和海王星的右侧。至于次要的冥王星，他没有费力去靠近。

那轮红太阳一直在不停地胀大，看上去简直像要爆炸。但氪星球也是一样，不停地胀大，这有力地证实了他在不断接近目标，同时也说明他的家乡依旧安然无恙。

现在超人已积蓄了充足的能量。他真希望这些能量能支撑他穿越黑洞接近那轮红太阳。

他对准了那牛眼似的黑洞，开始奋力挣脱磁场漩涡和重力波的束缚。估计黑洞的直径有四分之一英里。为了节省氧气，他屏住呼吸，纵身一跳跃入黑洞。一种奇异的感觉立刻包围了他。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件与常规相悖的事；而违背常规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需要超常的勇不管已经发生了什么，前面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他都会一往无前地去迎接挑战，绝不回头。

他注意到任何形式的运动现在都停止了。

前面氪星的那轮红太阳消失了；他转过头去，后面，闪着黄色微光的地球的太阳也不见了。

慢慢地，黑洞展现出了它梦一样的世界。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里，新的星球出现了。而且渐渐地出现了几个黑点，它们时而汇聚在一起，时而排成一条线，既而又变幻出一个图形：像架飞机，像……像超人的样子！这是宇宙的镜子映照出的超人的身影。

“这么大！我是说这么大一个字母‘S’！”

这讽刺的语调不知来自何方，又好像是从四面八方向超人袭来。

他熟悉那声音，那是普兰克斯特。

或者只是他的幻觉。

唯一可以听得见的真实的声音是他自己的呼吸声。氧气被深深吸入的声音把另一种声音掩盖了——那就是血液的流动声。不会再有别的声音了，因为宇宙本来就是最寂静无声的。

“你在呆呆地想什么？”这声音也不能把普兰克斯特的声音赶走。

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不去理它，让这声音陪着自己飞翔。在寂静的太空中有个伴儿不也很好吗？我怎么了，是不是在做一件傻事？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告诉我，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是为了证实一个新发现，也是出于同情。我希望能阻止一场世界大灾难。”

“假如你是出于同情，那么宇宙也不会漠不关心，它也会考虑那些正在承受灾难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值不值 得帮助。宇宙并不自私，尸是淡漠与遗忘，所以你不要往心里去。 ”

“我必须一个人干，这儿就我一个人。”

“这儿并不是就你一个人，这儿还有你的亲人。”

天空闪出一片蓝灰的底色，上面逐一显现出那些他熟悉的面庞：乔那山·肯特，玛莎·肯特，洛伊丝。莱恩，吉米·奥尔森，佩里·怀特，以及乔一埃尔和劳拉一罗兰。

他们都消失了。

“我孤独一人。”

“又错了，还是错了。”这是密克兹托克先生的声音，“你并不孤单，我们和你在一起，密切观察着你的一举一动。你飞翔的弧度很危险，像一个天使失足人天堂里落。你的表演很精彩，请继续。”

超人调转身想看看是什么人在捉弄他，可什么都没发现。

“再加把劲儿！”是普兰克斯特的声音。

这会儿捉弄他的那个家伙唱起了怪调子：

“转啊，转
像只鹰。
扭啊，扭
像条鳝。”

是啊！说得不错。超人正在死气沉沉的寂寞宇宙间奋力拼搏。可是，他越是想努力挣脱孤寂，孤寂也就越紧地追随着他。

“这么躲躲闪闪的根本没用。”密克兹托克的声音传了过来，“面对它！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神奇的魔力了！”

超人觉得自己的思维也跌入了一个深深的黑洞。

捉弄他的那个家伙说道：“现在你的一边是洞，一边是空旷的世界。”

布雷尼亚克也唱道：

“世界之初一片空旷，
时间尚未有其概念。
空间装不下一个点，
恰恰在那个点上，
上帝回忆走被遗忘的。”

普兰克斯特插了进来，“你又回到你出发的地方了，

大‘S’。”

“那个叫弗朗西斯。培根的家伙说过：我们人错误中吸取经验。可你不行，大‘S’。你太大胆了，做得也太过分了。而且还挺乐观，即便是碰一鼻子灰，还信心十足地惦记着再试一回。”

密克兹托克先生笑了，“可是没存下一回了。”

“这一回也不存在了。”普兰克斯特小声嘟囔着：“可我何不想让他知道。”

“我已经听见了。”超人说道。

“不，不对”布雷尼亚克说：“只是你自己这么想。如果仔细考虑一下这情况，我们到都成了你幻想的产物。”

那个捉弄他的家伙喊起来了：“嗨！作在那儿跟他解释什么！我们得让他知道他是我们幻想的产物。我现在得想办法治治他。”

超人周围空旷的黑暗中偶尔闪现出微弱的光，像一座阴森的坟墓。忽然，四面的黑暗向他围拢过来，形成一条漆黑的死胡同。

“怎么回事？”普兰克斯特低声问道。

“一个谜宫，”那个捉弄超人的家伙说：“可以把人折磨得死去后来。”

然后他提高嗓门儿：“来啊，大‘S’，来闯闯这个谜宫。”

“前面有个大馅饼给你准备着呢！”之后他压低声音，“那个馅饼在天堂里呢，不死可吃不着。”

普兰克斯特小声说：“如果这就能让他上钩，那他可太傻了！”

超人被这三个声音包围了。他可不是一只头脑简单的老鼠，他是个人，而且不是一般人。

一个新的声音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一个值得爱戴和信赖的声音，“小卡尔，你的思想包袱丈重了，你必须抛开它们。”这是乔一埃尔的声音。这是唯一应该注意的声音。而这声音也是他所继承下来的，亲身体验过的声音。这是他自己真正的声音。

“是的，父亲。”

那声音变得急促起来，“查看一下氧气包，儿子。”

乔一埃尔这么一说，那个氧气包好像真的空了一样，轻轻地挂在背上。卡尔一埃尔翻出氧气指示表，果然，氧气只剩一半了。气针也堵了。他赶紧去拧气针，拧来拧去地一通忙，好容易才排除故障，放出氧气。

“怎么样了，儿子？”

“我很好，父亲，谢谢。您的提醒很及时。”

“思维灵敏要靠身体支持，而身体也需要灵敏的思维来保护。”

“是的，父亲。”

“你得记住我的话，儿子。”

“是的，父亲。”

“你妈妈劳拉一罗兰和我总想教会你生存的本能，辨别是非的能力，以及永远充满自信。现在正是检验我们教育成果的时候。”

“我会努力不让你们失望。”

“说得好，我方你骄傲！”

乔一埃尔的赞许温暖了卡尔一埃尔的心。呆在这儿的感觉真好，别管它究竟是哪儿。他不想走了，这地方让他想起了……想起了什么？

卡尔一埃尔依靠在长椅上。一位长胡子老人坐在他面前的一把椅子上。老人深吸了一口烟，悠悠地朝着一个破蜘蛛网喷出了一串烟圈。

“你已经下落得相当深了。你来这儿是不是为了证实这个地方你曾经来过？咱们分析一下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吗？有个地方你肯定到过，那是你妈妈最初孕育你的地方，是不是？‘亚当的肚脐’里面的结构让你想起了那个地方，所以它真实应该叫‘夏娃的子宫’，对吗？”

乔一埃尔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那是谁在说三道四，真烦人。我想我才是最有发言权的父亲。”

“是的，父亲。”

“那么如果你需要指点的活，来找我好了。”

“是的，父亲。对不起，父亲，我好像没存能量了。而且迷失了方向。”

“这可能是你所在的这个神秘地方造成的，它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的，所以当你身在其中时，你会觉得自己在宇宙中消失了。”

“告诉我，父亲，我怎样才能找到我要去的地方？怎样才能达到我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什么？”

“等一等，我想念。”

“好的。”

“有了。真不明白我怎么把自己的目标给忘了。我是想在氪星球毁灭前到那里。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救出你和妈妈——还存整个星球。”

“这个想法非常有意义。”乔一埃尔苦笑了一下，“很好，儿子，咱们谈谈具体的吧。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原子，都是浩瀚的宇宙中的一部分。你只要看看自己，就能人自已身上找出宇宙的影子来。你可以算切地感受到万物的结合形式，感受到和睦的人际关系。抛开那些数学方程式，去月心体验吧，到时候你就会找到虏已的位置了。”

“谢谢，父亲。”

卡尔一埃尔把其它一切杂念都抛到了脑后，低下头。认真地审视自己，他想看出宇宙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什么。

真的，他看到了他所在的位置，他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那轮红太阳在黑色的通道尽头绽放着光芒。他朝着前面奋力飞过去，出了“亚当的肚脐”，跃到氪星球的左侧。

他的心兴奋得狂跳起来。不久他就能回到亲人中间了！

家乡已经有了一个小卡尔一埃尔，这可真令人难以接受。

在氪星人得到他的警报之前，这颗星球也许就会爆炸。两个卡尔一埃尔都在劫难逃。历史将被改写成谁都不愿看到的样子。

4

氪星的美丽和神奇深深吸引着他，他迫不及待地想飞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这种渴望促使他加快了速度。

为了进入氪星的运行轨道，他不得不放慢速度。在着陆之前先绕它飞行几圈是个稳妥的办法。同时，他竖起耳朵，仔细倾听氪星上空电子波的声音。

瞬间，他发现了一种悲伤的声音。

是不是那场灾难已经降临了？

而氪星还在平稳地运行着，丝毫没有颤抖和倾斜，从外面根本看不出什么。

他又仔细听了听，那种悲伤的声音不是来自氪星，而是来自宇宙空间。他不禁竖起了耳朵。

是一艘宇宙飞船！

船上的监测器正不停地发出那种声音。

毫无疑问，它正驶向那轮红太阳。

他自己的脉搏也快了起来。这是氪星的宇宙飞船吗？它是不是正设法逃离那场大灾难？乔一埃尔最终说服了他的民众，建造了这艘宇宙飞船吗？如果是这样，卡尔一埃尔的亲生父母此刻一定在船上。

可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才出了油锅又进了火海？

看来需要提前采取行动了。

卡尔一埃尔改变了方向，朝着那艘宇宙飞船飞去。飞近一看，这并不是刚从氪星逃出来的救生艇。飞船身上布满了各种划痕，看样子，它已经飞了很久了。它一定是来自其他的星系。

这不是氪星的宇宙飞船。卡尔一埃尔很失望，同时也不由得为这艘陌生的飞船担心。一群人登上飞船，企盼能够远离灾难，而他们不知道最终等待他们的仍将是失望的痛苦。

这艘飞船不断向卡尔一埃尔发出信号，强烈的电波让他感到压抑。

他飞得越来越近了，眼瞧着，那艘飞船变成了庞然大物。相比之下，卡尔一埃尔显得非常渺小。

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定，小的能拯救大的呢！

从体积就可以看出，这是艘超级宇宙飞船，船上载有各种生活用品，而且它一定已经飞行了很长时间。

船上可怜的人啊，假如卡尔一埃尔不帮他们一下的话，他们很快就要葬身于那轮红太阳的火海之中了。

卡尔一埃尔也有点犹豫，他要去拯救他的家园，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可是船上人们的悲惨命运也同样揪着他的心，不能见死不救。这事显然紧急，他已别无选择。

尽管如此，一丝疑虑还是爬上了他的心头。氪星一直没有答复他发出的信号，这是为什么？氪星人是理智的，处理宇宙信号也很谨慎。可是，卡尔一埃尔怎么也不愿相信氪星人只顾考虑自己眼前的危险，而丝毫不在意远道而来的陌生人。

卡尔一埃尔绕着这艘飞船仔细观察，寻找入口。里面漆黑一片，不见一丝光线，也根本找不着什么入口。在靠近尾部的地方，他发现一线微光，靠近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从一个开口中露出来的。

他抓住门边儿往里看，只见里面是一个救生艇甲板。从那些划痕和空着的一大块地方可以看出，至少有一艘救生艇已经从这里启航了。而对那艘救生艇来说，最近的安全地带就是氪星。

假如他们的救生艇在氪星顺利着陆了，那就更说明氪星对空间信号置之不理。他有点生气，也说不出是为什么，只是感到不痛快。他不想责备这艘宇宙飞船里的人们，可是他们把自己关在这飞船里，却不停地发出让人压抑的信号，害得他耗费时间和精力，最重要的是消耗氧气，来搭救这些不需要救助的人们。

他打起精神，准备重新飞向氪星。可他又一转念，既然已经到这里了，不如进去看看吧，万一那信号真的说明里面的人有危险呢？至少得弄明白那儿为什么少了一艘救生艇。

卡尔一埃尔认真观察了一下，这个封闭内舱的一侧空空如也，甚至没有机器的轰鸣和震动，舱壁。甲板和整个船身都纹丝不动。他可以离开了，也许没有什么问题。

但“ 也许 ”总归不能让人放心。他可能是在耽误时间，但他想看个究竟。他想看看究竟为什么这里几乎没有人；为什么这艘宇宙飞船不能继续去搏击那轮火热的红太阳。假如不弄明白这里究竟还有没有人，他是不会离开的。

他爬进船舱，仔细检查甲板。里面的结构让他感到奇怪。一条细长的通道伸向远处的一个入口，进去一看，只见里面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的救生艇，那样子很像鱼骨。

在船舱尽头有一个小门。

他转身关上了入口处的门，才准备开启这个。他这么做是怕舱里的氧气跑掉。如果舱里还有人的话，氧气可绝对不能浪费掉。

但是入口处的门并不好关，他好不容易才发现那个杠杆似的机关，向下一拉，那扇沉重的大铁门终于关上了。门边的一盏紫色小灯亮了，说明门已关牢。

现在来对付船舱尽头的这扇门。他伸手去拉那杠杆似的机关。突然，他

停了下来，目光被身边的那艘没用过的救生艇吸引住。他发现了为什么这艘救生艇没有用过，船壁上却有个洞。

他迅速检查了所有的救生艇，发现哪个都不能用。很显然，有人破坏了所有的救生艇，乘着唯一一艘完好无损的救生艇逃跑了，而飞船上其他的人只能坐等待毙。

这是为什么？这些人怎么能这么疯狂，这么凶残地对待自己的同伴？

卡尔一埃尔已经知道推开这扇门之后他能看见什么了。

最初，他什么都没看见，只是一条走廊展现在眼前，光线昏暗，四周的舱壁反射着微光。

向前走之前，他摘下面罩，吸了一口舱内的空气，浑浊得令人窒息。可他还是忍了忍，继续向前走，来到一个半人高的小洞前。

他的脑海里闪过里面可能出现的景象。可尽管如此，进去之后，他仍然吃了一惊。

里面的人很像氪星人或地球人，可又与这两种人不同。他们不分男女，是自体繁殖的，而且每个人都很相像。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血。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人的一只擦得很亮的皮靴，之后是靴子上膝盖处露出的袜子花边，而身体只靠软骨连着，瘫在一边。其他人都已成了舱壁上的片片模糊的血肉。通道很窄，卡尔一埃尔尽量走在中间，免得碰着两边舱壁上那些紫黑的血迹。

他挪动着脚步，寻找幸存者，不觉来到了一个大厅。大厅里面堆满冰冻胚胎。他仔细辨认了一番那些标签，发现他们和刚才那些不幸的人同属一族。还有一些动物胚胎，主要是用来食用和作宠物的牛、羊和家禽等。他检查了一下计量器，看来整个飞船仍处于工作状态。他要拯救那些胚胎的话，必须先拯救整个飞船，因为飞船的能量很快就会耗尽。

来到控制室，他终于发现了活着的人。试试鼻吸，很微弱，好像昏迷了一样。这些人有的软绵绵地靠在计算机控制台前；有的扒在显示屏前；有的紧靠着信号发射器，可他们一动不动，任凭那轮红太阳在屏幕上闪动，任凭信号不停地自动发出。

开了盖的瓶子和掉出来的药品说明了一切。药瓶上的标签画着微笑的脸和搭在一起的手臂。这是些安眠药。

他迅速扫视着屏幕，找到了飞船目前的位置。所有的电线都乱糟糟地缠在了一起，这会儿也来不及分辨飞船到底是出了事故还是遭了坏人破坏。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飞船失去了自救能力，要想逃离被毁灭的命运，就全靠超人了。

可是超人并不能战胜重力，把飞船从太阳的火海里拯救出来；即使他能修补一两条救生艇，也救不了大多数人。

船上所有的人面临着共同的命运：要么同生，要么同死。

船壁开始发光，太阳已经渐渐把它烤红了，很快就会熔化掉。他们离氪星星系的太阳越来越近了，超人自己的安全也经受着威胁。那轮红太阳虽然不能穿透他特制的飞行服，可这艘飞船却有可能像只煎锅，把他闷熟。假如现在离开飞船，到外面去，那无疑是自投火海。

他战胜不了那轮红太阳。即使是用尽他全部力气，也无法把飞船从太阳身旁推开。

他的脑子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拼命地思索着怎样才能找到最近的密封阀；怎样才能把危险降到最低；怎样才能阻止飞船在强烈的太阳热浪中化为灰烬……这一切好像都发生在别人身上。

可他不争气的身体提醒了他，那阵阵热浪正向他袭来。他不由自主地跌坐在计算机控制台前，不用吃药片，就已经感到意识开始模糊。现在舒服多了，放松一下筋骨，就是一种愉快。突然，他紧张起来：氪星球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啦？

一个显示屏告诉他，氪星现在仍在绕着那轮红太阳运行。氪星和自己所在的陌生飞船的飞行轨道都离太阳很近，不过目前氪星还没有危险。

他想寻找“亚当的肚脐”，可没有一个显示屏显示着那个黑洞，难道“亚当的肚脐”不存在了吗？还是飞船的显示器灵敏度不够高？要么是飞船已经飞到了太阳的另一面，而太阳恰好挡住了“亚当的肚脐”？

过一会儿再考虑这个问题吧．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帮助这些昏迷之中的可怜的人们。

一共 5 个人：3 个女人，2 个男人。

谁最需要帮助？他迅速检查了他们的脉搏，每个人都没什么问题，他们都很健康。

那就先救领导吧。谁是负责的？他们都穿着统一的宇航服；脸也长得几乎一样；身上佩戴着同样的标志；甚至年龄也没什么差异。

唯一一个有点不同的是那个握紧拳头，只伸出一个手指的人。那个纤细的手指引起了超人的注意。

这是个女人。好久没见到人了，更别提女人了。超人的眼睛一亮。他深情地注视着这个女人，她是那么柔弱，那么可爱。

真该死，想到哪儿去了？超人此刻应该做的是帮助这个女人醒来。

那安眠药有没有解药呢？他仔细观察药瓶，发现标签下部还有个小图标。小图标上的字他下认识，可那儿画着一张脸，一双大眼睛夸张地瞪着，表示没有睡着。

他四下里翻找，哪儿有这种药呢？忽然，他发现那个女人的宇航服上有个衣袋的拉链没拉紧。他试着伸进手去，真的碰到了什么，取出一看，一眼就发现了那个小图标，是解药！

如果它真的有效就好了。超人仔细阅读着瓶子上的标签，字虽然看不懂，可有幅图标画着一只手正挤开一个胶囊，让里面的液体流到嘴里去。

他打开药瓶，取出一个胶囊，把它握在掌心掂了掂，之后轻轻地扶起那个女人的头，掰开她紧闭的双唇。他颤抖着把胶囊里的液体挤进她嘴里，自己的嘴巴也下意识地随着一张一合。

她微微呛了一下，总算咽了下去。慢慢地，她睁开了眼睛。

她伸手揉了揉眼睛，坐了起来。她平静地注视着超人，那眼神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莫非是在梦里见到过他？她大胆地凝视着他，那双眼睛里闪动着丁香一样淡紫色的忧怨，偶尔掠过一丝金色的光芒。

忽然、她睁大了眼睛，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她的目光盯紧了那些显示屏，不由自主地伸手按住了起伏的胸口。

很快，她又平静了下来，耸了耸肩，开始环视四周，好像在寻找同舱的伙伴。

他摆了摆头，“这儿只有我。”

她慢悠悠地看了他一眼，秋波涌动却什么都没有说。

他真想永远地淹没在她的眼波里，可惜现在没有“永远”。他打了个手势表示不明白。

她示意他等一下，然后站起身，面无表情地瞟了一眼同舱的宇航员，径直走向舱壁的橱柜，步姿轻盈优雅。她拉开抽屉，取出一对头盔，自己戴上一个、示意超人戴上另一个她说话了，那声音像首好听的乐曲，轻快地流入超人的耳朵，流进他的心田。

“欢迎你，我叫克劳特克，是约斯号的副船长。我们来自夸伯星球。”

“我叫——”他想说克拉克·肯特，又忽然改了口。

“卡尔一埃尔。”

她指向一个显示屏，氪星的身影在那里一掠而过。

“你从那儿来吗？”

“呃，是的。”

她皱了皱眉，“你都犹豫两次了！你究竟是拿不准还是在骗人？”

“都不是。我只是想说我不是直接从氪星来的，我一直在宇宙里。”

她看了一眼屏幕，顺便瞟了他一眼，“我知道了，可我怎么没看见你的宇宙飞船呢？”

他耐心地保持着沉默，不知该怎么说才能打消她的疑虑，其实他的身世很简单，可现在显然不是讲给她听的时候，还是以后再说吧。于是他严肃他说：“没时间给你仔细讲。氪星球快要爆炸了。”以她的职位和身份，她应该明白事情急迫的。

出于同样原因，他也不便询问她有关夸伯星球的情况。他想以后总会有机会弄明白约斯号的情况的。

克劳特克脸上闪过一丝疑虑。约斯号上的人要都像她这样，那他们的疑心可真够重的。她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她会不会以为他是在戏弄她？这个来自氪星球的家伙想骗约斯号上的人改变飞行轨道，只因为他们不欢迎外人？

她用探寻的眼神盯着他，认真地问：“那你是来这儿寻求保护的吗？”

超人寻求保护？真让他觉得可笑！可又一想，幼年的卡尔一埃尔不就是到地球上去寻求保护了吗？

好了，难道她一直没意识到是他救了夸伯星球的人吗？也许她还以为自己的飞船能逃脱厄运纯属是侥幸呢！

就让她这么认为吧。他可不是那种喜欢吹嘘，好大喜功的人。

他寻找着确切的语言。“现在我来了，假如你能帮助氪星的话，我将感激不尽。”

她有点惊讶，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可我能做什么呢？你看到了，那些救生艇都不能用了。”

“这样吧，你先用广播告诉氪星人，他们星球内核的压力马上就要到达警戒线了。这和我——和他们的一位科学家预言的一样，那位伟大的科学家叫乔一埃尔。”

克劳特克盯着他的眼睛，“我不是不相信你，可要让我这么做得给我足够的证据。”她的目光移向远处计算机前的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宇宙专家，我得先叫醒他。”她走过去，从那人的衣袋里掏出解药，放到他嘴里。

“还有他们……”她又用同样的办法给另外 3 个人喂了解药，“他们起

来以后肯定能帮些忙。”

卡尔一埃尔心里想：说不定他们早知道将要发生的灾难，实在没办法自救，才吃了安眠药。

那几个人的眼睛睁开了。克劳特克俯下身，在他们每个人的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让他们起来，向他们介绍卡尔一埃尔。

“这是卡尔一埃尔，来自一个叫氪星的星球”。

卡尔一埃尔朝他们点了点头。

“这位朋友说氪星马上就要爆炸，”她转向那位宇宙学专家，“拉维，查查看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告诉我确切时间。”

虽然他们长得都很相像，但不同的性格给了每一张脸不同的表情。拉维的样子让人觉得不舒服，他仿佛对一切都不满意，别人好像都欠了他什么似的。

拉维撇了撇嘴，指了指显示屏，朝着显示屏上一堆乱糟糟的线路和机器嘟囔了几句。

克劳特克打了个响指，拉维不情愿地闭上了嘴。“别跟我说你干不了，”卡尔一埃尔听见克劳特克说：“快去干，伙计。打开激光探测器，给我测。”

拉维吸了吸鼻子，站起身走向控制室的另一侧。卡尔一埃尔跟着他来到一个控制台前，拉维拉开抽屉，取出几件工具。

克劳特克让另外几个人也去干活儿，各个显示屏前纷纷出现了他们紧张的身影。

克劳特克芜尔一笑，对卡尔一埃尔说：“还好，我们休息的时候，所有机器都运转顺利，没出什么故障。现在我们总算赢得了一些时间。”

她的笑带给他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是回到了那漆黑的黑洞里。他真想永远迷醉在那双紫丁香一般的眼睛里，沉浸在那百灵歌喉一般的声音里。

她问起他的身世，他竟滔滔不绝他讲起来，忘了自己的使命，把氪星的危险抛在了脑后。

他像是吃了克劳特克爱情的安眠药，渐渐沉入幻想的梦里。这会儿唯一有效的解药就是氪星面临的危险，可有谁能把这滴解药及时给他灌下去呢？

而她却好像更关心地球。对她来说，地球的落后比氪星的先进还要有趣；地球的杂乱无章比氪星的整齐有序更吸引人。地球令她神往，而氪星却丝毫引不起她的兴趣。

“暖，是啊，”她轻叹了一口气，“强大总是能控制弱小。你没发现地球可以成为你们氪星人的天堂吗？”

他感到浑身不舒服：“我可从没这么想过。”可话一出口，他又感觉有点拿不准了。面对她的目光，心里开始打鼓：难道我说错了吗？

克劳特克会不会以为自己其实也是那弱小民族中的一员？

可她却毫不在意，“嗳，你说的那个黑洞在哪儿？”

卡尔一埃尔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回到现实中。他是这苍茫宇宙的一分子，周围的一切他都应该熟悉，他我回了自己的位置，也同时明晰了那个黑洞的位置。

他指向一个显示屏，那轮红太阳正在那儿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就在那儿，现在你看不见，因为它恰好被太阳挡住了。”

克劳特克眼睛一亮，热切地顺着卡尔一埃尔所指的方向测量起角度来。

她轻敲着桌子，“ 没问题。我们可以用激光来对准氪星，借助氪星的反射看到那个黑洞。 ”她朝卡尔－埃尔笑了笑，“ 不过得让拉维把激光探测器接好。”

这时，那边传来拉维的一声欢呼。

克劳特克忙扫开一个监测器，拉维出现在屏幕上。

卡尔一埃尔盯住那个显示屏，拉维已经把相关导线接在了探测器上，站在机器旁等待克劳特克的命令。

卡尔一埃尔的心一沉。难道氪星庄定要经历第二次悲剧吗？亦或是“ 亚当的肚脐 ”的出现真的改变了时空规律，给了氪星生存的机会？

克劳特克下命令了：“ 打开探测器，开始探侧。 ”她轻轻拍了拍卡尔一埃尔的肩，“ 好好看着，太阳后面到底有没有那个神秘的黑洞。 ”

卡尔一埃尔觉得奇怪，“ 你不是说先探测氪星吗？它正面临危险！ ”

“ 是啊，当然是这样。 ”她朝卡尔一埃尔笑了笑，“ 先让拉维试试机器，假如一切正常，咱们再探测氪星。 ”

她这一笑，卡尔一埃尔顿时感到脚都酥了。她说得有道理呀。这么一想，他也就不再过问了。

卡尔一埃尔的目光从克劳特克的肩头掠过，盯着显示屏。一束激光正在不停地调整着方向，逐渐对准了目标。

氪星被激光束捕捉到了，但很快就被调整了亮度，变成了克劳特克所说的一面反光镜。借助这面反光镜，搜索黑洞的工作开始了。

“ 再向左移一下。 ”卡尔一埃尔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指挥着克劳特克。她用麦克风重复着他的话，“ 往左，那儿，对了。 ”

镜头锁定了，显示屏上的图像立刻唤起了卡尔一埃尔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卡尔一埃尔冲到显示屏前，“ 就是这儿！ ”

“ 噢，我看见了。 ”她按了一下按钮，显示屏上的图像被放大了。

现在他们都看清楚了。在黑暗的通道尽头有一轮红太阳正一闪一闪地绽放着光芒。

“ 哈！ ”克劳特克笑出了声儿，“ 一个理想的太阳系！ ”她迅速地测量着具体数据。

卡尔一埃尔觉得很骄傲。看看吧，地球的邻居这么羡慕地球。可克劳特克总让他感觉有点不对劲。她为什么那么热心于寻找黑洞。他猜想，也许她会穿过黑洞到地球上去。

好在他没忘记自己的使命，“ 现在该探测一下氪星了吧？你的激光探测器没问题。 ”

她却懒洋洋地一笑：“ 为什么不呢？ ”他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她朝拉维打了个手势，对她来说，探测氪星显然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好像对拉维来说，这事也没那么重要。他用了整整 3 个小时的时间才重新调整好激光探测器，又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合适的角度。拉维并不在意激光束是否对准了目标，克劳特克也没给他什么具体指令。卡尔一埃尔实在忍不住了，不由叫出了声，拉维这才认真地看了看显示屏。

卡尔一埃尔长叹了一口气，早知如此，他不如放弃这艘飞船，自己去氪星看一看呢。要是那样的话，现在他起码能知道氪星是否还存在着。

可这会儿，拉维的激光正莫名其妙地对着一片沙漠。

显示屏上没什么可观测的。卡尔一埃尔心绪烦燥，坐立不安。忽然，一

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再试一遍，医生。”这是幼年的克拉克·肯特对一个要为他打针的医生说过的话。

“仔细找找看。”克劳特克终于下了命令。

拉维打了个手势表示从命，把激光探测器调整了一下。

夸伯的激光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渐渐向氪星的内核探了进去。就在激光束的前端碰到氪星内核的时候，显示屏上忽然出现了一行约斯星球人的文字。

克劳特克默默审视着那行字。卡尔一埃尔忍不住了，“那写的是什么？”

克劳特克耸了耸肩，“没事，氪星一时还爆炸不了，不过它的内核确实有点危险。”

卡尔一埃尔松了一口气，他总算赢得了时间。

一丝笑容刚刚爬上卡尔一埃尔的嘴角，却又僵住了。他挥挥手让大家安静，“等一下，我听到了什么，好像是来自氪星。”

这会儿，舱内的信号灯亮了起来，警笛声大作。

大伙儿都愣住了。卡尔一埃尔摘下头盔，倾耳细听，是他的母语！而且那声音非常熟悉。

是父亲的声音！可这会儿那严肃的语调不像是父亲在对儿子讲话，倒像是氪星国家安全机构在对进犯者示威！

卡尔一埃尔迅速戴上头盔，对克劳特克说：“他——这个说话的人代表氪星——想知道你们这艘飞船是否会进攻他们。氪星已处于警备状态，他请你在限定时间内作出答复。”

氪星人此刻已开始了倒计时。

卡尔一埃尔满以为约斯人会立刻答复氪星人：我们是善意的，我们的激光束只是用来探测的。而且会马上把激光探测器关掉以示诚意。

克劳特克和她的同伴们却诡秘地相视而笑，彼此传递着眼神，不作任何答复。她看了看舱内的挂钟，“那些人是没到氪星，还是已经藏起来了？假如他们已经占领了氪星，那么传过来的信号应该是约斯语的。现在氪星人还一点儿都不了解我们，正试探我们的意图呢。问题是，如果我们先表示友好，他们会让我们靠近吗？我们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是不是？”

她的问题显然多余。忽然，她瞟了一眼卡尔一埃尔，摘下头盔，说了句什么。

卡尔一埃尔只听到一串陌生的音阶。

克劳特克打了一个响指，这显然是命令大家行动。拉维立刻按下了一个按钮。

激光束并没有被关掉，相反，变得越来越亮了。

激光带着强大的能量射向氪星，从显示屏上看，氪星很快就被包围了，像个大火球。

“不！”

卡尔一埃尔实在忍不住了，无形的力量在他身体里积蓄。他不能看着氪星毁于一旦。

说不清是急还是气，卡尔一埃尔一时愣在那儿，不知该说什么了。

要不是克劳特克掐了他一把，他还真回不过神来。克劳特克的笑容依旧甜蜜。“我不得不这么做。”她轻柔地解释着。

也许一切都已经晚了。氪星早在卡尔一埃尔年幼时就灰飞烟灭；也许因

为有了“亚当的肚脐”，氪星还有一线被救的希望。

他推开她的手臂，对一个狠心毁灭一个星球的女人，你还能跟她说什么呢？

克劳特克上下打量着卡尔一埃尔，笑了：“你现在别无选择，只有跟我们呆在一起了。我们其实真的很欢迎你。你是两个世界的儿子，一定能带给我们不少信息。你了解地球的秘密，而你又有氪星人的血脉。你也知道，我们的基因库快要枯竭了。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征服地球，到那儿去做主人呢？”

这番话着实让他吃了一惊。看来她不仅要毁掉氪星，还幻想着去占有地球！她说这话时那么平静，那么坦然，好像一切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她简直是茫茫宇宙中的邪恶之星！

警报器又响了！

克劳特克转过身去查看监测器。她做了个鬼脸儿，轻松地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之后又指示拉维，“注意那颗导弹，它正朝我们飞来。”

一个显示屏显示出拉维的身影，他正用激光探测器追踪那颗导弹。

卡尔一埃尔紧张地盯住主显示屏。他的心狂跳起来，“那不是导弹！”

克劳特克摇摇头，自信地耸耸肩，“管它是什么呢！反正都得像对付导弹一样对付。不过，我们的飞船在不停地下滑，看来躲是躲不过了，把它打下来吧。”

他仍坚持着：“那不是导弹。那是个载人的飞行器。”他热切的目光里流露出深深的爱意，是的，他太熟悉那东西了。

就是那艘飞船载着年幼的卡尔一埃尔飞向地球。

可见即便是大难临头，乔一埃尔仍没忘记帮助小卡尔一埃尔逃出灾难。

现在事情复杂了。假如夸伯的飞船截住氪星的飞船，那小卡尔一埃尔就不可能到达地球；也就没有了克拉克·肯特。如果是这样，此刻克劳特克面前的卡尔一埃尔也会失踪，她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看来必须把小卡尔一埃尔救出虎口，不然的话，超人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了。

“别把它打下来！你们没看见它在转向吗？也许我们能错开它。不管怎么说，氪星人并没有恶意，那艘飞船上只有一个小孩子。”

克劳特克目不转睛地盯着时钟，沉稳地想着对策。“我知道那艘飞船需要帮助，可我目前还弄不明白它究竟是谁的飞船。”

“当然是氪星的！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不是夸伯星球的。”

“我可不管是不是夸伯星球的。好了，我相信你，那上面只有一个孩子。我们有你这样一个聪明的家伙就够了。说实话，假如再弄一个氪星人来，我还真对付不了呢。算了吧，卡尔一埃尔，我已经撤消了命令。”

卡尔一埃尔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他站起身，想到控制台前看看夸伯星球的地图。

克劳特克抢前一步，拦住了他，“你要搞什么名堂？”

卡尔一埃尔把克劳特克一把推开，径直向控制台走去。等克劳特克回过神来，卡尔一埃尔已经站在了激光控制台前。

尽管如此，他还是晚了一步。拉维已经准备按按钮怎样才能阻止他？

卡尔一埃尔回忆起这艘飞船的布局。紧挨着这个房间有个内舱，而另一侧则靠近健身房。

他转身拐进健身房，发现这里除了有一般的健身器材外，还有一条环绕全屋的室内跑道。奇怪，这是干什么用的，只是为了练跑步吗？是不是还有其它作用？

要是只站在那儿想，它什么作用也不会有。为什么不试试看？

他踏上那条跑道，两只脚立刻陷进了灰土里。没跑几步，那些灰土已经把他的双脚埋了六七英寸深，他甚至触到了灰土下面的东西。如果他继续这样跑下去，用不了多久这艘飞船就会翻的。

他在跑道上绕圈跑，整个飞船都随着旋转。他脚下的灰土顺着舱底弥散到飞船外，挡住了监测器的屏幕，飞船现在彻底失控了。

发现了这个秘密，他跑得更带劲儿了。而同时他也注意着周围的动静。还好，没看见激光束那刺目的光芒冲出飞船，看来他们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超人拼命地跑，跑得天旋地转。直到他确信小卡尔一埃尔已经脱离了危险，才停下脚步。

惯性带动飞船继续旋转。随它去吧，多转会儿也没什么不好，让约斯人也尝尝我的厉害。

他疲惫地跌坐在一个垫子上，可这垫子立即合拢了，把超人包在了里面，然后又是推，又是挤，还像人手一样上下按摩他。

他拼命往外爬，可怎么也挣脱不出来。他不动了，随它去吧，谁知道又是什么秘密武器。那玩艺儿继续又推又揉，超人放松了自己，竟逐渐感到筋骨舒畅，原来是个按摩机！

可他并没有放松警惕。他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

夸伯星球这艘飞船上的人还没从那阵突如其来的天旋地转中醒来。他小心翼翼地穿过通道，回到控制室去看个究竟。快到门口了，他却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心里开始打鼓，不知该怎样面对克劳特克。

他不能眼看着约斯人侵入地球，把人类变成他们的奴隶。他知道自己说服不了克劳特克，看来不得不使用武力了，可怎么下手呢？

站在门口，他又紧了紧头盔，深吸了一口气。

正如他所预料的，控制室里的人已经注意到了他的行动，他们似乎早有预谋。此刻，每张疲惫不堪的脸上都挂着讥讽的微笑。

克劳特克却眉头紧锁，“糟透了，瞧瞧你干的事！”

拉维的手指扣紧了手枪的板机，说了句什么。

克劳特克朝卡尔一埃尔暧昧地笑了笑，“拉维想知道我们还等什么。他急着想干掉你。”她的笑容更美丽了，“那可真是浪费。”她盯着卡尔一埃尔，对拉维说：“耐心点儿。现在我们还需要他。”

卡尔一埃尔挺直了腰板儿，“我绝不会帮你去占领地球。”

克劳特克点了点头，“可你已经这么做了。你告诉了我们地球的位置，还告诉我们怎么去哪儿，甚至帮我们找到了能量。”

“找到了能量？”

“是啊！你在跑道上那阵狂奔，带动飞船旋转，而飞船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充电的。”

卡尔一埃尔苦笑了。看来他那阵奔跑既带来了好消息，又带来了坏消息。好消息是幼年的卡尔一埃尔总算逃离了厄运；而约斯人的飞船却借此机会获得了能量。

现在飞船可以靠自己的能量飞行了，而且速度也加快了。地球却更危险了。

他凝视着屏幕，那轮火红的太阳挡住了其他的一切，独自吞吐着烈焰。夸伯的飞船正沿着轨道绕太阳飞行。

克劳特克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她微微一笑，“几分钟以后我们就要到达‘亚当的肚脐’了。”

他的思维在飞速运转。他仿佛看见了“亚当的肚脐”。夸伯的飞船正冲向那神秘的黑洞，绕过那轮红太阳，靠近了那轮黄太阳——那是地球的太阳。

可那图像不停地闪动，像飘忽不定的梦境一样，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是他锁不住那奇异的景象，只是一切其实并不存在，只是他的幻想而已。

他陷入了沉思，作为浩瀚宇宙的一部分，他有着强烈的感受能力，他可以感知宇宙中每一颗星星的运动，而现在，他却感觉不到“亚当的肚脐”了。难道它消失了？

“已经不存在了。”卡尔一埃尔自言自语。

克劳特克皱了皱眉，“你说什么？”

“‘亚当的肚脐’已经不存在了。”

拉维瞪起了眼，嘟囔着什么。

克劳特克翻译道：“他让你老实点儿，这儿没人信你的谎话。”

“我没撒谎。”

“撒谎也没用，探测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

虽然卡尔一埃尔心里明白“亚当的肚脐”已经不存在了，可也不禁紧张地屏住呼吸，盯着显示屏。

终于，他舒了一口气。“亚当的肚脐”确实从屏幕上消失了。

夸伯飞船的探测器发出了质疑信号，在原来的记录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亚当的肚脐”了。

拉维低声说了句什么。

克劳待克紧张地盯着屏幕，脸色渐渐沉了下来。她转向卡尔一埃尔，“你干了什么？”

“什么也没干。”

“你在撒谎。也许，你有一种自己也不知道的力量。”

“也许都不对。”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他心里真为这结局高兴。

现在夸伯的飞船要飞行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地球终于能喘口气了。

“亚当的肚脐”的消失意味着卡尔一埃尔也需要花同样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可他心甘情愿。罪恶感始终牵着他的心，谁让他给夸伯的飞船指点了去地球的路呢！

“你不肯把‘亚当的肚脐’找回来吧？”

“不是我不肯，我办不到。即使我办得到，我也决不会干。”

“很好，卡尔-埃尔。我们看错了人！咱们就此分手吧！”

他点点头，“可以。”

“你不想动武？”

他摇摇头。

克劳特克舒了口气，可并没有放松警惕。“很好，我们都是文明人，还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吧。现在咱们去看看那些救生艇。”她挥了挥手枪，“卡尔一埃尔，带路！慢点，别乱动。”

所有船员都严阵以待，侧身站在通道两侧。卡尔一埃尔走在前面，总感觉身后有支黑漆漆的手枪正对着他的胸口。总算平安地走到了甲板上，那支枪没响。

“站住，呆在那儿别动！”

他站住了。身后的声音告诉他，那些船员正轮流整理宇航服。

克劳特克说：“拉维，打开舱门。”她的声音像是从空旷的房子里传来的，带着回音，显然是因为她把宇航帽套在了头盔外面。

舱门打开了。冰冷的枪口推着卡尔-埃尔走了过去。约斯人紧紧跟在他后面。

“注意安全！拉维，去开大门。”

拉维走上前打开了大门。

卡尔-埃尔简直不相信眼前的这些人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告诉我哪条救生艇可以用。”

“救生艇？”

他指了指那几艘勉强拼凑起来的救生艇，“可能还有三艘能用。”

“你就不用乘救生艇了，卡尔-埃尔，你自己走就可以了。”

听了这话，他真想揍她一拳，可一想起自己的诺言，还是不能动武。

飞船上穿好宇航服的人们相互拥抱告别，然后挤向那三艘救生艇。卡尔-埃尔可不想再等了。他瞅准机会，一 跃而起，飞出了舱门。拉维一手抓住门框，一手挥舞着手枪，探出身来大喊大叫。

一束激光射穿了他的鞋底，还好，没有伤到皮肉。转眼间，他已经飞出了飞船的控制范围。

飞翔在茫茫宇宙中，超人不禁有点担心。假如夸伯的飞船一直紧追不放，他能摆脱他们飞回地球吗？

氧气是最大的问题。

不过到有一个办法。前面不远就是夸伯星球了，他可以穿过他们的大气层去补充氧气。可一转念，不行。超人怎么能做那样的事，偷偷摸摸地占人家的便宜！

再说，他走了以后，克劳特克会怎么想，害怕还是后悔？

不管怎么说、是超人救了她。不然，这会儿她也许还在梦里呢——那个狠心的夸伯女人也会有梦吗？

他回头看了一眼夸伯的飞船，它正沿着自己的轨道不停地前进，那渐渐远去的身影似乎是在追逐远方的地球。

好了，现在他又孤独一人了。他有点儿不知所措，懊悔和忧伤占据了他的心灵。想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吧，既没有拯救氪星，还把地球也搭了进去。

5

“亚当的肚脐”不存在了，他必须想办法找新的途径回地球。还是别为做过的事烦恼了，看看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吧。

首先，有氪星。他可以到那儿去汲取水份和氧气。

还有，那轮红太阳。虽然它燃烧着致命的烈焰，但可以用它来作信号灯和照明器。

最重要的是，他还拥有自己。不过他有点儿不自信：

自己能经受重重考验，最终能回到地球吗？自己的超人力量究竟能不能战胜面前的困难？

先看看氪星吧。氪星现在已变成了瓦砾和碎片。那些瓦砾和碎片正环绕着那轮火红的太阳形成一个小行星带。在缤纷的宇宙岩石中，超人只辨认出两种，那两种是氪星特有的岩石。

他还发现了许多人造的东西。这些东西经历了宇宙的震撼已是满目疮痍：扭曲的汽车、轮船部件、屋顶房梁，甚至整座大桥也被抛到了空中。超人随手收集着有用的东西：食物和水。

其实他可以就此停下脚步，舒服地生活在这儿。过去的荣耀是个美丽的梦，他可以永远生活在梦里。他找到一些唱片，甚至还发现一个完好的电唱机，可以留在这儿尽情享受了。地球的危险、约斯人的入侵，统统可以抛在脑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把私心杂念统统赶走，带上一些有用的东西，匆匆离开了氪星碎片组成的小行星带。

离开了这儿，超人又得自力更生了。他飞向茫茫宇宙，继续去寻找。

忽然，一个闪光的金环吸引了他。不用细看就知道，那是颗人造卫星。

卫星在轻轻地抖动，每个侧面都折射着那轮红太阳的光芒。飞近一看，卫星上有一块地方陷了下去，别的地方也是伤痕累累。看来是氪星的碎片击中了它，使它偏离了轨道。

可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可不可以利用？超人的心跳加快了。算了，还是别抱什么希望了，要是它和自己的方向一致，就一块走吧。

看来看去，他还是弄不明白这颗卫星是从哪儿来的，既没有什么标志，也没有文字，好像在告诉别人：“别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颗卫星到有一对完好的太阳能吸收板，可显然已经不用了。

一个柱状的按钮伸出了舱外，超人看了看，指示灯亮着，应该还能用。他试着按了一下，没反应。

他干脆扒住露在外面的导线，攀到了传感器上，三下五除二，拆开了传感器。里面的线路一片混乱，超人也没有新零件可以替换，只好不管它了，试试没这东西行不行。刚要放手，超人发现传感器内侧有行小字，是氪星球的！

超人把传感器推到了一边，心中涌起一丝伤感：氪星现在已不存在了。

他打开激光望远镜，仔细研究那些复杂的零件。好容易看出了点儿头绪，超人取出从氪星捡来的那架电唱机，卸下整套开关，放到原来传感器的位置。

现在一按电唱机的电源键，那轮红太阳的光芒就被接收进来；一按运行键，那束光线就增强了；音量钮一拧，那束光线就会随之移动；录音键起看监测器的作用；暂停键可以控制那束光线折射到被观察的物体上；而快进键则可以控制图像的清晰度。

超人按下了电源键。

此刻要是换了别人，别说按下那个电源键，就是踏进这半径为一英里的电波辐射区，也会被强烈的电流击倒。

“噢”，超人叫出了声儿，可没有空气的宇宙根本没法传播声音，他只能跟自己说话了，“好吧，开始！”他按下了运行键。

奇迹出现了，“亚当的肚脐”回来了！

实际上是那束激光起了时空调节器的作用，找回了“亚当的肚脐”。

超人仔细观察那失而复得的神秘通道，只见黑洞深处有一支白色光环在不停转动，像黑丝绒上的一只白金手镯，流光溢彩。

是银河？

他轻轻调整音量钮，用激光追随着那熟悉的画面。而此刻又有其他物体出现在镜头里了：奇形怪状的东西、星系、星河、陨石……

他迅速转动音量钮，可仍然找不到他日思夜想的那个星球：地球。宇宙太辽阔了，而宇宙间的事物又太繁杂，看来超人也许要用尽一生的时间来找寻了。看着镜头里闪过的缤纷物体，超人快要绝望了。

激光束掠过一颗大行星，它周围狂乱涌动的气流引起了超人的注意。他忙按下暂停键，让镜头对准那颗大行星。

可惜，超人并没有彻底明白暂停键的作用，他这一按，镜头兀自对准了它预先设定的一个画面。

那颗大行星在镜头前一闪即逝，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星系、星河、陨石也纷纷闪过；终于，镜头锁定，那是一轮黄色的太阳！

卡尔-埃尔把目光从镜头前移向那黑洞。是的，它在那儿。在神秘的黑洞里，那轮红色的太阳正在洞口附近燃烧；而在黑洞深处，一颗黄色的太阳正绽放着光芒！

这个发现激动得他浑身颤栗。卡尔-埃尔此刻似乎成了父亲乔-埃尔，儿子好像正用父亲的双眼观察这世界，用父亲的头脑思考问题。

“啊，是这儿，这理想的圣地！我探索了 28 个星系，只有地球让我满意。可地球已经被人类占据了，把他们赶走是不道德的（尽管人类自己曾经赶走过洞穴里的熊和可怜的乳齿象）；向地球大量移民也是不道德的（像欧洲人涌进美洲一样）。现在只有送卡尔-埃尔去地球是最合适的。”

“对不起，父亲，我有个问题。您能不能通过‘亚当的肚脐’把我直接送到地球去，别让我在茫茫的宇宙中徘徊？”

“是的，孩子，我本想直接送你去，可你妈妈说你还太小，一下子改变环境怕你不能适应。再说地球也需要时间来改善自身条件，建立文明社会。孩子，你仍需要一段时间的监护才能到地球去。还有，我们总担心那漆黑的黑洞不安全，不过，现在看来一切还好。”

“谢谢，父亲。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只是，我让您和妈妈失望了。”

“为什么，孩子？”

“如果我不去帮助约斯人，我也许可以去救您和妈妈——没准能救出所存氪星人。可现在，我帮了他们，把氪星和地球都推上了绝路。”

“谁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呢？算了，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别责怪自己了，孩子。你照着爸爸的话去做了，并且做了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就不用后悔了。”

尽管没有一丝云朵和烟尘，眼前的那些星星还是逐渐模糊起来，若隐若现，超人低下了头。

卡尔-埃尔小睡了一觉，又醒来忙手头儿的工作。刚才他好像是作了个梦，但梦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感觉仿佛是在为什么事后悔，可究竟是什么事呢？想不起来了。他一脸严肃地开始了紧张的试验。

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回地球去！要么就通过“亚当的肚脐”，超越时空的极限，去重塑氪星。

他在宇宙间漂游，觉得自己简直成了一块氪星的碎片，正滑向那巨大的

黑洞。

一边滑，超人一边忙着收集散落在太空中的氪星岩石，把它们统统倒进“亚当的肚脐”，可那黑洞又把一些岩石吐了出来，看来只有对它无害的岩石才能通过。

超人手法娴熟地把氪星的碎片推进了黑洞深处，在那轮黄太阳的对面，把它们堆在一起；恰好与地球遥遥相对。

那些碎片一点一点地开始粘连，小块粘成大块，大块又逐渐粘在一起，形成更大的一块。终于，一颗行星出现在超人面前！当年的氪星此刻变成了一个新的星球，一个像地球一样大的世界！它的体积和重量都和地球差不多，而且按地球的轨道运行，只不过是躲在地球看不见的地方——太阳的另一面。

下一步就是建造大气层。有了大气层，种子才能发芽；才能有植物来进一步改善大气层，形成良性循环。之后，动物王国就可以来享受快乐了。

可卡尔-埃尔想象不出该有什么动物。

也许，这里永远只有一种动物——他自己。他仍深深地陷在懊悔之中，灰暗的心情令他逃不脱孤独的阴影，他只能把这颗行星的将来想象成一个孤独王国。

而他也隐隐感觉到，当约斯人侵略地球时，这颗新的行星将会发挥作用。

也许，当他驱散心头的阴影，他会把这个崭新的栖息地送给地球人。在地球拥挤不堪，无法承受的时候，为它分担一些压力。

而他首先要做的，是把这颗崭新的星球修建成一座伊甸园。超人跃出黑洞，开始了“园丁”的工作。

6

万物总循环往复，
野兔也把猎犬赶。
谁也逃不脱轮回，
人类最终为虫餐。

——伊萨特·诺特劳，《叙述的陷阱》

他在大都市一座饭馆后面的一条堆满垃圾的胡同里降落了。他摘下氧气罩，急不可待地吸了一口地球的空气。可惜，一股怪味扑鼻而来，差点儿把超人呛个跟头。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地球变得更糟了。到处臭气冲天，污水四溢。他发现，太阳的光芒现在仿佛也更刺眼了。

还是让思乡之情就此打住吧。

垃圾堆里忽然有了动静。一个流浪汉探出脏乎乎的脑袋，打量着超人，朝他挤挤眼，又钻了回去。

超人立刻换上了克拉克·肯特的神情，大步走出胡同，朝报社走去。他得去看看那里最近的情况。路过一个报摊，可惜没零钱；报摊小贩的眼睛紧紧盯着他，怕他顺手牵羊。超人只好边走边扫一眼《行星日报》的头条消息了。

地球一点儿都没变。头版头条消息仍是有关这颗星球的那堆令人头痛的问题。

别无其他新闻。

克拉克用超人的双眼透视了一下幽默专版。可连几乎最简单的线条图案都在描绘最沉重的三维空间的问题。

别无其他娱乐。

克拉克扫了一眼太空栏，那儿赫然写着：“只作娱乐用。”

如果是真正的太空事件报道的话，那这个专栏必定会提到新出现在太阳另一侧的那个地球。可惜，占星家只是乐观地大概讲了讲他的预测，给了大家一个模糊不清的警告，只字未提地球的新邻居。

这就是伪科学！

看着身旁行色匆匆的人们，克拉克·肯特一下子找回了当年作记者时的感觉。他懒洋洋地拖着疲惫的双脚走向《行星日报》编辑部。

他的同事们立刻把他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吉米·奥尔森在大厅遇见了他，立刻迎了上来，“正找你呢。来试试新相机，快速成像的。笑一笑！”他手中的相机闪光灯一闪，喀嚓一声。吉米取出相片，“又曝光了。给你拍的照片怎么总是曝光？”他失望地摇摇头，走开了。

佩里·怀特一脸怒容地瞥了一眼克拉克，“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别傻站着，有的是活儿要干。”佩里从电传机上取下一页纸，“有个天文学家叫格林博士，说她发现了陨石雨，而且是前所未闻的。我记得你曾经采访过一位格林博士，好像是为‘亚当的肋骨’的事。”

“是‘亚当的肚脐’，先生。”

“亚当的肚脐，亚当的肋骨，亚当的喉节，管它什么呢！我记得，她说那玩艺儿是嗞嗞响着出现的，是不是什么人搞的恶作剧？或者只是天文学家自己眼睛里的一块斑点？这是你的事了，你去见见她，把这事儿弄清楚。”

回到大厅，迎面遇见了洛伊丝·莱恩。克拉克正想轻轻拥抱她，可她却及时停住了脚步：“我很想念你。”他还来不及说自己也想念她，她又开口了，“让一让，克拉克，我正忙一桩纵火案。”走出几步，她又回过头来，“下次见。”

特纳·布莱索在电梯里遇见了克拉克，“我还找你呢，肯特，”这位编辑审计员的口气里充满责备，“我们可得好好算笔经济帐了，是时候了！你不打招呼就随便去度假，这可不行！你得写个东西上来把事情讲清楚。还有，去加利福尼亚的往返机票，你没用社里的钱，是不是？这可真奇怪！太奇怪了！”

“呃，我现在得抓紧时间去赶一班飞机。”

那双警惕的眼睛顿时一亮，“噢？”

“从大都市到帕萨迪纳。”

那双眼睛更亮了，“往返机票？”

“是的，先生。”

“太有意思了！”

克拉克前脚踏出电梯门，布莱索立刻掏出笔在本子上记下了什么。

公关部的负责人摇了摇头，“对不起，克拉克，你恐怕得白来一趟了。”

“我的主编觉得我不会白来一趟。”

“你明白我的意思，克拉克，格林博士不会客。我很抱歉，可我得说，你那篇关于‘亚当的肚脐’的报道是最准确、最公平的。”她叹了一口气，

“我也希望你能进去，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把这里的信息传播出去，造福于民，我不能压制它！”她耸了耸肩，“要不你也像其他记者一样，偷偷溜进去，扒在门缝上看看吧。不过，你肯定得不到什么。”

克拉克·肯特谢过了她，失望地转身出去了。

公关部负责人同情地咬着嘴唇，目送他离去。

格林博士以为实验室里只有她自己，而当她面对那些对准了宇宙太空的观测仪时，她却意外地在观测仪和茫茫宇宙之间发现了超人。他的身姿和他的面庞出现在每个监测仪上。

格林博士镇静下来，走出实验室。来到架在观测棚里的天文望远镜旁边，登上了台阶。

她竖起衣领，抵挡着夜晚的凉风。“我想我认识你。可你来这儿干吗？”

“想和您谈谈‘亚当的肚脐’，和那场陨石雨。”

她束紧了衣领，“不弄清事实，我是不会发表意见的，再多的解释也比不上事实。”

“我不会报道这一切。”

“即使如此，我也不说。”

“究竟为什么呢？”

格林博士好像很伤心。她把头扭向一边。克拉克以为她不会再说什么了，可她却又开口了：“我开始怀疑自己了。我不懂的东西太多。而有时候，我刚明白一些，那些东西又破碎了。”

他笑了，“欢迎你加入人类的行列。对了，韦尔金斯基博士怎么样？他不支持你吗？”

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现在不行。韦尔金斯基博士说上次他也感到很奇怪。我们都无法解释‘亚当的肚脐’是怎么出现的；也都弄不明白它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可现在，我现在看到了陨石雨，又怕……”

她轻轻咬了咬手指。

“那是可能的。”超人说：“我敢肯定那是银河系中的一些陨石形成的石流。”

“你怎么知道？”

“当时我在场。”他笑着对惊呆了的格林博士说：“别紧张，咱们两个都很清醒。你并没看错。那些陨石也没有消失，只不过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行星，地球的一个新朋友。来，我告诉你它是怎么形成的。”

他给她讲了一遍，然后说：“这颗行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但很快就可以供人类使用了。问题在于，人类能接受它吗？只有人类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懂得怎样去利用资源，和爱惜资源；知道怎样在现在这个地球上与周围的环境更好地相处，他们才有资格去认识并利用新的星球。”

他凝视着她的双眼，“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相信你迟早会亲自发现那颗新的星球。我请求你保守秘密。如果秘密过早被泄露出去，那后果……。”

她拧亮了工作灯。他们周围一片光明，而夜色却显得愈加黑暗了。她久久地站在那儿，陷入了沉思，只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搜索着他的双眸。

超人就是超人。人人都知道他是不会受伤的。他的脸上、身上永远不会有伤痕。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不受一点伤害地度过一生。也许别人看不见，可最近，超人照镜子的时候，却能看见自己眼睛里留下了生活的伤痕。

也许格林博士也发现了这些伤痕，她点了点头，“我会保守秘密的，直

到有一天我们都认为时机成熟了。”

“好！”

他们握了握手，超人纵身跃入黑色的天幕。

克拉克·肯特也许什么故事也没采访到，而超人却有点儿事要做。

他现在必须准备迎战夸伯的飞船，和那些约斯人；提防克劳特克和她的船员们——以及那群昏睡的胚胎。

克拉克·肯特乘飞机返回大都市。他疲惫地坐在座位上，摘下眼镜，把它放在腿上。在后座那个 6 岁女孩叽叽喳喳的说话声里，他闭目养神，静静地思考着地球的问题。

那个用了他的机票的女人掠过了他的记忆。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们互相欺骗，互相利用，互相误解。

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团结起来抵抗外敌的侵略呢？这样的人又怎能保证他们的家园不被自己毁掉呢？

飞机降落了，他缓慢地走向舱门。忽然，有人轻轻拉了拉他的袖口。

他四下张望，低头一看，是刚才坐在他背后不停他说话的那个 6 岁小女孩。

小女孩捧着一副眼镜，“先生，您丢了这副眼镜。”

他望着那张天真的小脸儿，又抬头看了看那微笑着站在女孩身后的母亲。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们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人类充满了希望。

莫里斯·芬克尔斯但医生日记摘录

迈克·雷斯尼克

1942 年 6 月 9 日

我正在诊室里，琢磨着还不如回去给那些禁不住一骗的妇女组织负责人们治病，正在这时，那个家伙推门进来了。虽然他戴了副眼镜，可浑身肌肉发达，威风凛凛。我心想，希特勒这回可要倒大霉了，我们这位土生土长的美国棒小伙子，要打垮希特勒，恢复世界民主。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我用最慈爱的口吻问他。

“肯特，先生，克拉克·肯持”

“玩过橄榄球吗，肯特？”因为这家伙看上去很像个天生的中后卫。

“没玩过，先生。我痛恨暴力。”

“既然你痛恨暴力，干吗到新兵征集站来体检？”

“我应征服兵役，先生。”

“那好吧，肯特，”我对他说，“也许只有山姆大叔能让你成材。”

然后我让他脱下衬衣，他照办了。我检查了他的胳膊，竟然什么痕迹也没发现。

“你没种过牛痘什么的吗？”我问他。

“没有，先生。”

“好吧，还是我来给你种吧。”说着我到冰箱里取出一支注射器。

“你这样做恐怕不妥吧，先生。”他说。

“肯特，在军队里，要征求你意见时，自然会告诉你的。”

我把针头刺进他的手臂，本以为他会晕倒，像所有妈妈的宠儿一样，可谁想到奇怪的事发生了：针头断了！我可从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我琢磨着，要是这会儿我伤了他的哪块肌肉，或者哪根神经，将来我可要吃官司的。于是我跟他说，咱们什么都别提，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没种过疫苗。可他却说撒谎是不道德的。我只好解释：忘记不等于撒谎；再说我跟山姆大叔怎么交待又不关你的事。他这才同意了。然后我们开始检查视力。

“摘掉眼镜，肯特。”我对他说：“闭上左眼，给我念念墙上的表。”

“哪一行？”他问道。

“你能看清楚的最小的那行。”

他闭上左眼，把右眼眯成一条缝。这时，我突然感到特别热。他开始念了：“I—W—A—N—T—A—B—E—E—R。”

“好了，肯特，”我生气地盯着他，“谁让你来这里捣乱的？是不是开车的那帮家伙？”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先生。”

“肯特，”我压着火气告诉他，“我编的那行字是写着玩的，意思是‘我想喝杯啤酒’，我把它贴在了离这儿 50 英尺远的另一个房间里。”

他惊讶地看着我：“真的吗？”

“我说过了，当然是真的！现在告诉我，是谁让你到这儿来捣乱的？”

“没谁，先生，”他说，“我只是聚精会神地向前看，然后把我所看到的念出来。”

“肯特，那些字只有四分之一英寸大小，你呆在这间屋子里根本不可能

看见。”

“我的视力棒极了，先生。”他说。

“真的吗？可是你再棒的视力怎么可能穿透我这堵结实的墙？好了，告诉我是谁让你来的吧。”

“没人让我来，先生。”他坚持着。

“你就接着编你的故事吧！可我得告诉你，往后就不那么好编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先生。”

“好吧，肯特，”我说，“你可是自讨苦吃！下面检查你的健康情况。趴到地板上去，做 50 个带劲的！”

“带劲儿的什么？”他一脸疑惑地问我。

“俯卧撑啊，你这傻瓜！”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他趴在了地板上，而我一定是一阵眼晕，因为有那么一两秒钟我看他时觉得有点儿重影。然后他站了起来。

“我告诉你了，做 50 次！”我朝他吼着。

“我已经做完 50 次了，先生。”

“得了，肯特，我一直看着你呢！”

“我从不撒谎，先生。”他诚实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们对视了一分钟，我看到他浑身隆起的肌肉，我想：去他的吧！军队又没给我那么多钱让我跟比我小一半的人打架，特别是这个家伙。于是我点了点头。

“好吧，肯特，我信你的话。现在量量血压吧。”

他伸出一只手臂，我把血压计的绷带紧紧地缠在他的胳膊上，把水银柱压到最高，让他知道他骗不了我。不知他有没有感到不舒服，即使他感到不舒服，他也丝毫没有表示出来。我看看读数。

“这绝不可能！”我叫出了声。

“有什么问题吗，先生？”他问道。

“你死了，肯特。”

“您说什么？”

“你没有血压！”我告诉他。

“一定是您的血压计出了问题，先生。”

“也许是，也许不是，”我告诉他说，“不过我不能让一个没有血压的人去打希特勒。”

“您一定得让我去，先生。”他恳切他说，“我要去为真理，正义和美国的理想而战。”

看来，我阻止不了他这满腔热情了，只好继续检查吧。尽管他肌肉发达又满怀爱国激情，我却发现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严重的病人。我在他的唾液里找抗体，他根本没有；我让他往气球里吹气，他吹爆了我仅有的两个实验气球；我用检验镜检查他的眼睛，可结果告诉我检查的是一台 X 光机。后来我的护士埃菲走了进来，手上戴着她的考古学家男朋友从苏丹弄来的绿手镯。肯特只看了一眼就差点儿晕倒，请求埃菲立刻把它摘掉。我真奇怪这种人为什么想去跟纳粹作战，他们的子弹可比埃菲的手镯厉害多了。

最后，我把听诊器放在他背上，让他深呼吸，再咳嗽一下。

“我做不到，先生。”他说。

“你不能深呼吸？”

“我不会咳嗽。”

“不会咳嗽？”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咳嗽过。”他说，“我不会咳嗽。”

加上前面的事，我可以断定，这家伙是个大骗子。再这么查下去，把我所有的笔都写断，也记不全他满肚子的谎话。我无奈地最后看了一眼那满身肌肉，叹了口气，给他评了一个 4 一 F。

于是，他走了。下一个进来的是个在一家电台工作的家伙，他向我保证他肯定能通过测试，因为他在地铁里认识了一个老巫师。

有时候我真有点儿担心，我们真能战胜那些德国人吗？

我宣布你们为超人夫妻

亨利·斯莱瑟

超人通晓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从阿拉伯语到祖鲁语，各种语言都储藏在超人头脑中特有的一块地方。他也非常擅于领会佩里·怀特的“无声语言”：每次这位《行星日报》的大主编往那张旧皮椅上一坐，用铅笔头敲着文件夹，超人就知道准有坏消息要发布了。

“我让洛伊丝和斯纳普·威尔逊一块儿于了，”怀特盯着桌面，皱着眉头说：“让他们试着报道一下卡利门的事。”

克拉克奇怪极了：“卡利门？您是说那个卡利门医生吗？一个死人有什么好报道的？”

“可关于‘猫王’的报道不是照样很受欢迎吗？”怀特微微一笑：“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到市政厅的审讯现场去看看吧。”

“您再跟我谈谈卡利门的情况好吗？您知道上次警察逮捕卡利门的时候我和洛伊丝采访过他。”

“是超人逮住了卡利门，用词要精确，克拉克。”

“有一点肯定是确切的：卡利门一年前就被处死了，也是我们报道的。在审讯的第一天他就被打死在法庭的台阶上了。”

“帮个忙，”怀特轻轻叹了口气，递给他一个文件夹：“出去时把这个放在洛伊丝桌上。这是一个目击者提供的报告，你可以读读，挺可笑的。”

克拉克朝洛伊丝的办公桌走去。他实在笑不起来，特别是看见斯纳普·威尔逊正腻在洛伊丝那儿，两手撑着桌子，那张英俊的脸使劲往洛伊丝脸上凑，还咧着嘴一个劲儿的乐呢。

不得不承认，斯纳普确实很英俊，而且也是个很不错的记者。他的经验不是很丰富，可自从来到《行星日报》，他做了大量精彩的报道，那些报道充满激情，语言也不错，不能不让人佩服。年轻人多多少少会有些莽撞，可克拉克没想到他竟然会追求洛伊丝·莱恩，好像她是这家报社最漂亮的女人似的。显然，他还没意识到洛伊丝已经……已经……克拉克打断了思路，把文件夹往洛伊丝桌上一扔。这一招很有效，他们的谈话立刻停止了。

“主编让我给你这个，”他说：“大概是有关卡利门医生和猫王在杂货店一块儿买东西的事。”

斯纳普·威尔逊微笑着打开文件夹，大声念道：“帕克城维奥拉·艾弗斯女士，家庭主妇，向警官埃尔默·布拉德报告。她看见了一个很像欣顿·卡利门医生的人在杂货店买东西。

“卡利门医生是有名的‘杀人魔王’，在公审他的第一天就被一个妇女打死了。那个妇女据说是一个被害者的家属。警方告诉艾弗斯女士她认错人了，可这位夫人突然变得歇斯底里，竟扑上去打布拉德警官。”斯纳普笑出了声：“有意思！夫人打警察！”

“可主编为什么让我们采访这事？”洛伊丝说。

“也许是为了另外的一份报告，”克拉克说着从文件夹里找出另一份报告。“这是斯普林菲尔德的乔·丹尼尔斯提供的，在那个地区他是我们最可靠的联络员。”他迅速扫了一眼报告：“好像又有人看见卡利门的鬼魂了，在 20 英里以北，同一天。说他正在十六大道上换轮胎呢。卡车司机菲尔·约

翰逊想去帮忙，结果被吓了一大跳。”

洛伊丝还是一脸不屑一顾的表情：“很显然，有个人长得像卡利门，可怜的家伙！这点事儿值得动用我们这些高身价的记者吗？”洛伊丝显然带着酸味。记者的工资其实低得可怜。

“也许这事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斯纳普忽然来了精神：“卡利门可能没死。他可能还好好活着呢，没准还惦记着继续做那些疯狂的杀人试验呢！”

“也许是报社想发财。还记得卡利门被捕那次吗？咱们的报纸销量大增！”

“不过就是个疯于科学家的事！”斯纳普嘟囔着，“好了，走吧。”洛伊丝没再说什么。斯纳普·威尔逊拿起帽子和笔记本转身走了，剩下她和阴沉着脸的克拉克面面相觑。

“我想不通，”他说：“为什么主编突然把我们分开？他让我去参加市政厅的新闻发布会，可他派谁去不行啊？”

洛伊丝低头不语，许久才缓缓他说：“这是我的主意。”

“什么？”

“我只是想也许分开一段对我们俩都有好处。再说斯纳普一直想跟我合作一次，所以……”她耸了耸肩，不再说什么了。

“我明白了，”克拉克说，其实他还是感到莫明其妙。正说着，斯纳普·威尔逊回来了。他穿了件防水外套，戴着顶印第安那草帽，确实很精神。洛伊丝迅速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回头看一眼克拉克，跟着斯纳普走了。

现在克拉克有两个谜要破，而且在他心里属于“超人”的那个角落，令他心寒的记忆已经悄悄扎下了根。

尽管斯纳普说欣顿·卡利门博士是个“疯子科学家”，而实际上他曾经是东部一所大学里大名鼎鼎的生物技术学教授，研究的专业是基因重组。一次丑闻暴露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之后他很快被解职了。人们传说他用实验室的设备给一个害怕衰老的亿万富翁进行治疗，得到了数量惊人的一大笔钱。被解了职的卡利门一气之下，带着那一大笔钱到深山里重建了一个实验室，隐居起来。可惜，他的那个病人没能逃脱衰老和死亡，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没人知道卡利门博士在独自研究什么，直到有一天当地的三个步行旅游者突然失踪，警方突击搜查了他神秘的试验室，发现充足证据证明那三个人都被卡利门博士当作了试验品，就像三只小豚鼠。警方还发现一座极其坚固的建筑，看上去只有本领超常的超人才有希望攻破。

实际上对超人来说，到卡利门博士这儿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卡利门博士被捕之前，佩里·怀特就已经嗅出了那个地下实验室的味道，派他得力的记者到肯沃西山去采访过那个叛逆科学家。克拉克和洛伊丝都曾对他的实验室里那些琳琅满目的先进医疗仪器感到惊讶不已。他不用助手，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现代化机械。那些自动仪器不停地在他们周围闪光，还喀嚓咯嚓地响。克拉克和洛伊丝有一种被困在了自动弹球台上的感觉。卡利门很热情，甚至有点儿讨好他们，可这两位记者告辞的时候却发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都没得到。

可是卡利门却借机了解了他们。超人一直没意识到这点，直到他和警方一齐来搜捕卡利门，他的拳头带着无比的冲力穿透试验室那 16 英寸厚的锻钢门，最终站到被重重包围的科学家面前。卡利门却很镇静，他甚至面带微笑

地对超人一字一句他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肯特先生。”

后来，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调查组对卡利门发明的一系列设施进行了调查，超人才彻底明白自己的伪装早已被卡利门识破了，每一个进入卡利门深山试验室的人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一台仪器作了基因测定，而分析结果明明白白地显示出超人的身体里流淌着氢星人的血，他的基因测定结果显然和其他人不同。而当超人站在他面前时，卡利门立即发现这个人与曾经采访过他的肯特是同一个人。

当时两个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克拉克和超人——等待着卡利门博士宣布真象；等待着自己的秘密身份被这个罪犯的报复毁于一旦。可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妇女，她疯狂地扑向卡利门，要为一个受害的徒步旅行者报仇。这个妇女转瞬之间完成了审判长，陪审团，甚至行刑手的全部职责。就在那个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医生从轿车里钻出来，跨上法院台阶的一瞬间，这个女人拔出手枪，在人群中给了他致命一击，之后迅速消失在人群里。

这样的结局不是超人所期待的，但总归代他隐藏了身份。超人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于众了，而且，再也不用为此而害怕卡利门了。

可在他心里，卡利门矮小、臃肿的身影和相貌平平的脸逐渐被另一个身影，另一张脸代替了。那是洛伊丝·莱恩，她用水晶般清澈的蓝眼睛凝望着他，平静地告诉他那是她的主意，是她提出调换工作伙伴。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了？是什么东西悄悄把他们隔开了？超人那双能穿透任何物质的眼睛此刻却看不透姑娘的心思。

那天晚上，他独自在星球大厦底层轨道餐厅吃晚饭，忽然感觉有人正注视着自己。那是个容貌秀丽，眉宇间透着一丝威严的女士，他以前只见过她几次。佩里·怀特很少和下属们有来往，他总是把工作和私人生活截然分开。克拉克他们自然很少有机会见到他的夫人。艾丽丝·怀特把餐巾往桌上一放，朝克拉克走过来。

“是你，克拉克！真有意思，刚才佩里正跟我说起你呢。刚才有人呼他，他回电话去了。”

“我知道，”克拉克轻描淡写他说：“他刚才是不是说给我派了个特好的差使，而且打算提升我？”

“不是，”艾丽丝微笑着告诉他，眼波里却闪动着忧郁：“实际上，他在跟我谈你和洛伊丝的事。关于她……噢，我想你是知道的。”

“她想换换感觉的事？”

主编的夫人凝视着桌布，伸手抚着那细密的花纹：“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她说：“实际我很想跟你谈谈，谈谈洛伊丝的想法……不过，我又觉得这不关我的事。”

“我知道洛伊丝和你是好朋友，”克拉克小心翼翼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我应该知道的话……”

“你应该知道的事太多了，可惜的是你并不知道。”怀特夫人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你也许从没意识到除了下一个重大新闻以及和那个超人的神秘邂逅之外，洛伊丝也有她的心事。谁都觉得她的生活相当丰富多彩，可丰富多彩并不是一个女人对生活的全部渴求……你明白了吗？”

“呃，当然。”克拉克极力掩饰着自己的疑惑。

“不，”怀特夫人皱起了眉：“你并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还是直说了吧，克拉克，我觉得她想结婚，想有个家，有温馨的家庭生活。”

“是洛伊丝告诉你的吗？”

“她什么也没说过，只是我的猜想，不过我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且现在她想和斯纳普一起工作，只是因为她太了解你了！”

“真的吗？”克拉克感到喉头发紧。

“当然！她知道你是个‘永远的单身汉’。对你来说，毋须婚姻，生活本身就已经很精彩了。可不幸的是，这座城市里每个有可能成为她的男朋友的年轻人都觉得你们俩是不可分的一对儿。人们都这么说，以至于自从你们俩合作以来，她没跟别人有过约会！好了，情况就是这样，她不得不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一切！现在你明白了？”

克拉克能在各种气候条件下控制自己的体温，而此刻，由心而生的一阵寒气却让他颤抖。难道他真的要失去洛伊丝了吗？他一直试着不去想那个问题，可他心里明白，他独特的双重身份总有一天会和他爱的女人的需要产生冲突，他们的合作也会面临危机。那个女人是他们两个都爱的——克拉克·肯特和超人。

“而且那个斯纳普·威尔逊，”怀特夫人说：“佩里告诉我他确实很有魅力，而且洛伊丝也很喜欢他，再有……”她停住了。佩里·怀特出现在他们身边，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克拉克觉得主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让他紧张。

“是洛伊丝呼的我，”他说：“她从路边的公用电话打来的。她现在在斯普林菲尔德和帕克城之间的公路上。我告诉她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跟警方取得联系；可你知道那女人，她想在事件开始前追到现场……”

“什么事件？”克拉克问：“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那位目击者没看错！”怀特沉着脸说：“她说她肯定那就是卡利门博士。好吧，卡利门还活着，而且很健康；没准正准备干更多的坏事呢！”

“天啊！”艾丽丝·怀特叫出了声：“怎么可能呢，佩里？”

“我不知道！洛伊丝倒有个说法：她说开枪打死卡利门的那个女人是他的同伙，那天她主演的那场精彩演出只不过是为了帮卡利门逃跑！不管怎么说，洛伊丝和斯纳普已经采访到了另外一些目击者，并且跟踪卡利门，找到了他的一个地下藏身处。”

克拉克站了起来，迅速盘算着：“在哪儿？她告诉你具体地址了吗？”

“当然没有！你是知道洛伊丝的，她担心我叫警察帮忙，破坏了她的兴致！得了，咱们别太在意了，这一切都有可能只是洛伊丝的想象。”

“她是个优秀的记者，不会那么不负责任，”克拉克严肃他说：“我想我还是去一趟吧。”

“乌龟追兔子，”怀特皱着眉头：“你去一趟得 3 个小时，等你到了，她不一定又去哪儿了呢！”

“我会尽力的，”克拉克说。

佩里·怀特肯定会大吃一惊的，因为克拉克所用的时间比他预测的节省了整整 2 小时 57 分钟。原因很简单：这是“超人”的飞行速度。

可惜，到达目的地的喜悦很快就被失望和困惑冲散了。超人找不到洛伊丝，也没发现她的汽车以及她的同伴。超人用他具有很强的穿透力的视线扫描了斯普林菲尔德和帕克城之间的全部路段，不放过每一寸土地。他仔细观察了每一座房屋，分析了所能见到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每一个举动。他的日光掠过贮藏室、地下室。甚至废弃的煤矿。即使被追击的目标真的是复活了的卡利门博士，即使洛伊丝和斯纳普真的来过这个地区，那他们三个现在

肯定已经不在这儿了。

超人找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停下脚步。这是他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克拉克·肯特脱掉超人的装束，默默地回去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也许是洛伊丝看错了，不是有个人很像卡利门吗？他决定立刻回报社的办公室去。还好，超人是不需要休息的，不过这会儿即便让他躺在床上，他也睡不着。

超人的预测失灵了，洛伊丝不在办公室。克拉克进门的时候，洛伊丝的两个同事，格洛丽亚和迪娜，正在那儿聊天呢。没等踏出电梯门，克拉克就已经听见了她们的对话。

“你当然应该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格洛丽亚说：“她导演了这么一出戏，还不是为了借办公的名义和那个讨人喜欢的斯纳普一起出去玩儿玩儿！”

迪娜没说话，只是神秘兮兮地笑了笑。

这一天对克拉克来说简直太漫长了。他参加了市政厅的新闻发布会，并且像机器人一样认真做了一堆笔记。中午，他已经把一份还算过得去的会议报告放在了佩里·怀特桌上。傍晚，当主编先生终于出现在办公室时，克拉克已经等了他半天了。佩里·怀特脸色惨白，就知道躲不过克拉克的盘问。

“我知道，我知道！”他气急败坏他说：“都是我的错。

我让洛伊丝给骗了！她没说过她在帕克城和斯普林菲尔德之间的什么地方；这是我的主意，因为上次出事就是在那儿。可我刚刚收到了这个。”

说着，他递给克拉克一张纸。

“惠伦瀑布附近发生不叨原因的爆炸，山上信号房被毁。救火风员正在奋力灭火。《行星日报）的记者勇救同伴。地方警察局报告。于赴现场的路上。丁·舟尼尔斯。”

“肯定是洛伊丝他们，没错！”怀特说：“问题是，到底是谁救了谁呢？”

克拉克的疑问远不止于此。他冲出办公室，转瞬之间化作一束红蓝相间的光波，像一道闪电般射向天穹，朝着那个叫惠伦瀑布的地方进发了。

很快，那燃烧着的信号房进入了他的视野。刚要下落，他忽然想起要小心行事。他的双重身份带给他最大的麻烦就是耽误时间，因为他不能一下子就以克拉克·肯特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可惜，刚才他一激动，转瞬间就从佩里·怀特眼前消失了。

他决定先用他那双 X 光般的眼睛观察地形。信号房烧得只剩下一堆灰烬，没什么可探测的了。还好，没发现人骨头什么的。唯一让他觉得奇怪的是草地上的一个大圆圈。他的目光在空中搜索，遥望远处的公路。那儿只停着三辆当地警察局的车。三辆车围成一个三角形，中间站着许多人。当超人发现那些人里没有洛伊丝的时候，心跳立刻加快了。

他顾不了许多，纵身跳下高高的山崖。脚还没站地，他就发现了斯纳普·威尔逊。可怜的斯纳普，脸黑得都快认不出来了。

“超人！”斯纳普喊了起来。一丝旧有的傲慢爬上了他的脸：“洛伊丝跟我说她需要你的时候，你总会出现。好吧，她现在需要你，伙计！”

“你说什么？洛伊丝在哪儿？我听说她被救了……”

“威尔逊先生把她从大火里救了出来，”一位警官说，“可后来威尔逊先生昏了过去，我们都去看他，那位女士就不见了。”

“不见了？你是说她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个长得像卡利门的人在哪儿？”

“你知道这事？”斯纳普问。

“是克拉克·肯特告诉我的，”超人毫不犹豫他说。“该你回答我了。你看见那个人了吗？洛伊丝是不是还在继续追他？”

“我要知道就好了！”斯纳普嘟囔着：“都是我的错，我根本不应该听她的——”

“继续说！”

“我们一直跟着洛伊丝觉得像卡利门的那个人。那人开着辆小卡车，停在了信号房外面。洛伊丝想立刻进去见他；我说还是找人过来帮我们一下才行。她跟我争了半天，最后总算同意了。我们开车去找电话，我下了车刚拿起话筒——”

“别跟我说然后你就听到了发动机声，”超人皱起了眉。

“事实如此，”斯纳普垂头丧气他说，“她开车走了，把我扔在了电话亭。我挂上电话，奔命地跑，想追上她。当时夜已经很深，街上车不多，没人愿意让我搭车，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吓人，穿着那件防水外套……我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回到了信号房，而且，我敢肯定我看见洛伊丝的车停在外面。我走上前，直接去敲门。跟你说吧，有时候直接了当地办事也不成。”

“怎么？”

“看！”斯纳普指指脑袋后面肿起的一个大包，“里面也不知是什么人，喜欢用这种粗野的方式迎接客人！我可能在那儿昏迷了整整一夜。我醒过来的时候，窗外已经天光大亮了，洛伊丝躺在地上，手脚都被捆着……后来我忽然意识到窗外的亮光不是太阳，信号房着火了！我挣扎着站起身，拖着洛伊丝出了房门。我可能是被浓烟呛着了，很快就又昏了过去。我醒来的时候到处都是警车；可不见了洛伊丝！”

“我们觉得她不会走远，”一个警察说，“她的身体不行。”

“也许有人带她，”超人说。他的脑海里飞速闪过一串信息，判断着可能性。忽然，一个景象映入他的脑海，那是草地上的一个奇怪的圆圈……

“对不起，先生们，”他说，“我得去找一只鸟！”

转眼之间他又回到了空中，迅速消失在云朵里。好在云朵挡不住他 360 度的广阔视野。他凝神搜寻着猎物：那只飞翔的“鸟”。

他找到了——一架双人座涡轮螺旋桨直升机。肯定是这架飞机的螺旋桨在草地上留下了那个“怪圈”。飞机上也一定坐着一位不情愿的乘客：洛伊丝·莱恩。超人团身一跃，加快速度赶上了直升机。他的猜测是对的，飞机上坐着洛伊丝；而洛伊丝的猜测也是对的，驾驶飞机的人正是欣顿·卡利门博士。

超人深吸一口气，朝着直升机喷出一股气流。直升机的速度立刻慢了下来。眼瞅着，那架直升机开始摇晃；驾驶员转过头来向后张望。那张脸让克拉克吃了一惊。而卡利门看清了追赶他的人，也惊慌失措。他慌乱地打开舱门，把洛伊丝一把推了出去！

超人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他俯冲下去，用双臂托起洛伊丝，小心翼翼地带她着陆。最令超人担心的就是洛伊丝的身体，不过还好，超人的 CAT 扫描显示一切正常，既没伤着筋骨，也没有内伤。洛伊丝只是仍处于半昏迷状态，嘴里还轻声叨念着什么。超人仔细听了听，好像是“超人”，又像是“斯纳普”……这一走神，超人差点忘了大事：把那个逃脱法网的卡利门捉拿归案！他抬头一看。

那架直升机正在云朵中翻着跟头。卡利门显然已经控制不住他的坐骑

了，没等超人去“营救”他，就一头栽倒在山崖上，顺着山坡翻落到山沟里，化作一团桔红色的冲天烈焰。

卡利门被强烈的热浪抛了出来，不过这次不用担心他装死了。他矮小的身体扭曲着，头颅已经挤碎了。这个落网之鱼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如果说这个结局多少给了超人一些安慰的话，他的好心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超人带着洛伊丝回到了警车那儿，医生正在给斯纳普做检查。洛伊丝现在已经彻底恢复了意识，一见斯纳普，三步两步地扑了上去，见他没伤着，竟伏在他的臂弯里高兴得直掉眼泪。

他们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泪眼相望。超人却悄悄退出人群，不等感谢和赞扬涌向他，就腾身跃起，朝回家的方向飞去。

晚间新闻一点儿也没让超人感到有胜利的喜悦。电视台的报道非常详细，各个台都在兴奋地播放着他们在现场所录的画面，而实际上谁也没捕捉到卡利门的镜头。之后是长篇大论的各界评论，其中包括洛伊丝和斯纳普接受记者采访。他们紧紧相依着，面对镜头称赞对方机智勇敢。超人的名字只有编后话里提了一句，仅仅是人们的推测。不过当时人们都已经习惯了超人的壮举了。

一周以后洛伊丝和斯纳普仍然没回《行星日报》上班，俩人都告假回去休养。克拉克·肯特听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可流言蜚语却直往他耳朵里钻：“他们俩在一块儿‘休养’呢！……”超人知道这么胡猜疑是卑鄙的，可总也挡不住自己的耳朵，干脆不去理它吧。终于有一次他不能不理了。迪娜和格洛丽亚在冷饮机旁聊天，洛伊丝的名字时常地跳出来，引起了克拉克的注意。

“是真的！”格洛丽亚说：“洛伊丝昨天晚上给我打了电话，她忍不住要跟人说呢！”

“她是和他在一起吗？我是说，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斯纳普在哪儿，可有一点我敢肯定：他向她求婚了！”

从克拉克·肯特的楼顶原本是可以看到洛伊丝的公寓的，可一座办公楼刚刚在他们的两楼之间拔地而起，挡住了克拉克的视线。超人从来没有动用过眼睛的穿透力去透视那座屏障，可那一夜，他这么做了。眼前的景象令他心跳加快，洛伊丝的窗子亮着，她在家！

放松点！他拿起话筒，不停地嘱咐自己。

站在洛伊丝门前的时候他还在心里叮嘱自己，终于，洛伊丝出现在眼前。她穿件紫色丝质吊带睡衣，既性感又惹人怜爱。究竟是他的错觉还是今夜她格外迷人？在她脸上已找不到那场噩梦的影子，洛伊丝又恢复了从前的活力。她的微笑还是那么甜美，话语还是那么亲切，可克拉克总觉得有点什么不同……是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总在回避他的目光。

她给克拉克倒了杯饮料，不像以前那样取笑他不能喝酒了。她谈起了卡利门事件，感谢克拉克帮她写了本该她自己写的报道。他问起“休养”的事，她说她采纳了艾丽丝·怀特的建议，到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享受了几天温暖的沙滩和碧蓝的海水。她没提斯纳普·威尔逊，克拉克决定直奔主题了，哪怕挨她当头一棒呢。

“听说斯纳普向你求婚了？”

洛伊丝握着杯子的手指僵在了那里。她轻轻放下杯子，走到窗前，推开窗子，屋外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

漫长的沉默之后，克拉克终于按捺不住，清了清嗓子。洛伊丝开口了：“你知道吗，克拉克？”

“什么？”

“我未来的生活正在前面等着我。在这座城市里，也许在其他城市，甚至海外、欧洲、亚洲或是非洲……也许在乡下，有一座能容纳两辆车的小车库和一小块草坪。谁知道呢？也许会是一座农庄，有一条大狗和许多果树，小孩子们在门前的草地上奔跑追逐……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是不是？”

“可你已经尝试过了很多种可能，”克拉克不自然地笑了笑：“这个星球上几乎没有什么你没去过的地方了。”

“是啊，”洛伊丝说：“只有一个地方他们没派我去过；那个地方主编永远也不会派我去……”她转过身，用那双忧郁的眼睛凝视着克拉克：“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

“我想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斯纳普真的向你求婚了？”

“是的。”

“你答应他了？”

“我说我会尽快给他答复，不过我得先弄清一件事。”

“什么事？”

“你真的不明白吗？”

克拉克咬了咬牙：“我不明白。”

洛伊丝抬起头来直视着克拉克。此刻她的目光明亮，仿佛具有和超人那双眼睛一样的穿透力。

“我要弄清是不是你打算永远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而我永远只能是你的工作伙伴。说的够明白了吧，克拉克·肯特？”

克拉克愣在那儿，无言以对。洛伊丝迅速关上窗子，对克拉克说：“我累了，克拉克。你不介意的话就请回吧。”

“噢，不，”他说：“不介意。”

超人也曾有过不眠之夜。他曾经无数次地面对死亡；曾经在超人的威力和凡人的身躯两个世界里进退维谷；曾经与邪恶展开殊死搏斗；甚至曾经跟宇宙直接交战。可没有任何记忆能让他像现在这样痛苦：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幻想没有洛伊丝的未来。

他知道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办法能留住洛伊丝，可这个办法将会带来一大堆麻烦。假如他有了妻子儿女，那么他到地球来的使命会不会受到影响？假如洛伊丝嫁给克拉克·肯特，她也就嫁给了超人，该怎么向她解释呢……

第二天一早，洛伊丝没有出现在她的办公桌前。斯纳普也不在。克拉克忍不住硬着头皮到佩里·怀特的办公室去打听。

“他们在尼亚加拉县，在那儿采访呢，”怀特说：“是威尔逊的主意。有一对马戏演员要在那结婚，然后还要借助一根粗绳子飞越尼亚加拉瀑布。”他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不过那里也许还会有一个婚礼，假如新娘和新郎是洛伊丝和斯纳普的话，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至少艾丽丝是这么跟我说的。”

克拉克惊呆了，像被当头重重打了一棒。

他不能再等了，必须赶紧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他这次只能以克

拉克·肯恃的身份去。问题又来了，克拉克·肯特几分钟前还在跟佩里·怀特谈话，转眼之间又出现在尼亚加拉瀑布，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解决问题的办法令他伤心：克拉克·肯特要想以超人的速度到达尼亚加拉瀑布，就只有呆在超人自己的臂弯里！

瀑布的纽约一侧和安大略一侧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这场面绝对比一场普通的马戏表演壮观。彩虹桥上，斯纳普身边的洛伊丝最先发现了天空中飞着的一个奇怪的东西。

“是超人！”她喊着：“他还带着什么！”

“带着一个人，”斯纳普说：“也许他刚救了准或者刚了K气抓到一个罪犯。”

洛伊丝举起了她的望远镜：“不！”她叫着：”是克拉克！超人带着克拉克！”

洛伊丝顾不上一脸疑惑和惊恐的斯纳普，转过身奋力往外挤。而此刻超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们要是看见下面的景象肯定会大吃一惊。超人转眼之间换上克拉克的装束，把那个假克拉克抛进了尼亚加拉瀑布湍急的浪花中。

洛伊丝望着向人群走来的克拉克，全世界的晶莹钻石此刻仿佛都在她的眼睛里闪烁。

“克拉克，你怎么来了？”

“是超人的主意，他带我来的。他说我该好好跟你谈谈了。”

“谈什么？”

“你将来的生活，”他瞟了一眼斯纳普：“我是不是来晚了？”

洛伊丝的回答让他放心了：“你来得正是时候！”

他们相拥着坐在尼亚加拉公园，深情地相互凝视。周围的世界渐渐离他们远去。起风了，太阳躲进了云里，天空中飘散着一丝雨的气息，他们却毫无察觉。斯纳普·威尔逊早就等不及了，没说再见就径直奔向飞机场。只剩下他们俩长时间地默默相互凝视。

“我爱你，克拉克，从很久以前……”

“我也爱你，洛伊丝。”

“为什么我们要等这么久，为什么？”

“不知道。”

“我的心里只有你，你是知道的，克拉克。”

“那超人呢？”他笑了。

她把目光投向了远处。

“没关系，”克拉克忙说：“超人能理解。我敢肯定他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真的？”

“当然！他一定会来，只是不能作伴郎了。”

她又一次转向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似乎看到了什么。眼前站着的仍然是克拉克，可她却感觉有点异样。不，这不是克拉克……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尖叫声。洛伊丝还没从自己的幻觉中醒过来，克拉克已经开始行动了。尖叫声是从瀑布那边传来的，肯定出事了。

“我马上来！”说话间，他已经像一阵旋风一样腾空跃起，消失在天空中。

事情很简单。新郎和新娘本想像走钢丝一样从一条粗绳上跨过大瀑布，可刚走到一半，一阵大风把他们刮倒了。他们紧紧抓住绳子，可绳子禁不住两个人的体重，正不停地下沉。这对新人的呼叫声被脚下滔滔的瀑布流水声淹没了，周围观看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忽然，人们欢呼起来，天空中出现一个红蓝相间的身影：超人来了！这下可好了！只一眨眼，新郎和新娘已经被超人稳稳地托起，轻轻地放到了大瀑布的美国一侧。

他们感激地拥抱他，超人却急着要走。

“我来不及吻新娘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有人在等我……”

洛伊丝正站在那儿等他。他这回干脆放慢了速度，降落在她身旁，让事实来告诉洛伊丝他自己的一切秘密。

“这是真的，”她轻声对自己说：“是真的！”

超人把她拥在怀中。

“现在明白克拉克的意思了？他说我会去参加婚礼的，只是作不成伴郎了。我要作的是新郎。”

说完，他轻轻一吻未来的新娘。

他们相识已经许多年了，共同经历了无数次欢欣和喜悦，也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和失败，共同合作写过许多精采的报道。现在超人却第一次感觉到可以向洛伊丝无遮无拦地倾诉自己了，倾诉自己所有的不安和忧伤，所有的成功和失败。多年以来一直没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没人知道他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社会中的位置和感觉。他一直徘徊在两个角色之间，那种不为人知的孤独又能向谁诉说呢？而今天孤烛再也不能靠近他了，他怎么能不兴奋呢！

“我还得像以前那样，”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洛伊丝：“我还得作克拉克·肯特。这是我的名字，不用这名字没法办结婚登记。”

“我明白，”洛伊丝说，“你不可能老是超人，那样的话你根本没法正常生活……”

“你也一样，”克拉克笑了，“好吧，洛伊丝，咱们保密！不是有好多事就咱们俩知道吗？下周就开始，怎么样？”

“下周？”洛伊丝吸了一口气：“我们不能这么快就结婚！”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超人，我得用很长的时间来准备婚礼！要布置东西。要请亲戚朋友、要买嫁妆……”

“我们别弄得那么麻烦。宾客请一两个就够了。至于嫁妆吗……好吧，还是满足你吧。我有个朋友能帮你。”

“谁？”

“会飞的那个。他现在就带你去买。说吧，纽约？巴黎？罗马？还是伦敦？”

“别犯傻了，”洛伊丝说：“即使你带我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呢！钱从哪来？”

“没问题，”克拉克严肃他说：“我承认克拉克。肯特的工资不多，可超人有自己的贮备，包括罕见的外国货和各种珍宝。现在到了用它们的时候了。先去巴黎怎么样？这会儿商店刚刚开门……”

洛伊丝还没来得及反对，克拉克已经行动起来。转眼间，超人微笑着站到了洛伊丝面前。他把洛伊丝拥到怀里。带着她腾空而起。洛伊丝紧张得屏住了呼吸。很快，他们就穿行在了满天的星斗中间。眼瞅着要飞越大海了，

洛伊丝紧紧地抱住超人，吓得浑身发抖。超人笑了，用披风遮住了她的眼睛。

接下来的 24 小时是在忙碌和喜悦中度过的。克拉克和未来的肯特夫人降落在香树丽舍最好的商店门前；之后是维亚康多迪街、伦敦的邦德衍，苏黎世的巴恩霍夫斯特拉斯。洛伊丝买了许多礼服以及日常衣服，当然还有珠宝首饰，大包小包的简直能装一卡车。未婚夫的实力让她吃惊，而那份慷慨大度又令她兴奋不已。最令人心醉的，还要数他那独一无二的高雅品味。

而她得到的结婚礼物是一串只有超人能给她的钻石项链。当克拉克把那些未经雕琢的钻石呈现在珠宝雕刻家面前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谁都没见到过这么完美元瑕的宝石，那纯净的银白色中闪烁着一丝幽蓝，令人目炫。珠宝雕刻家们恳求克拉克告诉他们这些宝石的来历，而克拉克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怎么能告诉他们这是他自己用北极石灰层中的原形炭做的呢？

婚礼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最后的惊奇在这儿等着洛伊丝呢。克拉克在中西部的农业区选择了一座又小又旧的教堂举行他们的婚礼。教堂大厅小极了，而且极需重新粉刷。教士夫妇已经结婚 62 年了，而且他们好长时间没被邀请主持婚礼了。但多年以前他们主持过的一次婚礼对克拉克来说十分重要：那是马莎和乔纳森·肯特的婚礼……

老人朗读公祷书时声音有些颤抖，他的老伴轻轻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臂。老人的声音变得洪亮清晰：“ 我宣布你们为夫妻…… ”

他们的蜜月是在幸福和甜蜜中度过的。

可很快克拉克·肯特——超人就发现撒满鲜花的新婚生活也处处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带来的不愉快。

他发现洛伊丝爱熬夜，喜欢读书写字到凌晨一两点钟。她每天早晨都要花很长时间泡在浴池里；而且对电话情有独钟；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她的耳朵是贴在电话听筒上的，不过她从来不告诉克拉克电话的内容，克拉克也从来不问。他知道她还有个毛病：突然抓起一件毛衣或外套就往外走，只字不提要去哪儿。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柔情是显而易见的。而洛伊丝对未来的担心也越来越强烈。将来他们住哪？怎么生活？对肩负着铲除人间罪恶的神圣使命的超人来说，究竟能不能有“ 正常 ”的生活？说起这些，她的脸上常挂着笑容，而实际上这些问题对她来说的确非常重要。

“ 你是知道的， ”克拉克温柔地告诉她：“ 一个月前我们不是商量过这些事吗？ ”

“ 我们是商量过，可我们没得出任何结论。 ”洛伊丝抚摩着他的手，摆弄着他的手指。“ 我从来不想改变你，不想给你套上锁链。咱们能不能找个折衷的办法？ ”

“ 这词真吓人！ ”他轻松地说。

“ 我不是只为我自己想，克拉克，我在替你考虑呢！你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别人，难道现在不应该有所回报吗？ ”

“ 我想要的都有了， ”他把她的手送到自己唇边。

“ 你还应该有别的！你应该有个家，克拉克，不应该只有个单身宿舍，只供你在拯救不了这个世界而逃避它时暂住。你应该有个家，也许还有……

孩子。你喜欢孩子，是不是？我见过你和上百个孩子在一起，他们都喜欢你。”

“我也喜欢他们，”克拉克笑着说：“可这并不等于我下周就得有个家，有个孩子。”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孩子？这才是我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咱们别那么着急好不好？别盘算未来，现在不是很好吗？”

超人把格伊丝拥入怀中。他无意间从远处的镜子里看到了洛伊丝的脸，她的脸上阴云密布。

他们第一次真正的冲突是在两周以后。回到大都市，他们开始找新住处。克拉克不急于买房；他觉得先租套大点的公寓就行了。

洛伊丝可不这么想。

“我们干嘛不两样都要？可以在乡下买套房，然后留着你的或者我的公寓，这样我们上班比较近。”

“那样的话跟报社同事比起来我们也太奢侈了。他们肯定奇怪我们哪来那么多钱。”

“那好办，告诉他们我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什么的，”洛伊丝轻松地说：“不然也没办法解释我戴的这串钻石项链。”

“没人相信你那是真钻石，”克拉克笑了起来。

“可它是真的！我们过最普通的生活只是为了骗别人，这也太傻了。”

“我不想骗人，洛伊丝。我只是不希望引起别人对我的猜疑。我们还像以前那样生活好了。再说，我很喜欢那种简单的生活。你呢？”

洛伊丝盯着自己的钻石项链，低头不语……

他们终于找到了折衷的办法：保留洛伊丝的公寓，她的公寓比较大也比较舒服。然后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一套距大都市 30 英里远的小别墅去那儿度周末。房款全部付清的那个晚上，他们在一家餐馆庆祝了一番。第一道菜刚上桌，克拉克忽然抬起头，像听见了什么。

“怎么了？”洛伊丝问。

“厨房里有个收音机。”

“我什么也没听见，”她撅起了嘴。“当然了，我又不是超人。”

“三一广场出事了。爆炸起火。楼顶有人被困……”

他把餐巾往桌上一扔，站了起来。

“克拉克！看在上帝份上，你别去那，行吗？”

“我尽快赶回来。”

“可是大都市有消防队呀！干吗不让他们去？”她的话还没说完，超人的身影已消失在门外了。一个恃者走了过来：“有什么不妥吗？夫人？”洛伊丝看了他一眼，没好气他说：“当然有！”

接近午夜的时候，克拉克才回来，洛伊丝正躺在床上看书。他跟洛伊丝道了歉，不过他说，假如洛伊丝听了新闻广播，就会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

“我没听广播，”洛伊丝说，“我就是记者，对不对？我整天跟新闻打交道。我想过一天清静日子，你也是一样！”

“你还生我的气呢。”

“我是为你担心！克拉克，就在这一分钟全世界有很多大楼在着火！火灾、龙卷风。地震——到处都有！你不可能帮整个人类的忙！”

“这场火灾就在我们身边，洛伊丝。实际就在下一个街区。我怎么能看

着邻居受灾而不管呢？”

她皱起了眉，拿起了电视遥控器。本地新闻已经结束了，可天气预报忽然被打断，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

“又出事了！”洛伊丝叫了起来：“有关人士在大都市机场宣布飞自洛杉矶的三卅航空公司 107 航班遇到了麻烦，起落架失去了控制。抢救人员正在往跑道上垫泡沫胶垫，以帮助飞机着陆。据报告，飞机的油储备即将用尽；机上人员约有 120 名……”

克拉克来不及再道歉了。他迅速换装，不等洛伊丝把话说完就消失在了夜空中。不过只几分钟以后，洛伊丝就在电视屏幕上发现了她的丈夫。地区工程技术人员已经守候在机场了，他们本打算亲眼目睹 107 号迫降的惊险场面。没想到还能有机会领略超人的表演。就在飞机失去平衡的一瞬间，一个红蓝相间的身影冲向半悬着的飞机起落架，双臂一用力，起落架归位了！而整个过程中，超人根本没有惊动机上的乘客。终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乘客们肯定会说这是他们遇到的最软的降落。

而家里等待克拉克的并不是和风细雨。

“好吧，”洛伊丝尽量让自己保持镇静：“我看到了，你干得不错。可我们是新婚燕尔，对不对？我作为新娘总可以提个小小的要求吧？”

克拉克把她拉进怀里：“说吧。”

“我希望过个只属于我们俩的周末。除非发生真正的大灾难，我是说，国家、政府和联邦调查局都解决不了的事。这个周末怎么样？把超人忘掉？”

克拉克笑了，深情地吻着新娘。

“好！我保证，给超人放一次假！”

他说到做到。周六一早，他们直奔动物园；下午去参加朋友们为他们组织的聚会；晚上先去一家著名餐馆吃晚饭，然后去看戏。星期日好好睡了个懒觉，中午才起床；下午又去博物馆看展览；晚上他们早早回到家，打开电视看《卡萨布兰卡》——绝对不看新闻。

当然，“新闻”总在不停地出现。一座大银行被抢，可惜的是洛伊丝所指望的那些力量最终没能挡住罪犯，没能阻止大都市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案犯大逃亡……克拉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懊恼，可是他承认。洛伊丝有一点是对的。超人只有一个。他不可能解决大都市、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再说他也有权利和妻子一起享受生活……

洛伊丝是对的。可他为什么总感觉不对劲儿呢？

刚过了一周，洛伊丝宣布了她惊人的决定。

那天中午他们在轨道餐厅吃午饭。早晨他们一起采访了一个事件，一群愤怒的学生举行游行反抗增加学费的提案。克拉克拦着洛伊丝没让她卷进那场可怕的混战，他知道洛伊丝心里肯定不太高兴。不过他可没想到她会说：

“我不想干了，克拉克。”

“你开玩笑。”

“噢，我知道。你觉得我是个事业型的女人，我喜欢我的工作，喜欢那份挑战，那份刺激；我不能忍受假如……假如回家作个家庭主妇。我以前也这么想。不过结婚以后我意识到也许作个家庭主妇同样有挑战性、同样刺激……许多女人都是这样，你知道。”

“当然，”克拉克说，嘴里的食物忽然变得淡而无味了。“可是……，你的工作并没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洛伊丝。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还是一对

搭档，在办公室。在家……”

“也许问题就在这儿。我们一起在办公室工作时，我根本没有妻子的感觉，只是你的搭档，像以前一样！”

“像以前一样也没什么不好啊？再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婚姻。”

“我就是要尝尝婚姻的真正滋味，”洛伊丝说：“我想知道全心全意地管理家庭是什么感觉：自己采购、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还有缝纫和园艺。我想种点东西，克拉克！种花、种菜、种……我还想要孩子！这几天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洛伊丝。我希望你快乐——这是最重要的。”

可很明显，克拉克并不快乐。

洛伊丝收拾了东西，含泪向同事告别。佩里·怀特一直没说什么。将近一周后，这位主编把克拉克叫到他的办公室，让他关好门。

“主编，如果您是问洛伊丝的事，那答案很简单：她做了件自己想做的事。”

怀特却让他吃了一惊：“我不希望失去洛伊丝，她是最优秀的记者。不过我叫你来不是为这事。我想问问你有关……超人的事。”

“超人？他怎么了？”

“你和洛伊丝可能是大都市最了解超人的人了，也许你能搞清楚他究竟怎么了。”

“您的意思是？”

“看看最近报纸上的 20 条新闻，你能找到几个超人的故事？别数了，我告诉你吧：一个也没有！”

“有什么不对吗？”

“这并不说明这座城市里所有的流氓恶棍都度假去了；也不说明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灾害都消失了……世界还是从前那个世界；可我觉得超人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超人了。”

克拉克希望佩里·怀特没有觉察到他的不安。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克拉克说：“咱们得面对现实。主编。他也许是‘超人’，但他总归也是个‘人’，而且是孤身一人。他做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怀特拿出一个文件夹，一页页地翻着。“上个月有三家银行被抢劫，价值一亿美元的金条被盗。昨天，又有一个核实验室被抢劫。超人到哪儿去了，这就是我让你调查的，明白了？”

克拉克·肯特不能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

当晚，他回到家，发现满屋弥漫着从厨房飘出来的香味。洛伊丝站在门口等他，脸颊被炉火烤得红红的。她戴着围裙，可是，仍然掩不住围裙下面真丝裙装的曲线。阳台上早已摆好了餐桌；防风灯和一束鲜花也早早地等候在那儿。

“你肯定想下到今天我做了什么！”她兴奋地说：“是意大利面条，不过加进了世界上所有好吃的东西。索谢利太太给我的菜谱，那个住 3A 的好心肠太太。我还做了芝麻菜沙拉和浇荷兰沙司的甘蓝……晦！有点儿新郎倌儿的热情好不好？”

“对不起，”克拉克说：“今天我可能是累了。”

吃完饭，克拉克才对洛伊丝说，“咱们该好好谈谈了，洛伊丝。我知道

咱们想过找个‘折衷’的办法，不让超人的生活影响克拉克·肯特……还有你的生活。我想给你克拉克·肯特应该给你的一切。但是超人的父母——我的亲生父母乔挨尔和拉腊把我送到地球来是为了让我完成一个任务。我不能放弃我的使命。他们给了我力量，超人的力量，就是为了那个目标……”

洛伊丝的嘴唇抿紧了。“你在给我上课，克拉克。你意识到没有？”

“我只是想解释我的心情。”

“你想说的就是我在你的生活中排第二，而你的什么使命排第一，对不对？”泪花在她的眼睛里闪动。她站起身开始收拾桌子，把餐具碰得叮　响。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学会顾全大局，”克拉克不高兴地说：“我警告你，那些问题……”他突然停住了，倾耳细听着什么，之后干脆跃上墙头，往远处一看，大约 20 座房子开外，停着一辆黑白相间的警车。

“怎么了？”洛伊丝问：“出了什么事？”

他抬起手臂。汽车马达轰鸣起来，警车的笛声大作。

“有人在行抢，”他说：“在蒂法诺珠宝店。罪犯的手里有枪。”

洛伊丝抓住了他的胳膊。“别，”她肯求着，“看在上帝份上，克拉克，现在别离开我。”

“他们需要帮助，罪犯手里有人质……”

“警察会处理好的。你不是说我们这儿有全国最棒的警察吗？”别这样，洛伊丝。这不公平。”

他推开了她，而她知道，用不了一分钟，眼前穿着随便的丈夫又要换上超人的装束了。在换装之前，她开口了：“你怎么不问问今天的晚餐为什么这么丰盛？没看出我在——在庆祝什么吗？”

“你说什么？”

她坐了下来，凝视着自己的手臂：“今天我去了趟医院，不，我哪儿也没不舒服。我感觉非常好，出了医院，我的感觉就更好了。”她抬起头，眼睛亮闪闪的，几乎有点挑衅的意味：“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吗？”

“上帝啊，洛伊丝……”

“你猜着了。你要当爸爸了，克拉克。你和超人都要当爸爸了。”

他愣住了，一时竟忘了屋外的警笛声。他盯住洛伊丝，千万种恩绪涌向脑海。“是吗？你敢肯定？”

“阳性。医生告诉我化验结果时是这么说的。”

他站不住了。

他要当爸爸了！可那将是怎样的孩子啊？一半地球人，一半氪星人！他以前甚至不知道有这种可能，两种不同的人种可以结合出下一代。孩子会不会继承他的超人神力？如果是个男孩，他能接受神力所带来的责任吗？还是会把它当成负担？如果是个女孩，她愿意接受神力吗？会不会厌恶它？也许作为超人的女儿，她会比地球上任何一个男性都强壮？而作爸爸会不会影响他的生活。他的目标，和他肩上的重任？这些问题像根大木棒，给了他重重一击，他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洛伊丝一定看出了他的心事。她走过来，轻轻地抚弄着他的头发。

“我以为你会高兴呢。我希望你高兴，克拉克。”

“这事太出乎我意料了，”他说：“我以为这不可能……至少没这么快。我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

“现在知道今晚我为什么不让你走了吧？”

“是的，”克拉克说，“我理解你。”

可是晚间新闻仍然让他揪心。持枪歹徒抢劫了蒂法诺珠宝店，五六个人受伤。之后歹徒利用人质摆脱了警察的围追，逃之夭夭。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通缉罪犯，可是希望渺茫。6 名歹徒都戴着面罩，穿着同样的衣服，甚至说话的声音也一模一样。据估量目前已损失了价值一亿美元的珠宝，另有两名受害者已危在旦夕，他们的死无疑会使损失加剧。

第二天早晨克拉克坐在《行星日报》的办公室里看报纸。珠宝店被劫的报道里没有发现超人的影子，其他报道也一样。这一天他一直躲着佩里·怀特。

他决心弥补这一切。现在正是中西部的台风季节，他密切关注着天气，预防灾害性天气带来危险，而对洛伊丝，他不想解释自己为什么突然对气象学那么感兴趣。终于，他得到确切消息：一天凌晨，一场破坏性的暴风雨袭击了得克萨斯州。克拉克是从藏在身上的微型收音机里得到消息的。当时他正在采访一位州议员的竞选者。克拉克突然提出用一下他的卫生间，那位先生皱起了眉；后来他就更奇怪了，因为克拉克一直没出来。

晚上看新闻的时候，洛伊丝什么也没说。屏幕上超人正在湍急的洪水中抢救三个小孩；还有他的一幅大特写，正在抢救被狂风刮到空中的一座房子。新闻评论员赞扬了他一番，因为他总共救起 100 多人！

“没占用你的时间，”他笑着对她说。洛伊丝也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丝莫测的神情。

那天夜里，躺在妻子身边，克拉克怎么也睡不着，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思考着人性的奥秘，思考着婚姻对人的要求是不是太多了，而没完没了的温柔会不会给人的精神套上枷锁。或许是他的婚姻跟别人不同？如果洛伊丝嫁的是克拉克。肯特，如果她不用面对一个双重身份的丈夫，情况又会是怎样呢？他不知道。他所了解的洛伊丝，莱恩。躺在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和他心中所爱的洛伊丝。莱恩，也是身边的这个女人，为什么有着那么大的区别？难道是因为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她，是自己的错？

他想起了她腹中的孩子。他的孩子。乔，埃尔和拉腊的孙子……他的下一代身上会不会有他父辈的影子呢？当然，他从没见过他的亲生父母，当他被送往地球时他们就死了。可是他们却把给他的教诲留了下来。他们警告他地球上的生活对他来说将会充满艰难险阻，也许他永远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地球人。他望着熟睡着的洛伊丝，不知道自己的婚姻是不是应验了父母的预言。

电话铃响了。

现在是凌晨两点半。克拉克迅速抄起电话，可洛伊丝还是醒了。话筒里传来佩里·怀特焦急的声音。

“对不起，打扰你了，克拉克，值夜班的人我一个也信不过。那些混蛋强盗又出来了！他们炸毁了南街地铁，进入第一国家银行的地下金库，而且据我所知他们现在还没出来！警察已经把银行包围了，可上次就让他们跑了，这次恐怕也很难办。你得给我看看去！”

“当然，主编，”克拉克说。

他跳下床，发现洛伊丝正眼圈红红地望着他：“别担心，只不过是去抢新闻。他们要的是克拉克·肯特，又不是超人。”

“别去，克拉克。”

“以前我们不是也经常半夜被叫走吗，这你是知道的。”

“求你了——今天不行！我有点不舒服，肚子痛……”

“你怎么不早说，该请个医生来。”

“克拉克，我求求你，别去！”

“洛伊丝，你太不讲理了！”

“别跟我说你只是去采访！每回有案子你都不仅仅是站在旁边做笔记！你当我不知道？”

“洛伊丝，别这样——”

“如果你爱我，克拉克，你就别去。”

他望着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爱你，洛伊丝，可我还是要去。”

超人腾空而起，朝大都市的第一国家银行飞去，而几分钟后出现在那里的却是克拉克·肯特。他朝老朋友，侦探克莱默上尉走去。

“出什么事了，萨尔？”

“你自己看吧！半个警察局的人都在这儿了，看来即便是把陆海军都调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

“那些家伙在银行四周埋了炸弹，只要我们一靠近，立刻就会被炸飞！有点意思吧？”

克拉克观察着情况。十几辆警车，60 多名警察围着那座大楼团团转，第一国家银行现在成了一座孤独城堡。地铁爆炸给马路炸出一个大洞。很显然，那伙歹徒里有个作案专家。

“你能想象吗？”克莱默痛心地说：“眼瞅着强盗抢走价值百万元的金砖，自己却只能袖手旁观是什么滋味？”

“他们准备怎么逃走呢？”

“我们考虑他们可能准备好了一个地下通道网，要想截住他们，只有等待奇迹出现，那个奇迹也许会是——超人！”

“我找警长去。”克拉克说。

他转身走开了。他得躲开探照灯，到黑暗中去。在那儿，萨尔·克莱默和警察共同期待的奇迹就要和他们见面了。

可还没走出探照灯的光圈，克拉克认识的一个叫埃迪·休伊特的警察，叫着他的名字追了上来。

“肯特先生！请等一等！”

克拉克吃惊地停下脚步：“什么事，埃迪？”

“有你的电话，是你妻子。”

“洛伊丝？她打到这儿来了？”

“不是她，是在你家附近巡逻的菲尔·杰克斯打来的。好像是你妻子出了什么事。”

“什么？”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伤得很重，不过肯定意识清醒。是她自己从你家报的警。不管怎么说，我想得告诉你一声。

而克拉克此刻只想尽快把他打发走，好悄悄变成速度最快的人。

在他家楼下，一辆救护车正穿过围观的人群往外开。超人用他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一看，是空车。洛伊丝看来还不需要住院，超人总算松了口气。可是心里还是很着急。

克拉克匆匆上楼的时候遇到了索谢利太太，那位“住在 3A 的好心肠太

太”。她一见克拉克，放心地拍起了手。

“谢天谢地，你总算回来了，”她说，“你妻子真是奇怪，既不跟他们上医院，也不让我叫医生——”

“出了什么事，索谢利太太？”

“她摔倒了，她急着穿衣服，然后奔进卫生间，后来就摔倒在瓷砖地上了。她打电话报警，可救护车来了，又被她打发走了，怎么了她这是？她说她没事，哪儿都没伤着，就是想要点镇静药，还有，她大夫。你还不快去！”

洛伊丝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微闭着双眼。“对不起，”她轻声说：“克拉克，我真傻。我想跟你去，咱们是搭档啊！”

“为什么不让他们送你去医院？你怎么知道自己没事？”

“哪儿都没伤着，真的。就是青了一块皮，没别的问题。我觉得睏，特别睏……”

“也许有什么内伤呢，洛伊丝，听话——”

“我想睡觉，克拉克。现在我能睡了……你回来了……”说着，她闭上了眼睛。

克拉克站起身，看着静静睡去的妻子，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他决定用自己的X光眼睛给她察察。他把目光对准洛伊丝的身体，从头到脚仔细检察了一遍。

没有骨折；没有扭伤关节；也没有脱臼。

什么也没有。

甚至没有胎儿。

艾丽丝·怀特没问克拉克为什么要见她。她像等一个老朋友一样在门口等克拉克，一点也没有惊讶和奇怪的表情。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克拉克只来过一次佩里·怀特的乡下别墅。

她早就准备好了茶和三明治，克拉克却没有丝毫食欲。他有个问题要问。

“你一直和洛伊丝很要好，”他说：“你有时候像个大姐姐一样……”

“你可以说是个‘替代妈妈’，我不会生气的，克拉克。问题是自从你们结婚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她，”她笑了：“看来有丈夫有家就足够了。”

“我就是想跟你谈谈家的事。我还没告诉任何人呢……洛伊丝怀孕了。”

“那太好了，克拉克！”

“等等，不对。我是想说，上周她告诉我她怀孕了，而实际并没有。”

“噢，天啊！是不是因为摔了那一跤，孩子没保住？”

“不，怀特太太，根本没什么孩子可保。洛伊丝骗了我。”

她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开始我没往那儿想，我还以为是她搞错了，或者是医生的检查不准确。可是后来一问……我敢说去医院的事也是她编的。我问她医生的姓名，她避而不答。我现在的问题是——以后该怎么办？”

“你知道她为什么会骗你吗？”

克拉克皱起了眉：“我想跟我的工作有关……自从离开《行星日报》以后，她好像不高兴我在外面奔波。这不怪她，我们是新婚夫妻嘛，确实不应该经常分开。”

“是啊，”艾丽丝·怀特叹了口气：“她这是在吸引你的注意力。可她总归是骗了你，我没想到洛伊丝会做这样的事。她不是这样的人啊。”

“不，我发现结婚以前我并不真正了解她，婚后才发现她的另一面。而

她对我也是一样，以前她也并没有全部了解我。”

“有人把这叫磨合——得相互适应，对不对？婚姻需要双方的理解和宽容。也许这段时期会折磨得人神魂颠倒。”

“是的，”克拉克说，“一点没错。”

他忽然感到一阵震撼，像地震一样，房子好像也跟着抖了起来。

“你怎么了？”怀特夫人问他。

他听不见她的声音，只是死死地盯着前方。他的大脑跨越时空的界限在记忆中搜索着一个图像，一个没有检查过的图像。

“神魂……颠倒。”

“什么？”

克拉克站起身：“我得走了，怀特夫人。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他说的是真的。

克拉克回到家，洛伊丝还在抱着电话说呢，一见他回来了，迅速挂了电话，扑到他怀里。

“我今天感觉好极了！好好睡一觉的确管用！格洛丽亚打电话来请咱们吃饭呢，顺便见见她的新任男朋友……”

他推开了她，深深地凝视她的眼睛。她不自在的眼神变得警惕起来。假如她知道他要干什么，肯定会更警惕的。

他转过身，感觉有什么东西让他恶心。

“克拉克！上帝啊，这究竟是怎么了？”

“没什么，”他装作镇静：“只是我又该让你失望了。今天夜里我得去办公室，有篇报道需要查查资料。我保证早点回来。”

洛伊丝叹了口气，知道没什么大事。

“好吧，我知道你有工作要做，我不拦你了。我保证。”

回到《行星日报》编辑部，克拉克却开始了另一项“工作”。他来到人事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早锁了。他小心地把门锁撬开，以后好把它修好。在漆黑的办公室里，他的视网膜自动扩张，获得足够的光线去完成他的任务。

只几分钟，他就找到了他要的东西：洛伊丝的医疗档案。很巧，有一张调光片。他迅速看了一眼，心里明白，自己的担忧是正确的。

他检查洛伊丝身体时发现，她的内脏是反着的，心脏在右边。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可她的医疗档案里却从没有这样的记载。他明白这是为什么。

还有个地方要去：报纸档案库。报社的许多资料都已经通过扫描仪输进了电脑，而克拉克要找的是录音资料，一个罪犯的采访录音。

他的名字叫欣顿·卡利门。

克拉克仔细听了几分钟录音，够了，足以准确地把那个死去的科学家的声音模仿出来了。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自己家的号码。

“喂？”洛伊丝的声音。

“就你一个人？”

话筒那边沉默了片刻。

“是的，就我一个人。”

“好的，你赶快到我这儿来。”

“现在？”洛伊丝犹豫了：“但是……克拉克马上就要回来了！”

“有急事！给他留个条，就说去找一个女朋友。”

“好吧，我可以告诉他……我和格洛丽亚吃饭去了。”

“抓紧时间！”超人命令她，现在他已经不是克拉克·肯特了。超人强忍着心头的耻辱和愤怒挂断了电话。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超人来不及多想，转眼之间消失在天际。

在大都市街道上空超人发现了洛伊丝，她正把车开出停车场。超人紧紧跟着她的车，眼瞅着她驶向杰斐逊大道，向高速公路驶去。他跟着那辆车开上通往乡下的马路，拐来拐去，来到城市最边缘的一个角落。终于，她在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前停了下来，看上去像是间年久失修的农舍。

事实可没有这么简单。超人锐利的目光扫视着那破破烂烂的屋顶，东倒西歪的草堆，腐坏发霉的地板——超人知道那地板下面会是厚钢板铸成的实验室，摆满不停运转着的神秘仪器；还有，那是一个人的藏身之地——那个打不死的人。

超人一个俯冲冲入地下。

子弹甚至炸弹都摧不毁欣顿·卡利门，而超人的突然出现差点儿没把他吓死。那个红蓝相间的身影从天而降，卡利门丝毫没听见头顶上的钢板破裂的声音。看着眼前站着的超人，他立刻感觉血往脑门上涌，不由得后退了几步。

“超人！”他惊恐地叫了起来：“这怎么可能……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找到你的确不容易，”超人语调沉痛：“你干得不错，卡利门博士，你把所有的人都给骗了，也包括我。我还以为上次你从飞机上掉下来摔死了呢。而且在那以前大家都以为你已经死在法庭门前的台阶上了……真没想到你把繁殖人类研究到了这么高的水平。你的确是个天才，卡利门博士，”超人摇了摇头，“可你怎么专干坏事呢？”

“胡说！”卡利门扯着嗓子喊了起来：“我没干坏事！

干坏事的是你！是你们！你们这帮小心眼儿的虚伪家伙！

你们能不能别管我，让我把我的试验做完——”

“可你能不能不伤害别人？怎么能拿别人的性命——”

“我是通过人体做生物学研究！超人，我敢说我的成功靠的就是这些试验！我现在能改变全人类，假如你和那些讨厌的警察不来找我麻烦的话……”

“你用尽手段让我心软，就是为了这个？你杀不了我，除不了我，就来麻痹我！是不是？”

“你是我的敌人，我永远的敌人！我当然会想方设法除掉你，用什么办法我都在所不惜！”

“你的办法很聪明。让我说说看吧：你绑架了洛伊丝，然后让我把她救出来。她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只是她的想法彻底和以前不一样了。她时刻听你指挥，受你控制。她成了我的妻子，于是你也能控制住我！而你呢，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躲在一边做你的什么‘科学试验’去了！还有那些盗窃案、抢劫案；袭击银行、珠宝店——”

“可我需要钱。在你们这个丑恶社会里干什么都需要钱！”

“还有那个被劫的核实验室，也是你干的，对不对？”

“有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我需要一种稀有的同位素——我的那些克隆要是一两天不作静脉注射就会死的。”

“我的‘妻子’每天到你这儿来就为这个？”

超人缓缓抓住医生的衣领，把他拽到跟前：“回答我最重要的问题：洛伊丝·莱恩——那个真正的洛伊丝·莱恩，她还活着吗？”

“噢，当然，她当然活着。我干吗要伤害她？我从不随便伤害别人。我敢向你起誓，超人！”

“她在哪儿？”

卡利门手指颤抖着指了指一座钢板门：“在那里面。”

超人上前用力一推，合页被震掉了。他把门板往两边一推，几步跨进了灯火通明的里间。眼前的景象让他怔住了。

里面有 6 个洛伊丝·莱恩！都穿着同样的罩衫，用同样的疑惑表情盯着破门而入的超人。

“杀死他”。

卡利门一声令下，超人立刻意识到所有的洛伊丝都会按他说的办。一时间 6 个洛伊丝脸上的表情由疑惑转变成愤恨，超人惊讶地眼瞅着她们一齐扑上来又掐又咬。超人招架不住了，那不是洛伊丝，只是一群疯狂的女人！她们紧紧围住他，像一只只野猫又咬又叫，虽然伤不着超人，却给了她们的主人一个逃跑的机会。那个家伙早趁机从另一个门溜走了。

突然超人发现自己有个“盟军”。有一个洛伊丝不但不打他，反而拼命阻拦别的洛伊丝。那个洛伊丝勇猛异常，她像有一股无名的烈火驱使着。终于，其他的洛伊丝被她镇住了。她喊超人来帮忙，那声音使超人的心为之一震：是洛伊丝，真正的洛伊丝！

“加油啊，”她喊着：“她们都是假的，别让卡利门跑了！”

超人松了一口气，原地转了个圈。那些假洛伊丝像进了离心滚筒机，被甩向四面八方。然后他伸出双臂，拥抱起他的洛伊丝，再去追那个卡利门。

卡利门跑不了了。他那辆小轿车跟超人比起来，简直像条毛虫在慢慢跑。看见了超人那红蓝相间的身影，卡利门不但不紧张也没有手足无措，相反，他一踩油门向着街边的路基冲去。如果他稍微慢一点，也许还能避免那随之而来的车毁人亡。

看到卡利门已经死了，超人的眼睛里有一丝懊悔。

“太便宜他了！”

警察赶到了。超人向他们保证这回的死尸真的是卡利门：“他制造的仿制品都有一个特点：内脏是反着的。你们可以用 X 光查查。”

洛伊丝贴近了他：“我的心脏在右边！”

洛伊丝见到克拉克后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为什么？”

“我干吗要娶你——起码我当时以为是你。”

“不！卡利门医生让你娶我一定是有目的的，对不对？”

“我不清楚，”克拉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也许他想控制我的行动；也许他只是在试验他那些仿制品到底有多活灵活现。跟你说实话——简直称得上以假乱真。”

她摇了摇头。

“真难以想象，咱们成为夫妻，又共同生活了三个月，而我却一点儿不知道！”

“那段时光值得回味，而且，”克拉克轻抚着她的手臂：“我们总有机会让一切变成现实。”

她深深凝视着他的脸，良久，她转过身去：“ 不、克拉克，对不起。 ”

“ 为什么？ ”

当她再次凝视他时，她的眼睛湿润了。“ 我喜欢你，克拉克，你是知道的。可是还有一个人，也许我永远也不能拥有他，但我总是无法控制心中那种感觉……他是我唯一想嫁的人。 ”

她的目光移向天边遥远的云朵。

当然，超人此刻并不在那儿。

最后黎明的斗士

加菲尔德·里夫斯·史蒂文斯

超人的脸又青又肿。他摸着脸上的伤口，痛苦地吸了口气。他的手在发抖，在惨淡的月光下，他看见手指滴着血，在重力的作用下，血落到他第二故乡的土路上，被尘土吞没了。

超人垂下头，叹了口气，哈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了半透明的白雾。已经是秋天了。他感到自己在发抖。瞬间，他觉得这种反应，如同自己口中的血一样奇怪。

他想用发抖的双手把披风裹紧一些来保暖。披风红得像他的血，它的一角被扯破了，成了破布条。摸到硬硬的破布条，超人停了下来。他盯着一条条的布片，想估计一下披风损坏的程度。但是他看了很久，仍然很模糊，看不清楚。他的视觉就像他的血和他的疼痛一样，在他的第二星球故乡，被重力吸引，并被吞没。

寂静中，刮起一阵大风，披风上的布条随风飘动。空中，一个黑呼呼的东西好像有个巨大的黑翅膀遮挡着月亮，把夜晚的空气扇得呼呼作响。这是他所听到的唯一的声音。

超人使劲顶风站着。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转过身来。道路上飞扬的尘土刺痛了他的双眼，眼泪都流出来了。他的身体贴着披风缩成了一团。红披风土的长布条像一面战旗在飘舞。风停了。现在唯一的声音就是飞行器着陆时溅起小石头和尘土发出的轻微的吱吱嘎嘎的响声。他听见液压舱门打开的声音，听见向他靠近的脚步声。他的听力很弱，这些声音在他听来小得像微风一样。

一会儿，他听见一个人的声音，这是他叫来的朋友。这个朋友虽然属于人类，但是他和其他外星人一样远离了这个世界。“是卡尔吗？”这个熟悉的声音问，“是卡尔吗？”

超人慢慢地笨拙地转过身来，他的肋骨和颈骨折断了几处，一动浑身就疼。他极力想和朋友打招呼，却不能，只有用剧烈的咳嗽来驱散一个世界毁灭时的烟尘和气味。

超人面前的那个晃动的影子取下连在面罩上闪光的夜视镜，折起来，别在腰间。然后那双带着黑手套的手挽住了超人的胳膊。超人自己都感到吃惊，怎么会让朋友搀扶着走呢？

“卡尔，出了什么事？”

问题如此简单。可却不那么好回答，“是否已经适应了它？”超人问道。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但他只能想到说这句话。这是他心里的唯一的念头。“适应了痛苦？适应了肉体的失败？”

带面罩的人很熟练地移动了一下重心，有力的胳膊拦住超人的腰，更有力地支撑着他。这个冷静而饱经沧桑的人说“是啊；习惯了。”这声音充满了对肉体与灵魂所受痛苦的理解。

带面罩的人想把超人领上喷气飞机。超人挣了一下。虽然力量不大，但朋友还是顺从了他。

“不，”超人说“到那边去吧，穿过这片树林。”

朋友二话没说，就把他带了过去。

他们到了山顶上，面前是一大片沐浴在月光下的农田，依稀闪烁着农家的灯光。几乎在地平线上，更明亮的岛屿上闪烁着：沉睡着的小镇的灯光。

“是斯莫尔维拉吗？”带面罩的人问。

超人举起疲惫的胳膊指着远处的孤灯说：“是肯特农场。”

他们之间没有秘密，带面罩的人转向超人，把面罩推到脑后，露出脸来。眼中露出毫不掩饰的关切：“为什么来这儿，卡尔？为什么现在来？你碰到什么难事了，想最后回一次家？”

超人转身面向朋友。朋友的双臂和友谊支撑着他，他们患难与共的情谊支撑着他，尤其是此时此刻。“你不明白，布鲁斯，”超人用微弱的声音说，“今晚，我已经回家了。”

朋友抬头望着茫茫夜空，它被片片星岛分开。他明白了，家。

超人闭上双眼，不再去想他的痛苦。失落，也不去想他第二故乡的重力，而是认真他讲述起发生过的事情。

克拉克跟在洛伊丝后边走着。他知道她喜欢这样，也乐于迁就她。他早已知道自己应该处于幕后，洛伊丝在银屏上很诱人。

他们靠近现场时，果然有一条黄色塑料隔离带上写着“警线，请勿穿越。”洛伊丝压低那黄带子，迈了过去。身穿制服的警察们都转向了洛伊丝。她掏出身份证，坚定地解释说奥克斯福特探长正等着她呢。此时克拉克已悄悄地越过了那条警界线。他扫视了一眼前面的高级公寓，看见一群警官和法医都在四层，他们面前的床上趴着一具尸体。即使角度偏，而且穿过下面三层楼的水泥、钢筋和其他房间，克拉克也看得很清楚，死亡是由多处刀伤所致。那只能说明一件事。而且克拉克很惊讶，洛伊丝竟然把他带来了。

“快点，克拉克，你总是磨蹭。”

克拉克扶了扶眼镜，赶紧跑过去跟上洛伊丝。她大步走进公寓中铺着大理石地面的门厅。等电梯时克拉克清了清嗓子说：“这案子不会和‘红太阳’案有关吧？”

洛伊丝抬起头，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怎么有关呢？”

克拉克耸了耸肩说：“那是你 6 个星期来一直调查的案子，你今天好像不该让我跟来。而且警察已经把整幢楼都封锁了。在上面……上面某一层出事了。”他差点说出是“四层。”

洛伊丝眯着眼，“你怎么知道在上面某一层？”克拉克用拇指朝身后一指：“那些是到地下停车场的电梯，而这些电梯只往楼上去。”

洛伊丝皱起了眉。电梯来了，里面镶着青龙木边，装着黄铜控制板，她先走进去。“必须承认，6 周内 6 起谋杀确实是个重要新闻。”

“去年 546 人在大都市被谋杀。”克拉克说。

“但不是死于刀下，不是死于什么宗教仪式，也不是死于嗜血狂，都不是。”洛伊丝轻轻地跺着脚，不耐烦地等着电梯门关上。“真不如走楼梯了。”她嘟囔着。

“‘红太阳’履行的是什么宗教仪式？”克拉克问。“红太阳”是最近发生在大都市的一连串杀人案。洛伊丝和其他报道该案的记者都没提到过是什么具体仪式，这是因为警察要例行公事隐瞒有关证据，以防有假供词或他人模仿作案。

“你会亲眼看到的。”洛伊丝说。她漠然地看着克拉克，“但是进门之前，奥克斯福特探长会让你发誓不泄露……任何细节。要是咱俩一起报道这

个案子，我的名字得署在前面。明白吗？”

“听你的，洛伊丝。”

电梯门开了，洛伊丝大步走在宽敞的楼道里，直奔一扇开着的房门，门两侧有两个大都市的警察看守着。他们朝里面喊了一声，稍后，莱昂内尔·奥克斯福特探长出来了，他僵硬地拄着拐杖。克拉克看了一眼探长的跛腿，看见就在膝盖上方的隐静脉神经周围有些弹片。透过厚密的结痴组织一看，很明显看得出是 18 年前受的伤。他曾读过《行星日报》的全部警察档案，回想起一个关于奥克斯福特巡警的故事。18 年前，一名妇女劫持了一辆满载孩子的校车。奥克斯福特为了吸引那女人的注意力，不幸腿部中弹。在场的其他警察趁机缴了女人的枪，没有再多开一枪一弹，就营救了所有孩子。

克拉克发誓不会泄露警方希望保守的秘密。然后和探长握手。他告诉奥克斯福特探长，最近他看过一则报导说有个法国外科医生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可以从通常不能手术的部位取出异物，方法是利用光导激光使之气化。也许奥克斯福特腿中的弹片可以用这种技术取出。他告诉奥克斯福特他会为他查一下医生的名字。奥克斯福特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克拉克记得很久以前的校车事件。他感激地领着洛伊丝和克拉克走进豪华套房，穿过起居室，里面全是白皮革包着的家具，经过一小段过道，进入主人的卧室，尸体就是在那儿发现的。克拉克在门外停了下来，让洛伊丝先进去。

他听见她说：“呀，很像其他那些。你最好进来，克拉克。如果你的胃受得了。”克拉克进去了。

克拉克很吃惊，那场景对他会有那么大影响。他不得不扶着门框以免失去平衡。他不记得自己以前曾有过这样的反应，而且他曾见过更惨不忍睹的事，远远超过眼前这渗透鲜血的一切。

死者是个高加索人，男性，约 50 岁，偏胖，几乎秃头，以那股冲人的腐臭来看，他已经死三天了。死因显然是多处刀伤，而且内脏被取出来了。洛伊丝是对的。把被害者的内脏和肠子放在其手脚伸展的尸体四周，这种准确、讲究的做法，很明显暗示着杀手在履行某种残忍的宗教仪式。

“奥斯卡·桑沃斯，”探长看着小黑笔记本说“钻石街桑沃斯珠主交易行的店主，书房里有个小保险箱，但没被动过。看门人说好像没丢什么东西，11 年前，这家伙被指控参与了一个洗钱阴谋。就是改改帐目那种事。但最后撤诉了，”奥克斯福特翻着笔记本，然后合上，接着说：“除此之外，他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这个店的经济状况很好。雇员都喜欢他，他也没有仇人。”

洛伊丝愤怒地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什么。“也就是说，又一名无辜的人偶然死在本城最可怕的连续作案的杀手手中了。是这个意思吧，奥克斯福特探长？”

奥克斯福特僵硬地笑着：“你用这种方式也套不出我的话，莱恩女士。”

洛伊丝很失望。然后深呼一口气。床边其他警察恐惧地看着她。有人吸着烟，想用浓浓的烟味盖住屋里的气味。“真是太难闻了，是不是，”洛伊丝自言自语他说着，又匆匆地写起来，肯定是记下她的感官印象。她扫了克拉克一眼，见他还扶着门框，便问：“你没事儿吧？”

克拉克勉强点点头。人类太残暴了，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他仍感到惊讶的是所见到的一切会对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眼睛看着洛伊丝而不是受害者，这样也许能有助于他保持头脑清醒。

“为什么叫做‘红太阳’呢？”他问道。第一起谋杀案之后。新闻媒体

给杀手起了这个名字。

“在床头上，克拉克”。

克拉克的目光越过死者，看着墙上那浅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条纹壁纸上，有个用血画的，巨大的爆炸圆团。克拉克觉得胃直翻腾。墙上的血并不是偶然溅上去的，他想，那是用死者的血按某种图案仔细地画出来的。

克拉克呻吟着。洛伊丝和奥克斯福特探长关心地看着他。“好了，”洛伊丝满不在乎他说，“现在你知道了，看见了吧，‘红太阳’。”

克拉克看见了，可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感觉到一阵恶心。但他确实看见那的确是一个大红圈，它周围那放射状的波形线似乎代表着光线。由于当时蘸的血太厚，有的地方被血滴破坏了形状。克拉克说不清楚是死者还是凶手的血手印把图案下面涂抹得乱七八糟。但图形被弄乱之前，部分凝固的血液引起深浅上的微小变化，从中仍能分辨出整个构图。

“现在，如果我们能弄明白这个图案的意思，就有点儿线索了。”奥克斯福特说，“莱恩女士说你精通多种语言，肯特先生，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图案的？”

克拉克想离开房间，摆脱面前的血日，他能惩罚那种持重型武器的银行抢劫犯，他能击落被劫持的飞机，他有力量有能力去降服各种罪犯。但对“红太阳”这样的杀手却有一种例外。他们没有任何行凶动机，也没留下与被害者有关的任何线索。

克拉克想这就是他感到迷惑的原因。面对这一桩罪行和这个罪犯，他却和人类一样束手无策。他吸了口气，想清醒一下头脑，可立即就后悔了，因为屋里充满了尸体的腐臭气味。有超级灵敏的感官也是要受影响的。

他努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注视着墙上血迹的细微变化。但无法调好眼睛的焦距，他看到的和用一台廉价双筒望远镜看到的没什么差别。

奥克斯福特摸着下巴说：“你看是什么，肯特先生？汉语。梵语？也许是哪种象形文字？”

最后，克拉克不再看微观细节，而是调整到普通的视觉，至少普通视觉还正常。他仔细研究墙上的血图。可它的大部分都受到了严重损坏，无法破译，但还有一部分相当独特……而且奇怪，这部分竟有些熟悉。他搜索着记忆中的数千种拼音文字、笔画。线的粗细、弧线，还有……

他大吃一惊，向后摔倒，有人扶住了他。洛伊丝和奥克斯福特跑了过来。

“是什么，克拉克？你看见什么了？”

虽然又吃惊又迷惑，克拉克还能记得撒谎。这是他的第二天性：“没什么。”他虚弱他说。至少这虚弱是真的，“是这里的空气，我需要新鲜空气。”

两个警官扶着他穿过门厅到阳台，他又绊倒了一次。这也是真的。随后又是震惊，因为他看见了不能承认的东西。

墙上的血迹是一种最古老的书面象形文字，传递着他的出生地氪星的一条信息。

这条信息是：返回。

几分钟后，克拉克靠在阳台栏杆上，隔着繁忙的街道，他凝视着对面那幢楼，刚才发生在桑沃斯房间里的事还印在脑海里。除非透过窗户他才能看见对面楼里的情况。凭经验，他用手去掰那铁栏杆。刚刚感到铁栏杆在手掌中变了形，洛伊丝就出来找他了。他赶快在栏杆上移动手指，直到磨擦产生的热量使它恢复到原状。然后，他转过身来面向洛伊丝，用身体挡住栏杆上

受过热的那部分。

“我早知道你很敏感，”洛伊丝说：“但这次你有点儿过份了。承认吗？”

“我想我正感冒呢。”克拉克答道。

“我想你刚才在那儿看到的比告诉我们的要多。”

洛伊丝双臂抱在胸前，双脚像扎了根似的站在阳台上。由她这种固执的姿势，克拉克想要是现在就去拦一列逃跑的火车，她应该比他更强。他能读懂她的目光。她要是感到周围出了什么事儿，那就什么都挡不住她去揭示这件事。

克拉克知道不应正面攻击她的决心，“你有其他 5 个谋杀案的档案吗？”

洛伊丝嘴角闪现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我甚至还有奥克斯福特想对新闻媒介保密的档案呢。”

“我能看看吗？”

洛伊丝站了一会儿没动，以判断克拉克的态度。“我的名字可要标在前面噢，”她提醒到。

“公平合理。”克拉克说。

洛伊丝伸出手，克拉克不由自主地握了握。洛伊丝觉得手指很热，因为克拉克握手时用了刚才磨擦过栏杆的那只手，现在还没完全降温，“你在发高烧。”洛伊丝说，她用手背碰碰他的额头，“呀，是在发烧。”

克拉克摸了摸前额。他的确超出了正常体温。但怎么可能呢？

“噢，对了”洛伊丝说，“奥克斯福特想让你写下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大夫的名字。”

克拉克茫然地看着洛伊丝：“我……我想不起来了。我得……得再查查。”

洛伊丝同情地看着克拉克说：“你是记者，克拉克，应该记笔记的。你可没有超人的脑子。”她转了一圈，离开了阳台。

克拉克吃惊地依靠在栏杆上。他的确具备超人的头脑，可现在，这个头脑却让他失望了。

在南极堡垒洞穴深处，超人按下白色按钮，“魔鬼地带”投影仪显示出负光锥形物。这种光线能穿透维度空间，并能把爱因斯但的宇宙时间分离出来，这是氪星球人科技所能建造的最安全的监狱。超人等待着，他知道不会等很长时间。仅仅几分钟，在一个三维桥口令的指示下，影子都显现出来了。

现在超人已经习惯他们了，不明显的灰影子在负光射线外层边缘显现出来时，超人并没做任何反应。一开始，他们向他靠近，飘过来，嘴里请求着什么或诅咒着什么，要么就是使劲咆哮着。但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再聪明的人也猜不出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最后，影子颜色更深更清楚了。尽管人们听不到他们受到惩罚的痛苦呻吟，他们说话时心灵传感的声音却很清晰，很坚定。

“今天你又送来一个？”说话的是艾尔·达，一个眼中充满安详的漂亮女人。她曾把一个飞船机舱里供应的空气换成了从能原核心中抽出来经过再循环的冷却剂，从而飞船没能进入轨道而使所有乘员丧生。她那么做是为了教训一下那个曾是她丈夫的飞行员。当时，她的眼中同样流露着安详。就是在最高法院判她到“魔鬼地带”服无期徒刑时，那种安详仍然流露于她的眼中。

“不是，”超人说，“我是来找一个人。”

顿时，上千个声音一起哀号起来：”找我——”

超人对此已无所谓了。“魔鬼地带”里关着的犯人所犯下的罪行都比艾尔·达的严重得多。超人盯着反感光信号，说：“我来找胸前别着‘红太阳’标志的人。”在超人离开桑沃斯现场的一小时里，他已经想起是在哪儿看见过那个“红太阳”符号的了，同时他还想起了那个法国医生的名字。就像超人自己戴着徽章一样，“魔鬼地带”里也有一个不起眼的犯人胸前戴着一个“红太阳”标志。

在负光中，这些灰影子犹疑不定地徘徊起来，但没人走近前来。超人原本就没有更多的期望。从报上剪集到的关于“红太阳”杀人案的报道，已经证实了他最害怕的事。

事实是“红太阳”6 次作案：桑沃斯，那个珠宝商；在他之前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退休化学教授；再早一些、是一位空中小姐；一个倒霉的汽车出租职员；以及一个小偷，他曾被怀疑是莱克斯·路德控制的团伙成员之一。还有一位是餐馆老板，那天他在自己的密室里呆得太晚。这些人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只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他们都在大都市中心居住或工作。超人称大都市为家。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所有谋杀现场中，警察都无法发现任何破门而入或夺路而逃的迹象。桑沃斯精密的报警系统还没来得及响。空姐死时她的两个室友没听到任何声音。餐馆的铁栅栏从里面锁着，钥匙仍在店主口袋里。警察习惯于对付现实生活中罪犯的一贯手法，但无法解释“红太阳”令人迷惑的犯罪动机。但是，超人来自外星球，他能看出杀手用的是一种维度转换交通工具。这个罪犯能驾驶这种交通工具，能画出氪星的标志和象形文字，他只可能来自一个地方。

超人再次召唤“魔鬼地带”有“红太阳”标志的囚犯到他面前来。但是，他知道那个囚犯是不会出现的，而是已经跑出了“魔鬼地带”，在大都市中寻找着监狱中伙伴，滥杀无辜。这个疯狂的惯犯用这个世界太阳赋予给氪星人的所有能量充实着他自己的血肉。一想到这儿，超人不由得发抖。他想象不出有什么更恶毒的罪恶了。

现在那些影子喋喋不休的声音变成了灵魂的哭号，像是堡垒外面嚎叫的狂风。超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呼叫“红太阳”。他准备着下面要问的话，试图说服“魔鬼地带”内其他的囚犯说出他们最后一次见到“红太阳”是什么时候。那些影子号叫得更响了，他们请求把他们放走。

超人又等了一段时间，理一理自己的思路：一个早年被判有罪关在“魔鬼地带”的人以氢星人的身份出现在地球上。难怪克拉克染上了“感冒”。毫无疑问超人接触到了一种氢星病原体。这种病原体在他体内产生一种同样有超级能量的生化物质，能使他对地球上所有疾病具有免疫力。但这种病原体也能使他恶心、呕吐，甚至神志不清。

该是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候了。

“你们谁见过‘红太阳’？”他问到。

“你为什么不叫他的真实姓名？”

超人盯着飘浮的影群问：“是谁在说话？”

“是我。”

影子们散开，从“魔鬼地带”深处飘过来一个影子。

“你认识胸前有‘红太阳’标志的囚犯吗？”

“我就是胸前有‘红太阳’的囚犯。”

罪犯飘到超人眼前。他飘摇不定，透明的轮廓上没有颜色，但能很清楚地看到他戴的标志和超人在桑沃斯墙上看见的那个一模一样。

这个罪犯叫丹尔-Q。但是他告诉超人，自己没有犯任何罪。他被不公正地关进“魔鬼地带”，只因为他毒死了参加氪星水中戏剧的300多名观众。他这么做本想给所有氢星人带来更好的日子。

超人毫无表情。“魔鬼地带”中还有更邪恶的魔鬼。“什么更好的日子？”

“最好的日子。”丹尔-Q狂喜他说：“通向最后黎明的日子，”这个影子飘得更近些，想看看连超人都不能掩饰的惊讶表情。“啊，”罪犯说，“你听说过我们的事。”

超人听说过，在坎多图书馆他读到过“最后黎明邪教”的介绍。这是个氪星上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凶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

“按圣典履行你的义务吧”，丹尔-Q劝说道，“把我们从狱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回家和家人死在二起吧。”

这个邪教圣典坚信，只有所有氪星人为自身的罪孽而死后，每个氪星人才能进入死后永恒的极乐世界，那一天，也就是最后黎明来到的那一天，每个曾经活过的氪星人都会得到拯救。直到那一天到来时，这些教徒加速其他氪星人死亡的壮举才会被认为是神圣的责任。他们的宗教信条，是用被害者的血写成的，就像桑沃斯墙上的字一样。

“释放我们吧”，丹尔-Q乞求他说：“放了我们．让我们回家。”

“没有家可以回了。”超人说，“氪星很久以前已经被摧毁了。”只有他父亲乔尔一埃尔预见到那件事。在那个被摧毁的星球上，所有科学家、政治家中，只有“最后黎明教”前来阻止乔尔。埃尔为保护氪星所做的事业。

“我们知道”，丹尔-Q恳求道：“你必须释放我们，让我们也能死，只要有任何一个氪星人还活着，所有已经死去了的人注定要被遗忘的。”

超人不愿意冤枉人。如果杀手不是丹尔-Q，那么“魔鬼地带”内肯定该有人对那些罪行负责。

“你们的人有多少在‘魔鬼地带’里？”

丹尔-Q脸上痛苦的表情胜过于他的幻象。“只有我自己在执行任务时没能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的人民。这儿没有别人看见过事实真相。”

超人和有血有肉的人谈话时，能用敏锐的听觉探知对方呼吸和心跳的变化。他能观察测量到瞳孔放大了多少微米，汗液分泌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简而言之，他能判断出人们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但和“魔鬼地带”里的一个影子说话，他只好相信自己的直觉。

丹尔-Q摸索着伸出透明的双臂，“看在所有氪星人的份上，让我们回家吧，让我们回家吧！”

影子们看出超人要走，就一起在“魔鬼地带”中哭号起来。

超人关掉了投影仪，多维桥蹋了，堡垒又安静了。

超人独自穿过巨大的通道，这是他亲手从冰冻岩石中雕凿出来的。丹尔-Q充满感情的请求使他相信了，这个罪犯说了实话。那意味着不论“红太阳”杀手是从哪儿来的，却肯定不是从“魔鬼地带”中来。必须弄清楚杀手想干什么，他是怎么挑选被害者的，为什么挑选这些人，否则连超人也无法阻止他一次又一次地继续杀人。

第七个被害人是大都市一名24岁的学生。他死在阿斯克维斯大厅五层寝室的薄墙板后，有数百名学生在过道里，楼梯上和附近的屋里，谁都没听见

任何声响。

克拉克·肯特绕过警卫，跟在洛伊丝身后走进那间寝室。他看见那个学生的尸体躺在那张窄小。渗着血的床上。当他看到杀手在尸体上留下的痕迹时，不禁呕吐起来。他的反应太迅速，大强烈了，甚至连洛伊丝都没来得及笑话他。相反，她对克拉克流露出真情。她扶着他走出那间屋子，找了个破沙发让他坐下，又给他端来了杯水。

克拉克松了松领带，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想起上周染上的那种氢星病，可病已经好了。这次只不过是有些神经质罢了，因为他发现了杀手令人震惊的作案动机。

这次“红太阳”的受害者死得很快，墙上的血图没有被挥动的手抹乱。

这次克拉克能清楚地看到“红太阳”留下的话，这话是留给他的。那清晰的氪星血字是：卡尔，埃尔返回。

克拉克紧紧抓住沙发扶手，差点把它弄散了架。作为超人，他一直不顾一切地想找到“红太阳”。但是一切都变了。

“红太阳”正在找他。

洛伊丝把一沓两英尺高的档案堆在克拉克桌上。“你感觉好些了吗？”她问道。

克拉克说好多了。洛伊丝把档案刚一搬过来，他就看完了。他的症状已经减轻了一些，而且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能力。

洛伊丝怀疑地眯起双眼，然后又看着手边的档案说：“好了，这些是我所有的档案。记录在案的，不可以公开的，甚至还有警察不承认的。”

克拉克被洛伊丝给予的信任感动了。其中有些档案肯定是洛伊丝不择手段搞到的，但她是决心要在警察之前查出“红太阳”杀人案。

“克拉克，难道你都不打算翻一翻吗？”

克拉克翻了翻这堆档案，里边的内容又在他照相机般的记忆中过了一遍。他回想起几年前看过的其他新闻报导，发现自己所怀疑的关联确实存在。

“被害人都与菜克斯·路德有关。”他告诉洛伊丝。

洛伊丝不屑一顾地笑着说：“看看档案，克拉克，路德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是在有关第二个受害者的报导中。”

“我自己一直在挖掘材料，”克拉克说，但他却没说是在洛伊丝的档案里挖掘的材料。“第二个受害者与路德的关系最直接——他曾经和路德是一伙儿的。但是第一个受害者，那个店主，与路德组织经营的赌马交易有联系。”

洛伊丝坐到克拉克桌边，收回了怀疑的笑容。“还有什么？”她问道。

克拉克按顺序给她讲。第三个受害者与汽车出租业的保险欺诈有关，而路德在这一行当投了资。第四个受害者，那个空姐，曾是联帮调查局反走私部门的调查对象。她利用频繁飞往国外的机会，为路德运送赌博业的非法利润。第五个受害者，那个退休化学教授，是非法制药商的技术顾问。DEA 官员早已掌握这个情况。受害珠宝商曾参与的洗钱计划中的那伙人，就是空姐为之工作的那伙人。

洛伊丝对他的分析很佩服，但又不情愿承认，就问：“那个学生又是怎么回事？”

克拉克耸了下肩。他没能找到学生和路德之间明显的联系，但他感觉那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度过夏天的吧。根据航空公司的记录，他在七八月间，6 次往返于大都市和温哥华之间。机票是一家咨询公司给买

的，这家公司就在莱克斯公司的写字楼里。听上去更像走私。”

洛伊丝听完这话，简直惊讶极了。“你什么时间有空查了航空公司的记录？你是怎么得到这些不能公开的情报的？”

克拉克天真地笑了笑：“我在航空公司有内线。”

“我们本应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的。”洛伊丝说。她把克拉克桌上那堆档案猛地抱到怀里。

“行了，我甚至都没时间整理笔记呢，”克拉克争辩道。

但是洛伊丝摇了摇头，“我才不上当呢，克拉克。我可见过你打字有多快。”说着就快步走开了。克拉克心想，他下面要做的事就容易些了。他还得调查另一原始资料。

莱克斯·路德。

莱克斯公司大厦在大都市金融区中是个黑洞。周围是闪闪发光的玻璃大厦，每块金色或银色的铝合金玻璃都反射着阳光。但是莱克斯公司的窗户都包着一层薄薄的保护铅片，那种暗灰的装饰吸收着阳光，挡住了超人的视线。

然而，超人的功力不仅仅是用眼睛看。他绕着这幢永远灰暗的大楼飞了一圈，仔细听着。

他是不会听错路德那种有古怪乐感的声音的。超人只用了几秒钟就发现他在 53 层开会。莱克斯公司的总裁们正讨论着在市里建一条新的地铁线路。他们具体谈的是，从承包商利润中，扣除政客们的收益以后，还有多少好赚。

超人从 500 码处慢慢靠近。用眼睛发出的热量把他选择的那扇窗户弄坏了，紧接着再用一阵急风让它冷却下来。由于温度聚变，窗户玻璃一下就碎了。超人对这样的效果很满意。

他把那些闪光的碎末吹进屋，然后像阵风似的悄悄飘进窗户。

只有路德一个人坐在一张很大的抽木会议桌旁，其他与会者都站着。他们大部分都是市里的工程师或银行家。在这个像洞穴的会议室的另一头，有几个穿着肥大制服的男人。他们手插在上衣口袋里，随时准备掏出枪来。

超人站在没有玻璃的空窗户框旁边，披风随风飘动着。

“我想你没有预约。”路德平静他说，“但是你知道，我总会留出时间见你。”他打开华丽的雪前烟盒，“来一支？”他问道。

超人迅速地环视了一下站在桌旁的其他人，他们神情紧张。“这是咱俩的事。”他告诉路德。

路德挥手示意他们出去。不到一分钟，屋子里就只剩下他和超人了。

路德点了根雪前，走向那扇空窗户，他看着地上成堆的玻璃碴，问道：“谁来赔偿？”

“过去 4 星期内有 7 个与你的组织有关的人被谋杀了。”超人直截了当地告诉路德，观察着他的反应。尽管路德试图掩饰自己，但这个黑帮头子还是很惊讶。超人觉得有些宽慰的是，至少路德没有直接卷进这些案子。

“如果你是说‘红太阳’案，去找别人吧。比如纽约的耐皮尔。我才不干那些事呢。”

“但是‘红太阳’的被害者都是你的人。”超人说。路德隔过窗户看着大都市各种建筑物在空中的剪影。在地平线上有一轮火红的落日。他说：“有很多人为我工作。我不想要他们时，有更简单的办法除掉他们。既使我想帮你，也爱莫能助。”

超人把手搭在路德肩上说：“我不是求你帮忙，而是要求你找出这 7 个

人的所有背景材料，以便我找出这之间的关系。”

路德毫不退缩地盯着超人，因为超人好像并不想把他扔出窗外。“我的线索可是有特权的。”他说。

超人扬起头，好像是听到了什么意外的响动。他盯着地板，眼睛似乎模糊了。“下面有警报。”他告诉路德。稍后，抽木桌上的内部通讯系统嘟嘟直响，像是有紧急情况。路德走近一步，超人把他拉回来。“我看见地下室三层有间铅屏蔽的实验室，是干什么的？”

铃声又响了两次。路德想从超人手中挣脱出来，但是无能为力。

“你不是我唯一的敌人，”路德气愤他说。“如果有人攻击这幢楼，里面所有的人都有危险。”

超入无法透过包着铅的窗户扫描周围地区，他只能看见这扇破窗户外的东西。他又盯着地板透视：“你的保安人员守在那间铅屏蔽房间外，那里面有什么？”

桌上的铃声不断地尖叫起来。超人听见路德的心跳加速，几乎是狂跳了。“路德，你别无选择。”

路德转向超人，恼羞成怒：“那是我的氪实验室。”

超人一把揪住路德的领子，带着他从窗户飞了出去，这要比走楼梯或乘电梯都快。

在莱氏公司大厦的地下三层，超人推着路德往前走，身边那排全副武装的保安部穿着佩有“莱氏技术”金色徽章的制服。氪实验室就在他们前面，它就像是一同独立的银行被罩在一问混凝土围成的屋子中间。实验室外面有铅屏壁，超人无法看见里面。

“我的‘莱氏化学’子公司所研究的无毒化学制剂，是在市府允许的范围之内的。”

“是氪无毒制剂？”超人问。

路德冷笑：“给人类使用的。”

“你这儿有多少？”超人问。

“商业秘密。”

“你想让我把整个屋子都化为乌有吗？”

路德只好叹口气道：“我的 EDA 弃权书允许保留 15 磅。当然是仅仅用来做实验的。”

超人仍然满脸严肃。

接近一堆 15 磅的氪，在几分钟内，就会致人于死地。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看看一切是否……存放得很好？”路德问道。

但是超人不能冒这个险。路德调动这么多保安的原因，就是要把实验室里出现的任何事隐瞒起来，除此之外．他还会用氪来攻击超人。

“呆在这儿别动。”超人说。

“你的末日到了。”路德正了正领带和上衣。

超人走向实验室的入口，环状的人口敞开着，像遂道似的。他停了一下，想看看是否能感受到接近氪而带来的虚弱。

毫无感觉。

他往里又走了一步。

白色发光的地面上有具尸体。

尸体周围是它的内脏，流出来的血还发着暗暗的光。一排不锈钢衣帽柜

上，用鲜血写着古氪星符号：“放了你的氪星同胞。卡尔·埃尔返回。”字下面是个红太阳。在防守最严密的大都市——反犯罪的堡垒中心，杀手又发起了进攻。

太阳的外型似乎变模糊了。超人摇摇头想看清楚，这个动作使他感到头晕。像那次在公寓里一样，他得扶着东西让自己站稳，所以他伸手扶住人口处的弧形门框。

这是——

氪中毒！

超人倒退了一步，尽量避免直接暴露在实验室里。他的视力虽已减弱了，可仍然尽力注视着目光所能及的地方——在那儿！一个气幕工作台，它类似于用来处理致命的病害微生物的工作台。研究人员可以把手伸到玻璃屏下的工作区，那里面有持续不断的气流，使任何洒在容器外面的东西向下运动，以免泄露到实验室空气中。玻璃屏后面是一个高塑料圆筒，里面装满了……氪尘埃。

超人靠在开着的门上，把氪从视野中抹掉。现在所有犯罪现场的情景都使他感到恶心，辨不清方向，失去记忆和力量。在每个谋杀现场他都接触过氪尘埃，这是为什么？

路德走近超人：“你想躺下吗？”

超人并不回答，他向前靠了靠，能看见衣帽柜上的“红太阳”留下的信息。他集中注意力，血写成的符号首先冒了烟，然后，在他目力发出的热量作用下，变成了白色的灰，最后顺着衣帽柜滑下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超人又向后挪动了几步。关于氪星的事，路德知道得越少越好。

“实验室里有电视监视器吗？”他问路德。他已经看见有几个嵌在天花板上。“录相带在哪儿？”

超人看得出，路德已经发现他受到氪辐射而变得虚弱，“去弄张搜查证来，你已经非法入侵私人领地了。”

超人把视线集中到路德右侧几英寸处。路德立刻感受到身后金属门散出的热量。他转过身来，正好看到一扇门发红了，然后冒泡，接着像水银似地淌下来。

“录相带在哪儿？”超人又问了一遍，他眼睛盯在路德身上，希望路德会以为他因为氪中毒的痛苦，会在人身上使用热视线。

路德害怕了，他领着超人去了监视控制室。

超人看了看监视器上记录的时间,事情正好发生在他刚才在 53 层会议室与路德说话的时候。

路德在超人身后，兴致勃勃地盯着嵌在安全架上的主机。房间里其他的显示屏也都播放出同样的图像。

“家乡来的朋友？”路德问道。画面上显示出“红太阳”飞越整个屏幕，攻击那个倒霉的实验员——用连在他手背上的斧状刀片，几秒钟就把他肚子剖开了。

“红太阳”是个男性，比超人更高，肌肉更发达，蓄着短黑胡子，紧身短上衣上佩戴着与“魔鬼地带”丹尔-Q 相同的标志。

“红太阳”在实验室地板上解剖着受害人，然后，似乎低下头做着祷告。

“那是什么？”路德问。“某种氢星人恶心的仪式？”

没有必要让人类知道“最后黎明”的宗教仪式，所以超人没有回答，“我

要往下看”。

路德指挥操作台前紧张的保安从另一台摄像机上调来一盘录相带。但是这盘带子只是显示出空空的实验室——摄像机一定被转过方向，没对着应该照的地方。

保安没等路德再说什么，便开始放第三盘带子。这台摄像机正对着保存氪尘埃的空气凳。变了形的氛剩余物从这个角度看发着深绿色光，这种光立刻从房间里所有的屏幕上射出来，房间里充满了一个死行星可怕的光。

“有些让你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吧？”路德问。他开始暗

自笑起来，可马上他就收敛了笑容，因为他看到屏幕上显示出多维门那发着蓝光的能量卷须。

“这到底……？”路德说。他的手不停地摆弄着一系列控制键。超人看出他是在复制录像带，可没有拦他。反正这个控制台和录像带他一样也不想留。

卷须开始盘旋，超人认出那是种输送器。在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多维门中，他现在看到的这个特殊形式意味着正常宇宙时间中的两个点就要连接起来了。这次只不管“红太阳”从哪儿来，但肯定不是从“魔鬼地带”来，也不是从别的朦胧空间来。

从最初的那个发光点上又出现了更多发光的卷须，也一起盘旋着，使整个多维门的形状变得更复杂。这些卷须在已经形成的连续统一体中前后编织着，使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直到——连接成一体。

从这么高的角度，超人无法看穿门，看不见另一边有什么。不管它是什么，“红太阳”就是从那儿来的。开始他的胳膊从门中穿过来，然后是腿，接着“红太阳”像是从一个洞里爬出来，出现在两维洞中。

“难以置信。”路德说。他扫了一眼周围所有的屏幕，“我敢打赌，你也做不来这样的事。”

“我不必这样做，”超人说。他已经看够了。他知道“红太阳”是在受害人看不见的情况下发起进攻的。他甚至明白“红太阳”是怎么选择受害者的。

“你的氪走私集团被取缔了。”超人说着从控制台边直起身子。

“能是什么样的氪走私集团？”

“是‘红太阳’全部被害者都参与过的那个走私集团。”超人搜索了一下控制台，想找到中心监视录像带放在哪里。“一旦消息传开，说每个接触过你的氛尘埃的人都已成为‘红太阳’攻击的目标，我想你不会找到什么人来填补空缺职位的。”

路德的脸一下白了。超人猜想他也接触过氪尘埃。

“那种尘埃吗？”路德指着身后问。

超人点点头。“你想让我把它从你这儿拿走吗？”

路德只好告诉超人放铅存储器的地方在哪儿。

超人一直等到第二天太阳落山。等到地球旋转到正好使大都市中心公园位于几十年前氢星毁灭前所在天空位置的下方。

他已经把那个铅存储器放在公园中央的黑花岗岩山深处。他已把铅存储器表层的一部分溶到岩石里，避免在随后可能发生的争斗中氪会洒出来。

超人知道会有一场战斗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一个“最后黎明教”的狂热分子正穿越时间来寻找氢星最后还活着的人，要把他

们带回家去，让他们和他们的行星一起死去，以解救所有活过的人。

路德实验室的录像带足以说明。氪是被用来给“红太阳”的多维门作航标灯的。超人不知道它是不是特别的氪，也不知这扇门每活动一次是不是都会有不同的形状。但是，不管是谁在控制门的形状，他总是不断地选择大都市。超人知道东海岸仅存的大量的氪都在岩石上的存储器中。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此时此地打开存储器，让“红太阳”的门此时此刻出现。

超人曾在存储器已经松动的盖子上绑上一根金属丝，现在他拉开金属丝，盖子随之翻转上来，存储器被打开了。超人能探测到里面氪尘埃发出的微光。他小心地迎风而站，防止任何小颗粒进入空气。

他想不会等很久的。那些被害的人只是在为路德走私氪入境时才接触到少量氪。要是“红太阳”的多维门敏感到凭着少量的氪就能找到受害人的家，那么，超人释放的这么大量的氪，就会像磁铁一样。果真见效了。

几秒钟内，第一个蓝色的能量卷须开始生长，输送器在两点之间前后穿梭，这两点被无法想象的时空鸿沟分开了。更多的卷须生长着。形状越来越复杂，蓝光也变得越来越亮。

超人知道，这是“红太阳”的受害者在生前最后时刻必须看到的。他打起精神。阳光在超人身上所起的作用不仅仅取决于可见光线。绕着太阳旋转，引起整个时空的扭曲，也会使普通氪星人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和能力。所以尽管大都市是黄昏，超人也知道。“红太阳”从门里出来时会有超级能量。而且，从“红太阳”的肌肉来看，他会变得比超人更有力。

编织着的能量卷须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发蓝光的圆盘。盘中心一点点地变暗。盘上方晃动着一个影子。一只手浮现出来。

再次连接。

这只手抓住门边，在一个发光的固体圆形物上发现了一个把手。然后一只脚出现了，接着是一条腿，整个身体穿了出来，过了一会就变成了一个黑色剪影迎着跳动的蓝辐射光站立在那儿。

但是超人的目光像穿透建筑物一样，也能轻而易举地穿透聚集起来的黑影子。站在他面前的生物胸前佩戴着“红太阳”徽章。

超人准备先进攻。

但是，“红太阳”首先行动了。“卡尔-埃尔，”杀手说话了，他的语言很古老，很正式。“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为什么杀死那么多无辜的人？”超人查问道。

“他们可不只是无辜。卡尔-埃尔。氪星母亲的尘埃粘在他们身上对他们来说是种祝福。这样的人当然就跟氪星人一样，应该和所有氪星人一样得到解救。“红太阳”做了个手势，大概是什么宗教性手势。“现在，你也一样，必须和我们在一起。”他干了结论。

“决不。”

“我已经带回了许多空间探索者，他们在‘最后黎明’到来时，远离氪星。他们都跟你说的是同一句话。但到时他们还是回来了。现在该轮到你了。”

超人什么也没说。“红太阳”离开多维门，朝他做了个手势说：“你不能拒绝我，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我从伟大的氪星来找你。”

超人的心一阵刺痛，他看见门里面是氪市细细的金色培尖。他最早期的记忆就是安稳地躺在妈妈怀里，看见这些有如优雅的手指一样细细的塔尖伸向氪星天空。

“我知道，”“红太阳”说，“我听见她在召唤你，回到她身边去吧，卡尔-埃尔。回到她身边，这样所有的人都会得救的。”

“我的死不能拯救氪星。你刚才给我看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而且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人活着。”

“红太阳”的脸被多维门发出的光照得清清楚楚。“噢，我知道，我知道。我是‘最后黎明’教的斗士，我的责任就是把那些从氪星消失的人找回去。找回你以后。我要去找你表兄。然后是甘德人。甚至还有‘魔鬼地带，里的那些影子。因为只有我们最后还活着的几个人都被‘最后黎明’教收复，我们的种族才会享受和平。”

超人准备起飞。他已经算计好了，让他的飞行路径在铅存储器上方形成一个低压区域，这样可以使氪尘埃飘散到空气中。如果运气好的话，“红太阳”可能还不习惯他的力量，也不能在吸进氪微粒之前逃走，这样在随后可能发生的争斗中他就会慢下来。

“等等，卡尔-埃尔。在我完全适应这个星球之前，氪尘埃对我没有什么作用。”

超人愣住了。“红太阳”怎么会知道他的想法？

“红太阳”笑了。那是个意外温和的表情。“我们这些信教的人能把自己的才智发送到时空中去，卡尔-埃尔。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要逃离‘最后黎明’；我们知道该把这扇门送到哪儿去。”他眼中忽然流露出一股悲伤的神情。“而且，虽然我未曾亲眼看见，但我却知道几分钟内，你会穿过这扇自由之门去做什么。”

“我不会返回氪星的，”超人说。他决不可能自己主动走进那扇门的。

“也许不是回氪星。”“红太阳”高深莫测他说。“而是回到他们身边。”

门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里面的景象也突然变了。超人看见有一个大实验室，里面满是些他似曾相识的科学仪器。那都是氪星的科学仪器。

“不……”超人低声说，他慢慢认出“红太阳”给他看的是什么。

“是的，”“红太阳”和善地说着，朝门里又退了几步：“现在他们到这儿来了。”

超人看见门里面有两个人跑进屋里。他立刻就认出了他们，而且他还认出了那个女人怀抱的婴儿。那孩子用红、蓝。黄三色毯子包裹着。

超人很惊讶，向门那边迈近了一步。

门那边，乔-埃尔冲向他亲手做的控制台。拉腊把孩子放到能量床上的星际飞行器样机边。

“再走近些，”“红太阳”低声说。“他们是你的父母。看看他们有多爱你。在最后时刻，他们还这么爱你。”

超人挪近了些，他非常惊讶。他母亲比他记忆中的还要美。他父亲那么年轻，那么强壮。

控制台上灯光不停地闪烁着。乔-埃尔跑向星际飞行器，可又犹豫了，他好像要掉下去。接着，超人看见大块的白色氪星理石从实验室的天花板和墙上掉下来。

“‘最后黎明’来临了，卡尔-埃尔。你能扔下他们不管吗？”

“不……”超人说。他脑子里只有眼前的这场悲剧。他在地球上生活的这些年中，这场悲剧一直在梦中出现。

乔-埃尔和拉腊都站在飞行器的舱门旁。孩子和毯子都已放在里面了。孩

子的双亲走过来，最后一次抚摸他们的孩子。实验室又摇晃起来，他们抓住了飞行器的边。接着彩虹色舱门关上了，他们向后退了几步。拉腊满脸泪水地俯在丈夫怀里，乔-埃尔紧紧搂了她一会儿，然后，他们就像一个人似的一起跑到控制台边，开始发射飞行器。

超人呻吟着，又向前迈近了几步，他看见飞行器上的发射环开始发光。

“你怎么能扔下他们不管呢？”“红太阳”低声说。

实验室剧烈晃动起来。远处的一面墙倒了，露出了氪市毁灭的市景——参差不齐的金色塔尖也倒了，不再伸向那被巨大的红太阳染得通红的天空。

“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能抛弃他们呢？”

星际飞行器离开发射架升空了。拉腊和乔-埃尔相互搂着站在一起，看着他们的孩子飞进他们自己无法进入的未来。

“他们需要你，卡尔-埃尔。他们爱你。”

超人痛苦地大声喊叫，喊出了他生命中所有的恐惧。

门那边，拉腊和乔-埃尔转过身来，面朝着他。

超人默默无语地盯着这画面。拉腊和乔-埃尔都向前看着，好像想在烟雾弥漫的实验室里看清楚什么东西似的。乔-埃尔把手拢在嘴边，喊着。

超人听见了父亲的声音。

“谁在那儿？”

超人转身面对“红太阳”，问：“那扇门是双向开的？”

“当然是的，”“红太阳”得意他说，“你还想怎样和他们在一起？”

“我怎么才能救他们？”超人厉声质问，一拳打在“红太阳”胸前的徽章上。这一拳本来可以把一辆汽车分成两半，但是落在“红太阳”身上，只把他向后抛出了 100 码，向后踉跄着撞倒一排树，发出呼呼的响声。

接着，超人朝门跑去，抓住门边，倚在门框上。

顿时氪星毁灭的火焰与烟雾朝他扑面而来，再过几分钟，实验室里谁也活不成了。但他只需要一分钟。

“乔-埃尔，”他大声喊着，“拉腊，到这边来！”

超人的双亲在烟雾中向他靠近。

“你是谁？”乔 -埃尔大声问。实验室里轰轰隆隆吱吱嘎嘎的炸裂声几乎把父亲的声音吞没了。

“到这边来！”超人喊着，他几乎都可以够着父母了。现在他们能更清楚地看见他了。他们惊奇地睁大眼睛看到像是有半个人飘在空中。

“抓住我的手。”超人恳求到。

拉腊去够他的手，只差几英寸。

就在这时“红太阳”从后面跑上来，边跑边把超人推了进去。

超人摔在实验室的水磨石地板上，喘着粗气。大理石碎末掉在他脸上。他无法知道自己感受到的痛苦是否正常。他只知道他一生中没感受过什么痛苦，可现在感受到了。

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乔-埃尔抓住他的右肩，拉腊抓住左肩。

超人极力克服着故乡极强的引力，站了起来。

他看着父亲的双眼。“我认识你吗？”乔-埃尔问。

拉腊的眼神问着同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刚才好像看见你飘在半空中。”

超人抓住父母的手，拉着他们，向门边退着。“我以后会解释的。现在我们必须……”

通向门的路被挡住了。

“欢迎回家来，”“红太阳”说。

超人收起拳头，又向前猛打出去，想打碎“红太阳”的头骨。但出拳的速度只有他预想的几分之一。“红太阳”好像为避开这一拳慢慢走开了。

忽然“红太阳”出现在他身边，迅速出了两拳，打在超人的肋骨上。超人觉得断了一根。他痛苦地蹚起身子，在令人窒息的烟雾中，挣扎着呼吸。

“别浪费这最后的时刻了。”“红太阳”说，“准备超度吧。”

拉腊和乔-埃尔扶超人起来。“他是个狂热分子，”乔埃尔愤怒地说，“他和同伙想让氪星灭亡。”

“这样我们都能永生了，”“红太阳”说。

超人向他扑过去，门就在几英尺之外。如果他能打倒“红太阳”，那么他和双亲就能跳出去了，然后——

“红太阳”用胳膊时猛击超人头的两侧，把他摔在地板上。这次超人根本无法呼吸了，身下的大理石碎片在震颤，他感受到了氪星灭亡的痛苦。

“没有人能打败我们，”“红太阳”喊道，“将来我会把氪星所有的孩子带回来的。”

超人强撑着跪起来。“红太阳”已经站在超人和他父母之间，不让他们再帮超人。烟呛得超人咳嗽起来，他真想要喘上一大口气。血顺着嘴角流下来，氪星的引力比地球大得多。他的力气小了很多。

地板摇晃起来。实验室的另一部分墙倒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劈劈啪啪的火焰的烧着超人的皮肤。他妈妈大声喊着，这喊声是鼓励超人去战斗。

超人站了起来，再次站到“红太阳”面前。

“有些人是不会获胜的。”超人喊着，然后他举起拳头虚晃一招，“红太阳”想避开这一拳却被超人踢了一脚。

“红太阳”摔到后面的大理石地板上，痛苦而惊愕地大叫着，接着超人跳到“红太阳”身上，猛击这个杀手的腹部和头部。

氪星在他们脚下摇晃起来。超人从失去知觉的对手身上滚了下来。“红太阳”完了。超人指着门，对父母大声喊道：“从那儿出去。它会把你们带到安全地带的！”

拉腊和乔-埃尔靠近门边，然后转身对着超人说：“你必须和我们一起走。”氪星在痛苦地咆哮，远处的城市只剩下黑色的天空和红色的火焰。

超人跌跌撞撞跑向那扇门。这时，地板不断地晃动，使人难以走动。

他们到了门边，门正在退去。

超人看不见门那边是什么在等着他们。他刚才穿过门以后，地球和氛星都已移动了位置。但不管这扇门会把他们带到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拉腊和乔-埃尔都会恢复最初的超能，足以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毁灭和灾难。

“跳过去！”超人大声喊道。但这时氪星爆炸的回声震耳欲聋。雷鸣般的爆炸声淹没了任何声响。

乔-埃尔后退几步，这样他和超人能帮着拉腊先过去。拉腊把手放在超人肩上。她的手摸住了超人的披风。她愣住了。

超人竭力劝她跳过去。乔- 埃尔也鼓励她。但是，拉腊的手指摸着超人的红披风，敬畏地望着他的双眼。

超人听不见她的声音，但他能明白她问的问题。

“卡尔-埃尔？”

他充满爱意的眼睛回答了她，没有时间做更多的解释了。

拉腊张着嘴，转向乔-埃尔，把披风递给他，让他摸。

乔-埃尔惊讶地看着超人，就在他们周围的世界快要毁灭之时，他和拉腊两人，为自己的儿子自豪地笑了。

接着，他们的微笑变成了震惊的内心呼喊，因为“红太阳”一拳打在超人肩上。超人的一根颈骨断了，他感到疼痛从胸部传到双腿。

但是，他不会轻易放弃的。

氪星炸成了碎片。她的引力开始波动，超人知道这颗行星的其它部分，包括阿戈市，也碎了，飘到太空中去了。

他没有超人的力量和速度了，他也没有希望逃走了。但是，拉腊和乔-埃尔遗传给他的，以及乔纳生和玛莎言传身教给他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力量，还有坚强的斗志。他不会让这个狂热分子获胜的。

超人抱着必胜的信念扑向“红太阳”，忍受着“红太阳”灵巧的进攻，根本不考虑自己的伤痛。他用拳头，膝盖和时还击，愤怒地喊叫着，像是喊出了他身边消逝了的行星的痛苦。

“红太阳”被打得连连后退，退到门边，退过超人的父母，直到向后摔倒，还拼命地躲避着超人的攻击。最后，实验室一分为二，“红太阳”掉到突然裂开的地板缝里去了。

“红太阳”跌入火焰中，那火焰的颜色跟氪星太阳一样通红，他就像是被自己的罪恶吞噬了。

这时一阵可怕的风在满是烟雾的黑暗中吹过，氪星大气层挣脱了引力，飘散到太空中去了。

远处，在城市的废墟上，烟被风吹散，飘到真空中去

超人转身跑回父母身边，多维门此时就比淡蓝色的圆盘大一点，迅速地变淡。脚下的土地由于引力减小，似乎旋转起来，好像是要慢慢地飞向其他星球。

“快！”超人迎着狂风喊道。他感到由于大气压力减小，肺像要炸了。他努力去够母亲。但是她向后走开了，双臂搂着乔-埃尔。

乔-埃尔喊着：“能量在减弱。它不能把咱们全带上！”

这阵可怕的风是氪星垂死的气息。这颗行星已经逝去。氪市上空，星星出来了。没有更多空气来分散阳光。声音在变弱。可怕的寒冷把他们全包围住了。

“我不能离开你们！”超人尖叫着。但在迅速降临的黑暗中，他的声音弱得像是耳语一样。

“你必须离开，”他母亲默默他说。

这回是乔-埃尔朝他跑来，把他推了出去。超人脚下的地掉了下去，他向后摔到那扇门外。这时黎明让位于永恒的黑夜。他看见的最后场面就是母亲和父亲借助门发出的暗光，向下望着他，像上次从星际飞行器舱门口一样朝他招着手，同时默默地念着他的名字。

“卡尔-埃尔，我们的卡尔-埃尔”。

就在那时，超人知道未来并没有把父母排斥在外。他们在最后时刻，已经看到了明天。

那扇门闪烁着消失了。超人一生中第二次从氪星摔出，来到地球上。

超人闭上双眼，要把那最后的画面铭记在心。远处，越过斯莫维尔，地平线已经亮了。

“然后，我用信号传送器，叫你来帮助我。”超人对朋友说。

“帮什么？”带面罩的人问，他向后退了几步，让超人自己站着。令超人吃惊的是自己竟没有失去平衡。

“你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他的朋友说，“也消肿了。”

超人举起手，手不再发抖。肉体没受伤，只有一滴血，也是干的，他用手指摸了摸脸。

地平线上，斯莫维尔远处，地平线更亮了。

“当然了，”超人说，“太阳出来了。”

朋友把面罩朝后拉上，好像害怕失去黑夜的保护。“不，”他说。“不是太阳。是黎明。”他钻到后面树的阴影里说：“第一个黎明。”

超人站起身去迎接这黎明。

尾　声

戴夫·吉本斯

……超人转动着宝石。

突然他深切地感到时间在流逝。他已经这么入迷地看了多久了？几个小时？几辈子？几亿年？他挣脱幻想，看看别处，内心深处涌动着一种无法抗拒的愿望。

超人手中的宝石充满诱惑，但又像水晶氪一样有害，它诱惑着他继续幻想下去、永远幻想下去。但梦不能永久，多一秒钟也不行。梦想只能属于别人，他生来却是要实干。这是他的神圣使命。

他弯曲手指，无情地把这个冰冷的几何体压在下面。蜘蛛网编织的永恒微观世界以及各种格窗都断裂了，宇宙在他的拳中变成碎片，这就是他的力量。

他把钻石粉未撒开，转身走了，想再一次回到他第二故乡——地球的现实中来。

他确信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整个宇宙，不管它是什么形式，都将永远把他当成英雄。这是他神圣的信念。

信念要比任何珠宝都珍贵。